踏破賀蘭山缺

神州文集

第二一號

方娥眞等著

封面及插圖
吳璧人

神州文集
● 滿座衣冠似雪
● 踏破賀蘭山缺

踏破賀蘭山缺

神州文集 第二號

方娥眞等著

圖插及面封
人璧吳

神州文集
雪似冠衣座滿●
缺山蘭賀破踏●

皇冠叢書第五七八種

踏破賀蘭山缺

神州文集第二號・方娥眞等著

環個這代時個這在，年青的武允文允群一這■
他■神精族民的行力、信自，極積了定肯，境
温者編是土泥，者讚是水雨，論評是光陽説們
眞率最，花是詩言語的朧美最而，氣朝的安瑞
……樹是説小言語的劇戲最，草是文散言語的
的盛茂畦一這來同手携也妨不您，麼那

缺山蘭賀破踏

缺山蘭賀破踏

神州文集第二號

缺山蘭賀破踏

神州文集第二號

任温・安瑞温・野莫喬・還鳳曲・眞娥方
林・重沈・居新林・瓊瓊袁・星昏黃・平
燕輕秦・彊啓汪・閣雲林・平雁廖・居新
啓藍・樓小戚・嘯清周・銘啓吳・心天朱
素陳・林星余・陽向・也渡・象萬王・元
雄正銀・誰劍陳・文天朱・絹

所以舟不是船我們逕自在江上靜泊

從這兒望過去萬家的燈火無不落拓

千秋萬載的潮淚光紛飛的浪輕輕湧來

昔年岸上急馳而過的是五陵年少

只有星光，自那天的盡頭

寂寞地閃亮，那寂寞而寧靜的星光

看啊看，兩岸的燭都點起各自的燈籠

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掛劍的少年，傲嘯的年少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目錄

樹（小說）

方娥眞 ■ 將軍……一七

徐佩珊 ■ 片段……二四

喬莫野 ■ 風箏……三五

草（散文）

溫瑞安 ■ 天下人……三三

溫任平 ■ 服飾……公八

黃昏星 ■ 相識燕歸來……九九

袁瓊瓊 ■ 酒之思……九四

林新居 ■ 天涯共此時……九九
廖雁平 ■ 銅像……一〇五
林雲閣 ■ 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一〇七
汪啓疆 ■ 事件……一一〇
秦輕燕 ■ 想望……一一八
朱天心 ■ 給那年夏天夜空中的螢火蟲……一二三

花（詩）

吳啓銘 ■ 樹的象徵……一三三
沈 重 ■ 英雄會……一三五
周清嘯 ■ 園遊會上……一三九
戚小樓 ■ 思舊……一四三
藍啓元 ■ 看那江湖……一四四
王萬象 ■ 青春……一四八
渡 也 ■ 門……一五〇

雨水（讀者來函）

向 陽 ■ 雲霄出海曙……一五七
余星林 ■ 以生爲神州人爲榮……一六三
陳素娟 ■ 文學生活化・生活文學化……一六六

陽光（評論）

曲鳳還 ■ 破膽與君嘗……一七三
余幼珊 ■ 夜奔山莊……一七七
朱天文 ■ 談『赤地之戀』……一八一
陳劍誰 ■ 由一座山談起……一八九
銀正雄 ■ 解開仇恨的結……一九五

泥土（編後）

編 者 ■ 編後……二〇九

缺山蘭賀破踏

神州文集第二號

樹

將軍

方娥眞

『砰』的一下大門在我心急下關得太大力了，靜夜裏它誇張的發出那一聲驚人的絕響。大廳上的人仍繼續談着，只有一向有點心不在焉的萍姐姐全身一震的張頭望了外面一眼。我急不及待的返身就走。巷口外的街道什麼動靜也沒有，只有巷旁一間像店舖一樣大小的廟。這一所廟傍晚時還有人開放了錄音機在唸經，香烟環繞着黏得五彩繽紛的紙衣神像。那喃喃的唸經聲彷彿某種電視上的廣告，和想像中的廟格格不入。在深夜裏看到那緊閉的廟門，忽然想到那門後的世界。白天我和同學在學校附近合租了一間簡陋的小房，我們稱它爲『杜鵑窩』。我書桌靠椅背後有一扇被釘死的門，從來沒有人打開過它，我坐在那兒常會想像打開那扇門之後會看到什麼。我對同房的人開玩笑說：

『噯，打開這扇門，說不定看到的門後地方就是和我們這間房一模一樣大，裏面的佈置也一模一樣的，也是有一張椅子背靠着門，所以它和我這張椅子背靠背的對峙着。』

平時我專門喜歡講一些有點反常的事來嚇那些膽小的同學。但現在更深人靜，我一個人經過巷子，脚步不由自主的加快了，彷彿背後有人舉起鍾子要切我的脚跟。好不容易到了巷口，街道竟沒有一輛計程車。我儘力想着剛才大廳上溫暖的燈光，詩社的人還正談得熱鬧呢。在這個詩社裏我不會去想當中有任何人會出來送我，詩社一向要每個社員有獨當一面的精神。如果深夜一個人不敢坐計程車回家，咳，那我早就應該從中秀降到新秀了，何況我是父親王老虎——王將軍的女兒，不遠處兩盞車燈一閃，我果決的伸出手一招，那有『冷氣車』三個字的紅色計程車在我面前停下來。

『國父紀念館！』

那計程車司機的臉側過來一下，一張乾黑的臉露了暴出的一排黃垢牙無人的深夜中令我看了心裏有點不安。想到下了『國父紀念館』還有一大段路要走……唉，父親就是偏要在家外的車站等我。叫他不要等不要等，明明知道這樣等我在外頭會放不下心。他明知道我放不下心就要等給我看。父親從小希望我這個唯一的女兒能像男孩子一樣替他爭一口氣。因爲當年他從大陸逃出時，家裏的哥哥却落了難不能同來，所以家裏只獨生我一個。

有一次九點多我回家，剛好那時正是平劇大公演的日子，我在巷子裏遠遠就聽到洗麻將聲，夾着顧正秋那潤圓得如流如訴的嗓子。我急急推開門。國劇在台灣一向很冷門，但這次爲了慶祝總統、副總統上任，國劇的名家都集合在一起，連很久沒有露過臉的杜月笙夫人姚谷香也上陣了。這幾天上學路上難得到處聽到一些人在談論顧正秋的唱腔怎樣怎樣，胡少安那麼有名的主角竟然親自動手抄唱詞，姚谷香年紀那麼大却親自在後台指導後輩的演員表演。平劇裏的後輩演員對上一代的同行都很崇敬，奉若師父，我最喜歡這種不忘本的精神。今晚是演顧正秋的『鎖麟囊』，我趕着擠上指南三路要回來看。一推開門，父親難得精神開朗，打着脾臉上透着緩和的神色，雖然他前排的牙齒已經掉剩下兩三顆，笑起來嘴巴合不攏，有點歪氣。但他看見我進來，望了我一眼，指着電視上的顧正秋笑着嘆道：

『想不到三十年後還看到她也無恙。當年嗯……』他停一停，打出一張牌，又繼續說：『天天晚上我就帶着玉英，去捧她的場，場場都滿咳。』

父親很喜歡在我面前提起玉英姑姑，還拿她的照片給我看。照片裏父親穿着英挺的軍服，他和玉英姑姑臉靠着臉，玉英姑姑有一張青衣伶角的長臉，挺直的鼻梁，細長的眼睛銳利的望着看照片的我。因爲父親一提起玉英姑姑時就有好多話，我也自然而然把她當親姑姑一樣。每次講起，母親也在一旁聽。我不知她心裏怎麼想的。總之，父母親對玉英姑姑都很理所當然的公開提着

談着。我不知道父親後來爲什麼會跟母親在一起，大概是家中父母主婚的吧。母親國語完全是她自己的那種鄉音，她現在看起來比父親還要衰老，她目不識丁，但能替父親和我縫冬天的棉襖，那是一針一線穿刺出來的。家裏沒錢買電風扇，她又用芭蕉葉製成扇子。母親縫的棉襖和時下的棉襖不一樣，像過了時的舊衣，怪怪的，我不大好意思穿出去外面。父親和母親平時很少講話。有時父親要對母親說一些話，母親一句毫不切題的話問回來時，父親就丟下飯碗，擺擺手沒好氣的說：『不跟妳說了不跟妳說了！』母親還是笑得很順從。

以前父親在大陸上帶着軍隊，叱咤風雲，那時他有四十多個人口的大家庭，現在家裏只有我們三個人，靠賣豆漿維持生活。平時父親沒有人談話，只有一些時候他以前的部下來探訪，或是舊日的同僚來打麻將，他那一天日子便特別興奮。不然便是和我談起他以前的事情，談起他八歲時便離開家，孤身寡人從河南徒步走到廣州，從此一個小男兒獨自闖天下。有一次一位叔叔的朋友來，談起家鄉河南有一位足球籃球的隊長，他把那位隊長誇得天上有地下無似的，父親就笑着問那隊長的情形，他越是發問，叔叔那位朋友越說得有聲有色，還說：『咱們河南家鄉的人都稱他王隊長王老虎。』

父親爆開了一陣得意但蹣跚的笑聲。我知道，他是要引叔叔那位朋友把他被稱『王老虎』的事蹟一五一十的詳述給我聽。因爲平時他雖然自誇自讚但他自己覺得沒有人會信他。他說起那段

時日總會提到玉英姑姑。那天看平劇『鎖麟囊』時，飾演丫環的周金福在台上對演富小姐的顧正秋說：

『眞是報應，三十年前替妳搬椅子，三十年後還是要替妳搬椅子。』

電視機傳來現場台下的哄笑聲，夾着眼前父親咳哈哈的會心的大笑。其實父親現在笑起來也不大聲，低沉的笑聲總是夾着濃痰和咳嗽。

計程車一煞而住，嚇了我一震。我一看那計錢的錶：四十三元。在詩社跟阿黃拿了五十元，幸好夠。司機找了我七塊錢。我一接過來，車門便關了。我看着馳遠了的車子和那側着一排黃暴牙的司機，忽然想起平時鄰家的人說過的一個故事，是說一個乘客深夜回家，在辛亥隧道那地方截了一輛計程車，到意目的地下車時正要把找回來的錢放在口袋裏，赫然發現手心上的錢是陰間用的冥紙。他一看四周，那裏有計程車的影子，而周圍夜色靜得彷彿聽到青草叫，他回頭一看，原來背後是一個墳場。我周圍張望了一圈，『國父紀念館』的燈火還是和平時一樣輝煌而有氣派。我又怪起父親來，要不是他在車站那兒等我，我就不必在離家這麼長的一段路下車，我直接坐車回到家就不必胡思亂想。父親在的話，我不能讓他知道我是自己一個人坐計程車而沒有人護送的。他最不放心計程車的。他說很多女孩子就是被計程車載去別的地方的。那我只好說是搭最後一班公車下來，和朋友在『國父紀念館』聊了一陣，擱了些時間……

已經過了十二點，保佑父親在家有客人，但這種現象却少有。有客人的話他就會和他們一起打麻將。父親平時多數坐在巷口的水菓攤位那兒等我，要是太夜，水菓攤收了，他就在車站牌下，看望偶爾馳過的車子。他瞇細着眼仔細的瞭望，略微鬆胖的身軀穿着母親手縫而過時的上衣，張着沒有牙齒而合不攏的口，又是顯得歁歁的，像小孩子臉上無知的表情。有時我經過時忘記了，沒發覺他就在那兒，他就賭氣的說：『甘願回來啦！』有時我走過他面前，他也沒有知覺，我心虛的叫了一聲『爸』。他眼光迅速地往我身上看了一下，立刻移動那不平穩的步伐向前，再也不望我一眼，故意提醒我似的問：

『幾點了？』

『說好是回來吃晚飯，但晚上有個雜誌社的人來訪問，其實現在仍在談……』

父親仍是沒有理會我，仍是自顧自的往前走。我本來要向他解釋，我要不是担心他在等，就不必每回都那麼不痛快的在每個重要的場合裏中途離開了。

每次趕回家就是要經過這一場冷戰，過了父親的一關，回到家裏還有母親那一場……想到這兒，我壞脾氣起來，大大力踢着脚下的花磚路。

我望一望遠處的車站，今晚那兒空空的，並沒有父親的影子。

從小父親便習慣陪着我，和我一同去上學，放學時又來學校接我。後來我長大了，就不給他

這樣陪出陪進。但他堅持每天一早送我到車站。在蒼灰的晨光裏，我在車上看他雙手交叉在前面，遠遠朝這個方向探頭。有時還沒過馬路，公車就在對面馳過，而我仍沒有發現，父親便催着我說車來了，叫我快過馬路。放學他又在巷口那兒站，站在那兒，看來往的車，等我。所以，每次我遲一點回家，唉，心裏都負担得要命。

我年紀更小一點的時候，父親喜歡把我騎在肩上去看迎神賽會，因爲父親個子高大，我也就變成在許許多多人的頭上俯視一切，我覺得父親比別人都了不起。父親身體很碩壯，雖然六十多歲，初中時他還跟我一起賽跑，繞着大圓圈的操場，還故意讓我贏呢。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有父親年輕時的雄風，自己創一番事業。但父親却最生氣我逗留在外面。

經過沒人的車站，轉入巷口，果然，有打麻將的聲音傳來。

我帶着往常遲回家時的心情推開庭院前的木門，這是父親每天早晨賣豆漿燒餅油條的場所，晚上這地方沒亮燈，我摸着幽暗的光線下走去推開大廳的門，正好看到爸爸又罵了一聲他媽的，罵得神色很高昂，大約是講得興奮吧，所以一見了我他才肯半譏諷的問了我一句：

『還記得回家咔？』

原來父親正在跟舊日的同僚牌友講述他當年抗日的事蹟。他『砰』的一聲把打出去的骰子擲在牌桌上說：

『咱就來一個掩他一個，那些小兔崽子最怕身首異處——說是這樣死了以後魂就歸不了身體，咳哈哈，咱和他們近身肉搏，赤着胸，舉起大刀，殺紅了眼……』

父親正在說他當年當大刀隊隊長的那段日子。我靜悄悄的跨一大步，三步兩步的掠進房裏。放下書包，又想起詩社，不知道他們談成什麼局面呢。我把詩社當爲另一個家，天天除了上課之外，就往那兒跑，幸好它就在政大對面。所以一下課或空節要去詩社都很方便。一天不去那邊，就覺得自己落在其他人的後面。星期天我們練武，希望從中能練出以前岳飛、辛棄疾等英雄的氣魄，而不是只談理論的讀書人。我們一起大掃除，輪流做值日生，大事小事都認眞的做，編書寫稿採訪人。詩社是大哥和萍姐姐及其他三個兄長在馬來西亞創立的，他們創社時是在初中一，才十三歲。那兒的華文中學一天只上兩節中文課，其他地理、歷史、數學等都是用英文作爲教材媒介。而且，如果中文不及格，學生照樣可以升學，但馬來文或英文不及格就不能升學。大哥他們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下結合起來。他們初中一便聚在一起編班刊，辦中文學會，編中文壁報。壁報上又設有一、二、三名的獎品。那些獎品是他們的零用錢儲下來買的。學校裏每一班的級任老師都是英文老師，英文老師規定如果學生講一句中文就要罰錢，只許講英文和馬來文。所以他們爲中文努力都遭學校和家庭的反對。壁報遭停刊，他們極力爭取。也因爲這種共同的精神，他們的感情親切如兄弟而終於結拜爲兄弟，共同影響更多人爲中國文化盡一點力。馬來西亞很少中文

書籍，尤其是有關文學方面的書更難見到，如果收到台灣朋友寄去的一本書，他們輪流的借給每個社員傳閱，但借到書的人希望擁有那本書，就把整本書從第一頁抄到最後一頁，連封面的設計也『翻印』一次。一直到現在，他們的理想從初中堅持到現在已經十多年，從來沒有中斷，而且比親兄弟還要合作——這就是我從懂事以後就一直嚮往的一種精神，但父親却是一開口便說這些僑生有的是錢，只會不務正業，所以他不喜歡我跟詩社的人來往，更不準我逗留在外面很夜才回家。

每當父親批評詩社時，我眞是氣到不能吃飯。說到吃飯我更覺得寃，家裏天天等我回去吃晚飯。有時大哥拿到稿費，請全詩社的人吃飯，我在外面吃了一頓，回到家又不能讓父親知道，硬撐死撐又在家裏撐另一頓飯。

詩社裏大哥寫稿最快稿費最豐足，又常常出版書，常常投稿給報紙的副刊發表。這些書和稿我都給父親看，父親看了之後，態度漸漸緩和。我又帶萍姐姐到家裏，父親很喜歡萍姐姐臉頰上的酒渦。後來萍姐姐也出了書，我拿給父親看，父親閒時還說萍姐姐唸很多書，要我應該像萍姐姐那樣勤力。

『阿媛！』媽媽的聲音從廚房裏傳來，薄薄尖尖的夾在熱水泡入缸的聲音裏。她在準備水給我洗澡。

『在！』我大聲應道。這也是我在詩社裏習慣了的反應，慣了以後，在家裏也不能改。

『妳一天往外跑！一天往外跑，快沒屋子住了也不知道。』媽媽加强生氣的語調說。

『什麼嘛?!』我賭氣的不看媽媽一眼的問。

『這邊的房子要拆了，房東要收回房子，不給我們住了。這地方還可以做點小生意賣點豆漿，搬去別的地方一來沒錢租這麼便宜的屋子，二來不一定有地方賣豆漿。一千五百元的租金都付不起，別的地方那有這麼便宜來着！』媽媽氣憤中帶着商議的味道。

『那死房東，媽的！』最近不知爲什麼，一生氣起來就脫口而罵媽的，大約是跟阿黃在一起的緣故吧！罵歸罵，隨卽我又想起大哥常說，有困難時皺着眉頭去解決不如放開心胸更容易解決。我還是先放開心情洗個澡再說。

洗完澡出來，又聽見父親那低濁但揚高的聲音：

『爲什麼無端城裏會有敵人。共匪最會那一套，什麼諜報啊，挖地道啊，這回可給我抓準了，想到了對策。吩咐人手在城裏各個路線置缸，派巡哨班站岡，不論共匪在城外的那一條地道潛進來，城裏各線的缸會發出聲響報訊。這樣戰了十六晝夜，沒有歇息，沒有吃飯，掛着耳機、通報機，左手裏一根雞腿，右手一瓶酒，守了十六晝夜我沒丟了這個城。……』

父親講起以前那些事蹟時最不寂寞了。他當年對共匪最絕，來台後一點消息也不能給留在大陸上的哥哥們，怕會拖累了他們。客廳上還掛着父親寫的對聯：

虎落平陽屋廊欺

馬失前蹄救主義

我從包包裏拿出明天要考的德文，那兒父親還在自顧自的說另一場事件：

『九十多人越過大戈壁，走不到兩哩就倒下去一些人，大撤退沒預帶水喝，到後來剩不到十人。那時靠什麼活命啊，就靠白草的根，西北白草無人煙，吃了一個禮拜白草，才看到有羊羣……』

＊　＊　＊

那晚是父親最多話的一夜，我上床睡覺時他們還在談。第二天我又去打聽另一個家教，因爲要租別的地方恐怕租金一定會比舊屋子貴。但忙了兩個空節，家教還是沒有着落。傍晚又趕回家吃父親等着的晚飯，不然，他們會等到菜涼了也跟着我不吃的，眞氣人！

但我一推開門，看到父親躺在客廳角落的牀上，媽媽坐在床邊，看到我進來，趕忙伸出食指在嘴上一噓，示意我不要出聲。父親一定又病了。我悄無聲息的走過去，父親一點也沒有覺察。他以前很機警的。

『又是便祕？』我低聲問媽媽。

『早上要上大廁時，下雨屋頂漏水，摔了一跤，回來上床躺到現在，也不吃飯。』

＊　＊　＊

一連十多天，父親的病又像以前那樣演變成便祕，然後不能吃任何東西。現在我很少晚回去，就算晚回去，他也沒有能力在巷口等我。媽媽和我到處找醫生，中醫西醫都找遍，但吃了藥不是沒有起色就是瀉肚子，瀉到全身無力，要媽媽和我攙扶他。因爲錢都用來買藥，這個月的房租便沒有錢交，而房東限我們在這個月一定要搬走，但媽媽和我四處打聽，找到木柵一間小房子就要十二萬塊押金，舊家才五千元，多出來的這一大筆錢那裏去找。

父親的病偶爾會有點起色，他便埋在家裏唯一的一張舊綠沙發上看電視。他的記憶力減退了，問起他以前作戰時的事，他也記不清楚。

有一天，叔叔介紹了一個中醫來替父親看病。那醫生什麼樣子我不知道。他來的時候我正在上課，只知道父親和那醫生談了一番話之後，很有心要給他醫治。那醫生說父親除了便祕之外，還有肝病，所以父親很担心他的肝會壞了，天天吵着要去檢查。那醫生說他保證如果父親拿一萬元出來，他可以用十帖藥來醫好父親。

這事我是極力反對的，裏面的蹊蹺一看就覺得不對勁，我和媽媽商量，兩人都覺得給那個醫生醫是冒險的事。

媽媽極力勸父親考慮過才答應這件事，父親以前一向很精明的，但現在却急着要醫好病，只要有人替他醫，他便像一個遇溺的人抓着一塊浮木。當他聽到我們反對，舉起手無力的一拍大腿，喝出低沉的聲音說：

『你們就是不捨得花錢，好吧好吧，早早歸陰就不必嘗你們的心！』

『不是錢的問題，吃了藥能夠好當然要花，就怕花了錢醫不好那可怎麼辦！』媽媽鼓着勇氣說。

『不准說下去，他媽的妳懂什麼。』父親又像往常不耐煩時，對媽媽吼過去，但聲音仍是濁濁，沒氣沒息似的。

父親一躺就幾天沒起床，媽媽也急了，無法可施，她便對那個中醫也動了心，還決定去借錢給父親看病。我反對也沒用，我也沒有其他辦法。媽媽奔走了幾天，不知她去那兒湊足了一萬元，全拿來投注在這個醫生的手裏。

媽的，他媽的，這醫生果然沒有什麼誠意。父親吃了五、六帖藥，眼看十帖藥一吃過後，父親的安危便立刻分曉。但第六帖藥過後，父親瀉得更厲害了，雖然有時可以起床，但身體却瘦了下去。

『不要吃了啦，爸爸，你明明知道沒有效的！』

『不吃也吃了大半了，剩下的難道要白白浪費。』父親反問我。我知道他還是不死心。那個鬼醫生，我要去找他評評理，他不知道人家這筆錢多辛苦借來的，而他，他明明保證說十帖藥一吃完病就完全好的。(這是那一門子的醫生規矩！)至少我要把這些情形告訴他，讓他良心不安。

我把這意思說出來，父親却大大的反對。母親也向叔叔提出抱怨，這些話傳到那醫生耳中，那醫生氣冲冲的跑來我家喊，他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說：

『要是王老先生你認爲我是有心存騙，我鄧某人把一萬元還給你！我也是要快快替你醫好的啊！』他眞是說得理直氣壯，那副德性，哼。我眞想立刻說：

『那你還回來好了！』

那時他不知怎麼下台，他當然是做個樣子說說而已呀。但父親竟變得和往常截然不同，他向那個醫生道歉，還瞪了媽媽一眼，示意她不要亂說。

一個月過去了，父親的病時好時壞，好的時候他照常半靠在舊沙發上看電視。壞的時候要我們攙扶。他有時暴躁起來便指着我們說：

『我現在白吃白住不會賺錢了，你們看我不中用是不是？』

眞氣煞我氣哭了，指着他罵了起來，一面解釋，我從來沒有眞正對父親透露過我對他的感覺，但這一次情急了，就如洪水般流出來！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我！你怎麼不知道我對你是怎麼想的，我從小就希望能夠承繼你，要像你一樣幹一番事業，爸爸你不是希望我不要平平凡凡的過一生嗎，我在努力呀，投入詩社便是我的過程，因爲我知道從那兒可以找到你以前的理想，我希望你了解我，讓我放開來去做，我也知道哥哥在大陸，我要像北方男兒一樣給你一個欣慰……』

我一面哭一面講，父親從來沒有見過我這副模樣，他一下子很難習慣，竟不知道要怎麼辦。我滔滔不斷的說夠時，一下子也不知怎麼收拾，很是尷尬。

這事發生之後的幾天，我和父親彼此都不知怎麼面對，總是不大好意思，所以見面談話時很客氣也很謙讓了起來。我晚飯遲回家吃，心虛虛的拿了筷子，父親指着碟子裏那些我最喜歡吃的雞肝說：

『這裏有雞肝。』

我趕忙應他一聲，彷彿怕他以爲我在拒絕他似的趕着伸出筷子去夾。

但麻煩又來了，我們租的房子合約過期了，房東來了一張通知單，說如果再不搬走就要去法官面前告我們。這地方拆房子事前並沒有跡象，房東也沒有特別預先通知過我們。這地方房子拆了之後，房東和建築商要合作建一棟七層樓的大廈，照理，我們無辜的因而被逼搬家，就算政府也會貼一些補償費給每一家要搬的居民。房東不但沒有，還反過來要告我們。

我越想越憤憤不平。還有那個王八醫生。父親身體不好，媽媽要照顧他，所以賣豆漿的生意也時停時做。詩社裏的大哥把他的稿費一個月撥出一千五百元給我，要我替他抄抄稿，做做詩社的事。我和大哥一起做事，會學到很强的辦事能力，而且，便是很多人缺少的一股『勁』，在大哥身邊我能充分的被影響。大哥說那醫生是江湖郎中，這種人多數背後有靠山，如果我要去找最好事先和大家商量再出發。父親却叫媽媽把那醫生的地址藏起來，平時我就是這點粗心，就沒有說去注意它。但我那個王八是遲早的事！

房東說告就告，眞的告上民事法庭。那天父親稍微可以撐着，他由我和乾哥哥攙扶著進法庭，法官朗讀了原告的上訴書，又向原告的房東拿了房子出租的契約，果然是過了期。法官就問父親緣由；父親按規按矩的說：

『我當然希望能夠越快搬越好，問題是現在不是我不肯搬，而是沒有能力搬，如果我有這個辦法，多住一天我也不願意，我希望房東給我一個緩衝的餘地就很感謝不盡……』

父親說這些話時，脚步也站不穩，那法官，不知是不是看到這種情形，總之，最後是決定原告給父親兩個月的緩衝時間讓我們準備搬家。我覺得這個法官有人情味多了。

我們不知要找什麼醫生才適合看好父親的病。現在他很多天沒有踏出家門一步了，他躺在床上，有一天忽然很感嘆的說：

『我看這病是好不下去了，詩社那幾個孩子有志氣，如果能夠，叫他們有空同我聊聊，我想見見他們……』

父親終於和我有這份了解了，我忙不迭的告訴他老人家詩社的人一直都想來看他。只是怕父親像以前那樣覺得不便，父親聽了，依舊說：

『叫他們找個日子過來敍敍。』

父親現在不能隨便走動，再也沒有像以前那樣站在外面送我上學，等我回家。我走過空空的巷子，想起以前父親逗家裏的小狗時也自有一股威嚴。他拿着一根拐杖在地上敲一下，命令小狗站起來，小狗聽話的照做。他又敲一下拐杖，命令小狗『坐下，坐下。』每次小狗一聽話，他就興勃勃的朝著我揚了揚眉看一眼，很得意的表示小狗很聽他。

現在父親連逗狗的氣力也沒有，身體瘦得只剩下一層鬆弛的皮包骨，再不是北方男子那種碩壯了。但他一定有許多事放不下，他天天找醫生要檢查。像找房子，賣豆漿等。他都放心不下，還有更大的一樁心事他一直掛在心上，就像家中掛着于右任贈的兩句話：

滄海波未定
神州日再中

片段

余佩珊

——給宋——

滑落過長空的下坡，我是熄了燈的流星
正乘夜雨的微涼，趕一程赴賭的路
待投擲的生命如雨點，在湖上激起一夜的迷霧

——鄭愁予——

或許她不知道，他跟那個夏天說了再見。

很好的陽光，在仲夏的空氣中漾開，染得他也金燦燦的，睫毛像一座稀疏的土金色簾子遮起他雙眼。操場上微風輕輕暖暖地，帶些許草香，悠閒的拂過他身邊，擦得人精神百倍之餘，又什

麼也不想做，朝草地上一躺，就此睡起一個七月的上午。一入夏，日子突然悠長起來。尤其考完會考後，他天天出去打球打到六點多鐘，見日頭仍燦爛得很，絲毫沒有走的意思。每一天是前一天的再版，日子彷彿就這麼下去，無所謂過去和未來——像他在雜誌上看見塞外長白山下的原野，盛開的野黃菊如織錦緞帶延伸到地平線盡頭，且更遠。

南風，非常中國。他想着，這亂改的詩句可從來沒跟人說過，鷓鴣那班人就別提了。本來他要跟她說的，不管她是那種表情。不爲什麼。

只因爲她聽得懂。

有點熱。他將手中的袋子套在肩上。微牽起唇角，似笑非笑。總是這樣，想得轟轟烈烈的；等下見到她，要跟她微微一笑，唇角微牽，淡淡又專注的，然後她會抬起頭來，也安靜的笑笑，黑眸不再清倨而是清揚，然後……好小子，每次都只落得個暗暗詛咒自己的下場。算了，阿生，別這樣文藝腔，別患得患失。他媽的想她做什麼，（我練習過多少次這句話了?）偶然見到她才會更高興。我發誓過不找她的，雖然我喜歡她，喜歡得要改變——他猛然踢飛一顆石子，看自己瘦長的腳抬起，球鞋上的 Adidas 燙金字閃閃發光。笑一笑吧。沒種，阿生。失意不出現在唐偉生的字典裏。如斯豪語，只有唐老大才講得出來。鷓鴣那夥人可沒種獨當大局講這種話。他豪放的仰仰頭，中五A班（高二A班）正在校門下等他，然後他們去香港凱悅酒店聚餐。『祝一路順

風。』永不失意的社長（班長）要爲同學餞行。阿六要去英國，鷓鴣去菲律賓，連跳遠專家這英文考四十八分、國文考八十五分的小子都要去加拿大。她，她去不去？他瞇眼望校門那裏，只見暗處花花綠綠一大羣人，笑聲隱隱可聞，他收回視線，有啥好緊張的？慢慢來。

他慢吞吞的走，覺得有人已看見了他，有一點兒儻尬，好像電影裏的鏡頭。所以離十來丈時，他小跑前去。正哥首先撣着手。他也撣，跑到正哥身邊。

『嗐！』破鑼嗓直衝他腦門。

『哇，』他拖長聲音，拍正哥的肩膀：『整天在沙田山崖上練獅子吼啊？』他看也不看別人，但早有不少人圍了過來。

『哈！這一向又整個大乖仔，銷聲匿跡，去那裏享受啦？』徐又林問，掠掠修得很漂亮的濃髮。

他裝作樂昏了頭，沒回答阿林。

『阿生！』鷓鴣蹦了過來：『有型有款哩。那次去探森林你又唔到。夜晚十一點鐘打電話你，居然睡大覺。衰仔，再下去只有對你「久仰大名」了。』

他沒辯，知道鷓鴣在諷刺他好久不理他們。

『怎麼啦？女仔太多？』

『扮蠢——公——』鷓鴣嘿嘿笑着，閉住了嘴。

他早會意，大聲說：『啊！我去了露營。』

不停有人擠上來說話。他拍拍這個，又摟抱那個。再對別的做個特有的滑稽姿勢：『阿文，這相機眞漂亮，等陣要照吧？恭喜你那幅「影」得了影展優異獎。』『阿健，看了「星期六晚狂熱」沒？勁到暈啊！——哈！阿召，怎麼還不減肥？唔，眞的，我們會考減肥，你怎麼反而胖了？快，一同游泳吧！』……

一個胖胖的女孩猛地朝他笑叫：『阿生，壞死了，會考中文、中史都拿A，想嚇得比目魚心臟病囉？』

他大笑，眼睛瞇成一條縫。衆人一片驚疑聲。鷓鴣右手食指勾勾，故作神祕的問：『阿生，不幫下全班？有這麼好的祕方不教教大家？』

『衆位，』他抱抱拳：『這招叫「衞生紙上見分曉」。』

『衞生紙罷了。Lisa是寫在涼鞋上。』

『阿健寫在袖口上。陳仔的在手上。』

大家七嘴八舌的亂開玩笑，但目光可是一片佩服。最後正哥說：『阿生，眞有你的。』

『沒什麼哩。用功，用功。』他一副謙虛樣，心中可得意得恨不得自己拍自己的肩膀，阿生

，眞有你的。

四周張望，愛咪髮上的蝴蝶結在晃動。他暗暗伸手過去，勾住絲帶一拉，迅速縮回手來。

『衰（壞）。』愛咪瞪大眼睛，拉住他袋子的帶打他。他裝作手忙腳亂的退後，『衰啊！』學她嬌聲嚷。全體大笑，他一喘一喘地。阿生的招牌，哈哈哈哈。擋住所有的陰影，帶起所有的歡笑，是這樣的，阿生，這就是你，專司快樂，哈哈哈哈。

『廿二，廿三……三十。唔，還差三個。』鷓鴣數着。

『誰？』

『跳遠、阿六和李衡仙。嗐！There she comes。』

他的臉扭曲了一下，下意識的抬起頭望去。一個女孩由樹下走來，乳白的牛仔褲，寶藍的襯衫，繫一條杏黃的細皮帶，她舉手掠髮，手腕上的黑鹿皮錶便微微滑下些。額前劉海全散開去，斜貼在鬢邊，露出光滑飽滿的前額及一對稍淡的眉。彷彿有默契，她也抬起頭，兩人望個正着；那眸子，不大，但由於雙眼皮之故，乃顯得幽遠深邃，流轉如水清的光，他覺得自己漸漸陷入那潭幽黑裏，最後會整個沒入不見，只留潭上一抹反光。微笑隱去，又是那種清倨的神色；似迷惑似睿智。什麼東西嘩一聲衝上腦門，激得他一震。他想說她額際有汗珠盈盈欲墜，想接住那顆汗珠，讓晶晶瑩瑩一粒透明渾圓的珍珠躺在指尖。想笑。想說些話。最後只是儼儼的點一點頭，牙

齒在嘴裏繃得死緊。去他媽的轟轟烈烈。他誇張的叫：『跳遠跳都該跳到了。一定窩去「四人幫」了。』

他靜等那邊的笑聲，不料她說：『跳遠和阿六去酒店了。他們昨晚打電話給我的。』她的聲音清亮而微沉。廣東話學了兩年還是不太純正，尾音煞得很輕，彷彿有點不知所措。

他揮揮手。『那我們走吧！』

一班人走向大街。一條長長的斜坡；左邊是垂着黃紫荊和鳳凰木的圍牆，牆內的大王椰擺得很慵懶很愜意；右邊是馬路，車子川流不息，車聲是水滾過，密閉在壺裏的水蒸氣，鼎鼎沸沸，永不息止。

他微微落後，跟鷓鴣、阿林一起走，兩人正在討論什麼。『阿生，你算是棒的啦，可是她更棒。』

『嗯？』他直覺的想到一個人。

『李衡仙中國語文、中國文學（註一）、中史都拿了A回來。』

他低下頭，微笑了，再抬頭，斜前是她，別人講話她笑，那是種秋日晴空式的微笑，連睫毛都閃着光彩，說不出的華麗，不，燦爛。

才走到街口，迎面一輛雙層巴士駛來。

他大叫一聲，向車站飛奔。大部份的人還以爲他又在耍弄，後來看到巴士，慌得大跑。他第一個跳上車，校運第一的哩，嘿嘿。他回頭看了看她。

三十個人各自丟了三毫錢進收錢口，全坐了上層。好有默契的一班。一陣曖意流過心頭。他開窗，吹得頭髮飛揚，不時瞟一眼她。

她身旁是個空位。

那個空位，他定定盯住窗外的天。他可以藉故跟她前面的徐又林聊天。不，不好。他可以問她回不回台灣。或者他，啊，就是這樣。他要拎住肩上的球鞋袋，收起一臉狂态，在她身邊坐下。停一陣，靜靜講起他也眞喜歡台灣。問她會考以後的日子過得如何，問會考的成績。總有話談的，是不是？

反正沒人會說話。他們總說唐偉生老那麼不在乎。一副撈世界的樣子。多少女孩子傾慕，由他換到無晒興趣。『老掉大牙的純情派，』以前他老說，跟着的是他低沉而故意拖長的聲音，將音節混帶過去，有種裝出來的漫不經心：『有了女朋友就要看住她，還要隔絕相吸定理，呷醋啥啦。實在扼殺自己的自由。』他只要喜歡她們，如同喜歡一朵花。花園多的是，他是路過的風。

『李衡仙還回不回來？』鷓鴣問。

『我想一定會。她爸爸還在這裏大學教書。』他淡淡的答道。憑什麼我知道的要比你多，憑什麼我不去問別人？但他不會去問別人，任何有關她的事他從不主動去問。聽到了，也只在心裏回味。他太知道自己，脾氣由不得自己控制，像一瀉千里的瀑布，隨波一去，待回頭已晚。就像那次跟她坐在一起一樣，其實整件事發生得都這麼自然，却又叫人意料不到……

該『怪』儀姐，上課忘了叫他們帶另一册課本，全班只有半數人帶了，一時併書桌的聲音吵得震天價響，每個人乘機大鬧一番。那個女孩子，就在他旁邊的前面，兀自坐着不出聲，有點不知所措的望着全班。他心中驀地一動，想也沒想，跑到她身邊，對周圍叫着：『那個女仔沒書？』她也剛好抬起頭來，他只看見一對極黑極亮的眼睛。他很正經的說：『妳坐到我旁邊來好了，我旁邊的跳遠今天沒上課。』她又想了一下，才緩緩的點了點頭。站起身來。

『老天，我看我們今天也不必上課了。』他說。她笑笑。

『妳猜跳遠今天爲什麼沒來上課？』

她又微微笑了下。

『妳住在那一帶？』

她又微笑。老天！這次居然點頭，什麼意思哩？他蹙起眉頭。

她的臉色驀地變了。『你在問我問題？』

『啊！妳——』

『我是台灣來的。我——你剛才在問我什麼？』

『唔，眞抱歉。』他一向知道自己講話太快，聲音又低沈，怪不得她聽不懂。他再問了一遍，這次她懂了。

『我住新界沙田。』

『哇！我也是。對了，妳從台灣來，去過梨山沒有？』

談話就這樣開始了。她父親是大學教授，在學術界很有名。他興奮得半死，想一大堆話跟她講，告訴她自己十四歲時去台灣唸中學，在台中住了兩年，聯考時僑生可以加分，他却不知道，結果給派去屏東高中，一氣之下回香港。『唉，梨山眞棒，我好——』

『唐偉生，Please do No. 15 。』

他嚇了一跳，猛翻書：『鬼英文課，死啦，在那一頁？鷓鴣！』他嘀咕著，拍前面的鷓鴣。她笑了。他望她一眼，不知爲何却心顫顫的。老天！她的眼睛可眞漂亮。

想來都是去年的事了，去年秋天。他將視線由窗外一線噴射雲轉回窗內，隔了一世紀的秋天。

車子顚簸了一下。路旁機器遠遠響著。他舒了下身子。前面正哥阿林一班人不知講什麼笑話

，笑得上氣不接下氣，愛咪則在一旁瞪眼，罷罷，他笑了一下。媽的，彌敦道上的人怎麼這麼多？到處是人推推搡搡，牽起一條無休止的長龍。他看著那些人，嘴角又微微牽起笑了，這些人，無論穿得好穿得爛，乾淨骯髒，垃圾西施還是Christian Dior 的淑女啊，清高的和平庸的，進了那條長龍都原形畢露，被人推或死命推別人，究竟也顧不了什麼身份了。一幅幅大減價廣告迎面而來，鱷魚恤衫、錦祥百貨、江氏球鞋……，成一塊塊沈重又眩目、發熱又冷肅的印章，蓋在四百萬人身上。

遠遠，立著一個巨形美女。『Winston，愛你三百六十五日。』煙！他突然想有根煙，像廣告上那個美女，他喜歡看煙霧淡入陽光裏。陽光是很偉大很好的。陽光裏的一切都那麼潔淨，像個剛受洗完的嬰兒。

『你吸得這麼厲害？』誰問的？

那個秋天的傍晚，他剛由阿丹的舞會裏出來。有人管阿丹叫聖女，因爲她生就一張臉，如跪在聖壇前黑衫裹身白巾垂面的聖女。可是聖女跳起舞來眞不含糊咧。他在鐵門外立了好一會，倦意直由骨頭裏透出來，遺留在腦海裏的殘音餘震和熙攘的車聲蒸騰成一片寄異的隆隆之聲，像坐船久了剎然踏到平地上的不平衡。他發現自己似乎有些不濟了。但這只是一念之間，下一刻，他

邁開步子，把那些鼓聲、電吉他聲、狂吼尖叫、摟住他頸子的手臂、溫熱而扭動的身子、放了水果的鷄尾酒和諧笑拋回門內去。他得去趕火車了。踱上火車站的斜坡，坡頂的地平線上一輪荒殘的夕陽，像燒剩的炭塊，尚自冒著幾點火星。

火車站裏沒什麼人，他略一瞟，就看見一個人，登時楞了一下。她穿著藍衣，靠在一根褐漆斑駁的柱子上，若有所思的望著虛空。

他走過去，她略偏了一下頭，笑笑。

『這麼「早」回家？』

他也笑了，跟她講起有一次他跟鷗鴒、阿召去淺水灣游泳，搭末班車回家，睡過了站，回家都兩點多了。說著他拿出兩片口香糖請她吃。她不要，他索性兩片一起吃。五十支的電燈下，她的頭髮烏得發紫。側面曲線鑲了道極細的黑邊，像影子的影子。然後她忽然轉過頭來，眼裏盛滿了閃爍的燈光。

突然一股衝動，他說：『剛才吸了一包煙，只好吃這掩飾煙味。』

『你吸得這麼厲害？』她稍稍驚訝。

『火車來了，』他說。兩人進月台，人當眞多得可怕，門連硬撞也撞不開。他猶疑一下，說：『站階梯上吧！』

她有些躊躇。

『有什麼好怕的？來。』

她站了上去。他立在她身旁。橫手握住車門槓子。

車過獅子山隧道時，滿洞烈風夾著廢氣猛地朝他撲來，車窗內的燈光微微射到她臉上，睫毛下一片陰影。車子轟隆轟隆的出了山腹，清涼的夜空覆蓋在他頭上。他瞅著遠山，還是開了口：『妳以爲我喜歡煙嗎？只是——』

『打發時間。』

『戒吧。』她又說。

『那這麼容易？妳看過林語堂寫的戒煙沒？』

她搖頭，低聲說：『不用看都知道了。』伸頭出去，指著南方說：『那邊山上的別墅很漂亮。我每次搭車回家，就幻想如果我有錢，就蓋一幢純西班牙式的房子，有雪白的圍牆，栗紅的磚和鬱金香，還有彩色玻璃窗。或者，就是一幢純中國式的屋子，有雕花的圓窗。』她的聲音很低。『你呢？』

『我？』他低低笑了。一甩頭：『我永遠都不會富有。』

『不是這種意思。我是說，何必一定要眞正有錢呢？只是幻想罷了。我贊成每個人幻想他甚

至是皇帝……』

『皇帝過時啦。』他又是那種拖長的聲調。

兩人哈哈笑起來。『哎，可是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幻想，不是理想。』她補充。風吹得她頭髮揚起，有一些飄上他的面頰，冰涼的髮絲上有股若有若無的香，說不出來，那麼一絲撩人的香，像秋夜雨後的空氣。他朦朦朧朧想起那些黑暗裏的手，和心照不宣的低呼，俱遙遠……

她漫視遠山，却有些視而不見。他吹起口哨，自己也沒想是什麼曲調，無名惆悵忽起，纖纖一縷在他心頭縈繞不去，他迎著風，聲音全給割碎了，也許一直飄回山洞那邊去，順路到旺角十六樓阿丹家的樓下。

車到沙田，他們下了車，穿過清寂的馬路。她說：『剛才我想到了梨山。我有個朋友的父親在那裏開菓園。她老是放你吹的那首歌，我們坐在溪邊聽水聲，晚上一個長工的兒子唱高山族的歌給我們聽，很有趣，他還講神話。』

她的廣東話眞是荒腔走板，可是她的聲音這麼好聽，清亮而微沈，在夜空中響起，行雲流水似的。

『我們離開梨山後兩個星期，我同學告訴我他死了。他入了會，犯了會規，給幫中龍門打死了。』

他驀地顛躓了一下，差點跌倒。

『本來他只是被判見紅的，可是——』

『星期一是不是要測數學，』他猛地打斷了她。

她微仰起頭看他，帶著微微的清倨。

『星期二。』

此後兩人沒說過話，一直走到她家門口。

『你不喜歡我說那些話，是不是？』她說完便進門去了。

他立在門外，有種奇異的感覺使他不想走。很久很久，他捲起袖子，從掌根開始，正接著生命線。一道紫黑的疤痕彎彎曲曲延伸到肘彎前兩寸。他輕撫微凸的皮膚，天已黑，有星稀疏。遠處傳來呦呦狗鳴，伴著模糊的汽笛聲，嗚嗚響過寂靜的巷內。他慢慢走出巷子，巷口一座路燈射出昏黃的燈光。光圈外的世界仍是個未知數，那些煙囪、公寓、起重機的長鼻和剛架好的橋基像幅剪得不太好的側影畫，貼在黛藍星空下，晚風微寒，他再看一看那道疤痕，轉過身走了。

後來日子過得眞快。他過的跟別人一樣，忙忙碌碌的應付測驗考試玩樂，而不是想著去創造什麼，或者說，幻想什麼吧。不同的是，他懂得在應付的過程中加些笑料。別人呢？則再接受他的笑話。我授我受，哈，妙極了。

十二月初，冬天才算眞的來了，浩浩蕩蕩的，跟以前的冬天差不多。日子是隻緩慢的行板，無歌、亦無詩；只有大提琴兀自呢呢噥噥的伴奏，轉來轉去，總是一隻A小調。她仍是那樣，不太說話。間中突然神采飛揚的笑，說話和走路，大概是少見的關係，便特別讓人覺得她曇花一現的燦爛。他照舊瘋瘋癲癲的，不想過去和未來，略顧一下現在，不大唸書，雖然中五了。偶爾去去舞會，不在乎別人的想法，仍開玩笑，仍上課時鬧得最肆無忌憚。那時是比目魚做班主任，曾給他一日調四次位子。一下了課，整條走廊只有他們的浪笑怪聲。尤其是他，名句成籮筐倒出來，出名得叫人簡直覺得恐怖。『你們咧，就係阿生最懂享受人生樂趣。』比目魚老說。哈哈。每次玩過了，（他稱之爲收工。）幾個人就到大牌檔吃消夜，叫幾瓶酒灌一番。只有那時，他才會朦朦朧朧意識到以往的冬天跟那個冬天有什麼不同，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他也在哥兒的簇擁下豪情萬丈的喝了酒；阿鐵給他一柄自鑄的小刀，割開手指，看一滴滴豔紅滴入酒裏，張起一道淡紅薄霧。要好好幫襯細佬啊！龍頭哥說。好——衆人闐然而笑。才十二歲的細佬。久遠的歲月朦朧淡去。薄醉的滋味眞好，整班人拍掌而誓，頭皮一團熱意直蒸騰上天，眞是該好好有所作爲，咕嚕咕嚕，十幾個兄弟的血酒直落胃裏，連同一顆赤心，一顆年輕熾熱恨不得迸出胸膛的赤心，恨不得代天行道的激情……勁！阿生，第一次就霸王量……做世界（打刼）大家有份……大手拍在肩道，脚步微蹌，『呃』一個大酒嗝，相偕而去……

什麼都是恨不得，年輕的歲月被『恨不得』式的感情漲得滿滿的，連眼睛都盛滿了令人懼怕甚至嫉妒的光彩和神氣。

那個冬季，來得太早了（現在他知道了）。他還不留心，仍瀟瀟洒洒的踏過十二月的街頭，歌起滿街飛舞的落葉，笑亮一個陰寒的下午。不理會明天的測驗，仍坐在電視機前看『陸小鳳』和『體育特輯』。

不過，總是有些地方，嗯，不大對勁。也許是心理滿期吧！他猶自喃。就像一個人長期度假，再怎麼悠閒快樂，總會厭倦的。但我的確喜歡這種生活方式，他每次搭車回家，便跟自己强調一次，打定主意明天還要鬧得日頭由東向西，落下去不見。

大家起身準備下車了。他緩緩站起，幾個箭步跳下車。老遠跳遠和阿六笑得活像黑人牙膏的廣告，儘鬼叫，全無離別的戚容。正哥鷓鴣包仔阿召等擁上去，跟他們又抱又裝哭。阿健趁勢唱『何日君再來』，阿召和起『不了情』。他也拉起阿六的手舞了一陣。一行人才稍靜下來，走進餐廳預訂的位子坐下。侍者開始上湯，是你說話的時候了，阿生。但他只是不想站起來，只管拿起羹匙，聽阿六口花花吹自己把女仔的經驗。他的思緒又恍恍惚惚的飄回那個冬天。是的，原以爲那個冬天就是這樣，再無變奏，連聖誕節的舞會也籌備得無精打采的，只有阿六毫不受影響的

忙來忙去。

『算啦！什麼貨色嘛，總之有個人你是請不到的。』跳遠冷眼說。

幾個人興致全來了。他牽牽嘴角，站在一旁，低下頭，然後回頭望課室。她正在跟別人說話，不經意的望過來。他猛地回頭，再望著遠處。

跳遠正在說：『且放眼本班衆妹；天眞的不算，呆的不算，風騷的別談。』

……（心跳得如此劇烈？）

阿六嘩地笑出來，『她？好威啊？驕傲得不得了，又不會玩。』（眞的是她！）

『明天再說啦。』誰冒了一句。

『同我們合不來的。』（是她，是她。）

他瞪著阿六一嘴白森森的牙，驚覺自己在憤怒。我在憤怒。眞的？像萬馬奔馳，自遠方迫來。踢踢沓沓幾十萬隻鐵蹄敲下，咚咚咚咚聲滾滾而來，夾著驚悟。阿生阿生阿生，你蔑視這一套的。（我憤怒，無法克制。）不要這樣。（阿六，我斃了你。）老掉大牙的一切。我不會喜歡別人的。跳遠無聊。他想哈哈大笑。阿六咧著嘴，阿林忙著講話，跳遠一副『什麼也瞞不住我』的表情，鷓鴣懶懶的倚著欄杆。他只看見他們的表情，不能感覺他們的歡樂。他是給罩在玻璃屋裏的人；只看得見，聽不見。實在紛亂得要死，臉上顏色一定變了。他轉開臉，只想一個人走得遠遠的。他眞的走了，恍惚聽到阿六在說：『阿生這個人什麼時候都這樣怪。』

他轉臉去看她，她正在跟阿林聊天，指手劃脚的，有時却默默瞅著他，復又轉過頭，再對別人展開一個似眞似僞的笑容。妳在想什麼呢？他下意識的觸摸到那傷疤，隔著襯衫仍覺得微微發燙。阿生，壞死了，會考中文、中史都拿A……

舊曆年過了，春天也來了。四月初發了成績單。國文三次測驗總分一百分，數學也是一百分，不過是四次測驗。阿六只看了他的成績單一眼，不吭聲。他也不吭聲，撕下一張數學作業紙，揉成一團，空投進垃圾筒。拿起筆轉了一圈，『啪』地掉在攤開的國文書上，剛好壓在『養生主』三個字上，到底玩還是要付出代價的。

放學後，他便不再打球了，總是五點多便回家。每次都是橫越操場出校，跟鷓鴣一班人走過跑道，輕輕一踢，不，只要一陣仲春微風，便是大片黃沙滾滾，揚起滿天昏濛，他們逆風而行，脚踏在看似虛無的地上，瞇著眼，有點像荒野大鏢客那樣，人影都變成光影，海市蜃樓的浮在四周。

上課時他很沈默，沒事便望著前面幾行的她，注意著她所有的小動作。而最後，還是將目光轉回書上，在紙上寫兩個大字：用功。看來是眞正開始用功了。許多個夜晚他讀累了靠在牆上休

息，看看身邊成堆的教科書。我還是要變的。他會跟自己說，笑笑。而且是爲一個女孩子變，爲一個有對美麗眼睛的女孩子變。可是她知道嗎？但他不再祈求什麼，不像以前他渴望她了解，而且不太追根究底，事情來臨便這麼承受。他只是控制不住一切變化，也不想去控制。我還是要好好用功，要好好考試，沒有誰能眞正洒脫，什麼也不管。

無名惆悵又起，濃得叫他受不住，恨不得大笑，笑掉一切無奈。

五月，終於似靜實噪的離去了。（註二）

那些歲月啊！但願他是在更早時候遇見她。可是更早的日子他却將青春當作一枚火柴，迷迷糊糊給別人猛地劃亮了。仍以爲是亹情浪俠，直至燙手而驚慌不知所措，只好及時吹滅這支火柴，且狠狠踏碎，任其灰飛煙滅。但還是沾了些許灰燼；眼中、眉際或嘴角。然而她看得出嗎？那道丟火柴被燙了的印記。十二歲的細佬啊！當年威逼獅子山下的那個少年，五龍門的護法，都沒有了。是他觸犯了會規？不，他只是表示要洗手不幹了，因爲他懷疑自己屬於那個世界，因爲老爸開始覺得不對勁了。最重要的是，這到底不是遊俠時代，或者講江湖義氣的時代，可以由得他到處打抱不平，甚至打上了龍門蛇紋李的弟弟赤練蛇，不讓阿赤强暴他同學的妹妹。阿赤後來給密告，入了監獄給人打死。蛇紋李說是有人整盛。『阿生，要你受紅了。』他大笑。亮晃晃的刀子閃動著。也許我眞的犯了最嚴重的兩條戒規：『不准窩裏反』和沒有『患難相助』。他默默苦

笑了。

但願他是在更早的歲月裏遇見她，但願哦但願，那他就可以像一個十幾歲的毛頭小子一樣，天天打電話給她，將聲音壓得低低沈沈的，送她一朵玫瑰，上面附著一張畫面迷濛的卡片，約她在海邊見面，講一句像四月微風的話。自然他還可以的，可是心境已大不相同了。經過一切，他的過去是張吸墨紙，污點全在上面。

侍者端上聚餐特別點的酒。他端起酒杯，站起，說：『各位同學，』

一霎時人聲全靜下來，包括大廳內所有吃飯的客人、侍者，一縷若有若無的音樂，隆隆作響的冷氣機，街道上的車聲，甚至遠空一隻水鳥的撲翼和搖櫓聲。（有時世界非常安靜）他挺直的立著，平靜地看著每個人，特別是她。她仍是那樣，微仰著頭。那次他送她回家她也是這樣的姿勢。她的臉是一張墨筆輕帶過的古典的圖案，陰影處益誇張，而眞正的花飾却模糊了，但見黑眸仍深沈仍閃爍，帶種欲語還休的味道。該有隻針落地，他想。『祝你們都一帆風順，不要忘記自己的老朋友。』說完，豪放的飲下那杯酒。衡仙，妳應靜隨溪流化身而去，而不是葬身在瀑布之下。有一段遠去的歲月，一些零碎而褪色的記憶在酷熱的夏天鮮明起來，意像是活的一樣，這只是個片段，像所有的小片段一樣，只是一個片段。忽然就想寫下這個片段，許多年後，有人會在一個灰塵滿佈的抽屜裏發現這個故事。『咦，這不是阿生寫的？』他會叫，然後循著那些……幫

他接下去：從那個夏天起，阿生就很少瞇眼而笑，很少開玩笑，開始喜歡看書，偶爾講講以前的日子……

像所有的片段一樣，每一個片段後都串著另一個片段。

春雷般的掌聲，衆人紛紛飲下手中的酒，恢復談笑。侍者在客人間穿梭。有人離座而起，有人剛進來。

再見。他說。夏天。

註一：香港中學爲五年制，中五（高二）畢業有會考，中文部份分中國文學及中國語文兩部份。

註二：香港會考由五月中開始，直考到五月底，每日只考一科，或隔日考一科。

風箏

喬莫野

『江成濤，等一會兒！』

黃昏，天邊仍有一抹殘霞。江成濤看了一眼手上的月票，又看了一眼車掌尖尖的指甲戳在一個小高二腦門上而引起一陣騷動的公共汽車；推了一下大盤帽，半轉過身斜睨着正往這兒跑的邵子平問：『什麼事啊？』

『沒什麼。我想——；現在你有沒有空？我們去興福里好不好？』邵邊喘着氣邊說。

江成濤一手揷在袴袋裏，一手抱住腋下的書包，仰臉向天；想着明天許老師的課，還有阿東叫他早點兒回去——

邵子平見他久久沒作聲，囁嚅的說：

『當然，如果你不想去，我也不勉强，我——再找別人好了。』

江成濤突然開口問：『你眞要去？』『嗯。』很堅定的一點頭。

『明天要複習考——』『我知道。』

『好，那一句話，只是到時候可別怨你自己——哎唷！』說着江成濤突然皺了下眉。

『媽的，阿濤，放學你不回家，在這兒浪蕩個什麼啊？』許由血色十足興致沖沖的吼。

『你給我乾淨點，邵子平也在這裏。』江成濤說着轉過身去，順勢就在許由的小腹上揍了一拳，痛得他哇哇叫，算是報了一箭之仇。

『對不起，聖人。』許由邊揉着肚子，『我們平常就這麼打着玩的。對了，你們到底要上那兒啊？』

『興福里。』

許由聽了，把左手食指彎成個圈架在中指上，上身前傾，右手做了一個推桿的動作，帶點詢問地一揚眉看着江成濤。江點點頭。許由瞧了一眼邵子平接着問：『聖人也去？』

『你別瞪我，是他要去的。』

『嗯，是我邀江成濤去的。』

許由立刻說『參我一桿』同時却又十分不以爲然的看了一眼江成濤。

江成濤一肚子火正待發作，恰巧五十六路衝到了面前，三個人便沒多說話，只管合力殺出一條血路擠上去。

一場紅球與白球的慘烈戰爭，溝澗裏躺着敵人僵直的身體。

十點鐘離開『惠羣』，送走邵子平，江成濤和許由往辛亥隧道走去。隧道口這兒的發展眞是明顯的，記得以前小高一被人帶着上彈子街的時候，惠羣對面還是一大片空曠的野草地；如今時隔不到兩年，全左一幢右一幢的矗起十分粗俗而又伶俐的公寓來。街心的水銀燈投射在冷清的辛亥路上，映着四周灰藍的山色；江成濤驀的感到一股涼意，他拉了一下夾克加快了脚步。眼前的隧道口散發着一種溫暖而詭異的橙黃光暈，石壁上投射着他細長而被扭曲了的身影。許由一聲不吭的跟在他後頭。

兩個人剛踏進隧道，一輛摩托車極尖銳的呼嘯而過。江成濤皺了下眉，那聲浪對耳鼓是一種過重的負担。那邊許由開了口：

『阿濤，你眞的那麼需要成就感麼？我是說帶聖人敲桿。』

『跟你說過不怪我，是他要來的！』江成濤厭惡的一揮手，眼光順勢便盯在慘黃的皮膚上。

『我知道。但是你他媽的心裏不也很想瞧瞧後果和熱鬧嗎？否則爲什麼不乾脆叫聖人回家？』

江成濤心裏十分反感，難道自己賠上的時間就不是時間嗎？許由怎麼不爲自己想想？——可是又實在懶得花那番口舌；於是，他便繼續盯着自己死人般慘黃的手背往前走。

上禮拜坐在二樓窗口，陽光懶懶的照在椰子樹梢時，事情也是那麼莫名其妙的硬派到自己頭上。——

那可是一個冬天裏少有的溫暖下午，自己原本正坐在窗台上瞧着信義路上一隻伸了個懶腰然後像舞女般輕巧的踱着步子的老黑貓。然後不到三分鐘，只不過不經意的一轉身，不經意的一句話，事情就成了。

林立喊着：『瞧瞧怎麼？他老人家往桌上一坐，換左手推桿，「擦鍊」過去正好碰到黑球。媽的，還解進了！』桌上拿做道具的橡皮滾下了桌邊。『母球拉回腰袋吃兩分，從此一帆風順 Clean Table。』說着一攤手，『媽的！輸這種對手還有什麼話說！』

教室裏頓時顯出一股紛鬧。江成濤仍對着窗外坐着，對這一切似充耳不聞。後頭幾個大個兒起鬨着要去見識，一個個聲音十分亢奮的摩拳擦拳——到底模擬考才剛考完。這幾句江成濤倒是聽到了，一轉身來脚正落在聖人的桌上。聖人仍舊低頭唸着他的物理。江成濤自顧對着教室後頭幾個嘀咕了幾句，決定『讓三個黑球』的單挑約會，低下頭順勢就問了聲：『你呢？』

這邊聖人才剛茫然的抬起頭，那邊早以喧鬧了起來。林立邊跑來邊說：『檯錢我付。』另幾個更圍在邵子平身旁軟硬兼施的拖他晚上一塊兒上興福里。

什麼『神童與球王大賽』，什麼『經驗向學理挑戰』，說來好聽！邵子平眞敲上了桿，事情又全算在自己頭上，明明那只是一句無心，却給當成了公然的挑釁，眞是沒話說。

許由見他久沒說話，便開口道：

『阿濤，其實我他媽的也不是怪你；我又那裏配講你？我們是一樣的貨色。可是你要爲人家邵子平想想——』

『當初你可不是這麼說的！』

『見他個鳥的當初，當初誰曉得邵子平會迷上這個！阿濤，你可要想想人家會怎麼樣想你。』

江成濤火了猛回頭一揮手說：『你少煩！你當我不知道他是咱們學校的王牌?!』

橙黃的隧道裏一時間只有兩個人先先後後的脚步聲。

隔了一會兒，許由又重新開始：

『那你又何必留着讓人說話？』口氣竟似不十分能諒解。

江成濤停住了脚步穩穩的說：『一句話，很簡單：因爲你不能拒絕。你不會懂的，除非你是我——公認的球棍；而對方是公認的天才兒童。』他說完輕拍了一下欄杆，鋁柱發出一種空洞而又乾癟的聲音。然後他開始往前走，書包的扣子一路刮着牆上的瓷磚。

住嘉義那一年放了學老愛往蔗田跑，吃完還濕黏着手就到糖廠小火車站，一路刮着車廂的鐵皮一路走回家。也常常會在站頭碰到花白頭髮的老站長，每當他笑着訓自己不該刮火車皮的時候都會讓自己得意好半天——似乎他眞不知道自己不光是來玩的。小時候的日子！江邊走邊緩緩的笑着對自己搖搖頭。

許由在後頭望着他削瘦的背影。心想！眞是個大白痴！自己是不了解他的，一個十分有意思的貨色——十分有意思。

出了隧道兩人分了手，江成濤插着口袋往前走去。夜風昂揚，滿天星斗。他不經意的摸到袴袋裏揉成一團的信紙，遂挑了一張法國涼椅坐下來，攤開早晨才接到的小哥的信。邊從上衣口袋

裏掏出最後一根煙，順手揉掉了黃色的空殼子。這天氣眞是說涼就涼，坐在路旁，夏天的薄卡其給風灌得賁張起來。

『阿濤：我們都是眷村出來的孩子——』小哥是村子裏的一條龍，一條天上的龍。腦海裏驀地浮現起小時候那些颱風過後往山澗去淌水的日子，爲保護女生遠征隔壁村大勝而還的日子，還有拿彈弓進山洞K她們的紙燈籠的日子。人人都說『你們家小偉眞棒，又會玩功課又好，還會畫畫……』自己倒是很早就接受了這個優生或是遺傳學上的事實，承認江成偉要比自己優秀——不管在智力或是體形；而能很甘心自己的宿命。難道不對？你本來就活該比他晚生兩個鐘頭，你本來就是雙胞胎裏註定的那個笨的！他狠狠捏熄了煙，拍拍屁股站了起來。

還不到十一點，麵店的牆上仍藍一陣白一陣的閃爍着『警網雙雄』或是什麼的槍戰片——那種『碰！碰！』兩聲，然後就有一個人捂着手或肚子或是僵直的死去的影集。阿東說過要自己早點回風樓。麵店老闆娘朝站在矮玻璃櫃前的他笑了笑，他拿手指頭敲了敲『長壽』前頭的玻璃；一筆無言的交易，火柴，五塊錢。他把什物扔進了口袋，熟練的從底下撕開了煙，邊吃力的辨認着紙上的字跡。

『來東海半年多，也許是受建築訓練的關係，深深迷上這個學校，半夜幾個人坐在大道上（對了，東海也有椰子樹），眞是愛那分寧靜——』他想起那回回新竹，半夜三點坐在矮牆上，對

着一整條空蕩蕩的大馬路。

騾子寫信給他說過：阿濤，記不記得初中那些日子的夏天，我們常在大馬路的路燈下無忌憚的打鬧，鬧女孩子，一起上後面的墳墓山躲着抽煙？冬天來了呢，阿濤。補習回來，兩邊人家的窗戶緊閉，只有路燈仍舊那樣照着。看見這情形眞讓人覺得好寒，似乎自己也是一條被歡笑遺棄的大馬路……。被歡笑遺棄？以前總愛自封爲『街長』，還煞有介事的大聲疾呼過。哈哈。騾子也變了好些，那晚兩個人就那麼乾坐在矮磚牆上對着路燈抽了一夜白天還不能公然抽的煙。談些什麼都忘了，只記得燈光下騾子一頭怒張的短髮——『自願去理髮就是一種決心。』他說。前一回騾子還留着齊頭的長髮，一見面就取笑自己的大平頭；這回他整個人却像罩了一層灰，就連牙齒都似乎沒有以前白了。

不過，也很難說對他是不是福，就像自己進許老師班不知是不是福一樣。

江成濤伸了個懶腰，拖拉着步子往風樓走去，一邊還想着：不知道是不是福。

那時候他往班上闖，除了哥倫布精神外，還多多少少有點逼上梁山的味道。在一個老師間勾心鬥角極兇的學校，突然有一個『王牌導師』會說『只要有一項本事，歡迎進我班』，就不免讓人懷疑他是在故作姿態或是沽名釣譽了。江成濤一夥兒聽到這個消息時極端的亢奮，不全爲了能進A班，大部分倒是爲了有玩『穿幫』把戲揭露僞君子的機會。幾個人就把江成濤的名字報了去。

不過許老師眞倒是一點不假，聽到『撞球』，什麼其他都沒有站起來就拍拍江成濤的肩。於是，他學號上便換了一個『A』。

小哥的信平平整整的躺回口袋裏。

『回過頭看高三，我可是想通了——就是那句話——，值得。你更要切切的想清楚，男孩子不比女孩，晚人家一年就要晚得有代價。你現在的導師似乎不錯。』——但是其他人會不斷有像許由『你眞的那麼需要成就感？』式的問題；很難啊！他搖搖頭嘆了口氣走上風樓。

拉開木門，阿東正躺在自己的榻榻米上。

『剛正想去你那間。』江說着順手把地上的報紙理了理，換上件套頭毛衣。

『我過來好半天了，怎麼這時候才回來？』

『惠羣。』他拿起架上的茶罐跳下榻榻米衝到隔壁亮着燈的小廚房，『叭』的把瓦斯點燃，邊洗起茶杯。阿東拖着腿吐烟揚聲問：『還有誰？』

『許由、邵子平。』——龍頭嘩啦嘩啦的水聲。

『聖人？他怎麼啦？』

『沒什麼罷。或許他終於開始青春期了。』

阿東哆的一聲跳下床板，走過去斜倚着牆。爐上開水『滋——滋——』響了起來。半晌他

說：

『不值得。有什麼好爭的。』

『你跟許由一樣想？什麼「需要成就感」？』江成濤停止手上的洗刷轉過身去，水兀自汩汩的流着。

『我是說對你。你曉得後果的，何必故作瀟灑，跟那些人爭？』

江成濤聽了大笑一聲，熟練的沏起茶邊說：『你知道，今年文山的茶眞是好，甘而不澀。前兩天我才寄了些回家，剛寄就有點捨不得；不是心疼錢是心疼他們糟蹋了好東西；趕忙寫信囑咐老弟怎麼沏茶。對了，複習考怎麼樣？』

阿東一攤手，十分無奈的跟在他身後關熄了廚房燈走回房間。風樓是那種拿三夾板隔成一小間一小間，專分租給學生的宿舍。榻榻米一角擱了張書桌，地上鋪着家裏老遠扛來的棉被。江成濤把剛換下的制服掛了起來，順手扔給阿東一個奶粉罐子，罐底還躺着兩三根焦黃的烟頭。阿東理了理被讓它靠着牆堆着，自己便半躺在那棉絮上；風從窗縫不留情的往裏灌；江成濤捧着茶杯盤腿靠着書桌坐下。明晃的小屋在呼嘯的風聲裏突然有了點風雨飄搖的味道。

『你還沒說找我什麼事？』江說着從口袋裏掏出信。

『也沒。你小哥來的？』

他點點頭瞧了一眼那張摺得全是綹痕的信，無言的交給阿東；自己啜着茶兀坐着。

『你知道，』阿東看完說：『以前村子裏我最佩服你小哥。他眞是挺關心你的。』

『是關心。不過我如果在東海，大概會比他做的更好。』江成濤輕描淡寫的說。

——可是自己永遠不可能是小哥。父親有一回氣極了，指着鼻子罵自己交的朋友都不成材，順口就溜出了『你唷，你就活該一輩子是一條飛不起來的蛇。』這大概是父親深藏在心裏的一句話罷，雖然他只說過一次。小哥生來就是那樣一個齊齊整整，謙恭有禮，會唸書又會玩的『標準模範』；像自己、騾子、阿東這些人再怎麼做，別人都只會記得坐在短牆上和女孩子調笑的形貌。——他覺得十分疲憊。

也許自己眞是錯了，這些天幾乎每個晚上都和邵子平泡在惠羣。——

第四節上課鐘剛打，江成濤覺得渾身一股燥熱，實在坐不住；推了一下身旁的阿東，便擦過他溜出教室，一個人漫無目的的在操場晃蕩。腦筋裏怎麼也揮不去許老師牽動的嘴角。

『邵子平，六十八。咦？』許老師端詳着手上的考卷，不敢置信的看着邵子平。

邵子平低着頭。

『怎麼回事？』許老師問。

全班同學串通好了似的一起望着江成濤；下一秒鐘，他接觸到了那極其鋒銳的眼神。——許老師皺了下眉，牽動嘴角『咂』了一聲，繼續報着『林立——』

實在不甘心！從小他就能不吭一聲的接受應得的毒打，可是却不能忍受一絲一毫被冤枉。他就常常只爲不願被冤枉而幹下許多不想幹的事。這回可是怎麼也平抑不下來——三個月的努力，三個月，就在班上同學的一回顧間給砸成了粉碎。江成濤覺得自己快要爆炸了，好深沉的一腔怨氣塡在胸腔裏；於是，他閃到籃球架那兒，不發一言的加入了幾個小高二的鬥牛遊戲，幾乎是發狂似的跳躍、躲閃、防守、上籃，讓整個人浸沉在體力發洩的快感中。快下課的時候，他朝那幾個人擺擺手，一邊擦着額上的汗珠，一邊彎身拾起自己的黃卡其、夾克與背心往前走。迎面來的風吹在身上，讓他不禁打了一個寒顫。空氣是冷的，可是那天色眞是好，藍天白雲。

繞過福利社，江成濤走到老防空洞那兒把衣服一扔，便仰身躺在那土饅頭上。防空洞是學校唯一的化外之地，洞上覆滿了一層翠綠的野草，洞口鐵柵邊還開了許多黃色紫色的小花。江成濤兩手枕在頭後，隨手摘了一根草莖嚼着。這幾天晚上回宿舍還唸書又忙東忙西，體力實在是沒有以前好了，他索性閉上了眼。

過了許久，江成濤被人推了醒，睜眼一看——是阿東。

『下課了？』江不耐煩的皺着眉問。

『快一點了。欸，阿濤，這麼好的天，你猜我想幹什麼？』

『你個鳥！隨你想幹什麼。』

『乖乖，你可是眞給弄火了。』阿東說着對自己搖了搖頭，『走！咱們出去大克一頓，然後回風樓去拿風箏。』

阿東說着一骨碌跳了起來拍拍屁股，江成濤沒精打采的穿好衣服，跟在阿東後頭翻過了圍牆，兩個人攀着肩十分哥倆好的殺到南北餃子館。江成濤望着熱氣騰騰的餃子，原本堵在胸口的一口氣竟驀然消失無踪，精神爲之一振，遂狼吞虎嚥的吃將起來。

滿足肚腹的慾望後，匆匆趕回風樓，取了這些天全力忙着的半人高風箏掉頭就往台大去。

那天，似乎是阿東雙手枕頭瞪着天花板說了一句『這裏的風眞有點新竹的味道。』兩個人便興高采烈的談起以前上清大放風箏的事。說到興起時阿東一拍腿坐直了身子，便就此說定了整件事，然後便足足忙了兩個晚上，搞得他們興奮得累極了。

走進台大的大門，江成濤領頭走到總福利社買了兩個霜淇淋，台大農場出的草莓和牛奶十分厚實的堆成了個巴別塔。小哥就是在台大考試的，七月他曾經來陪過考，幾個大地方都搞得蠻清

楚。經過圖書館，兩個北一女夜的小女孩正走向那十分古舊而陰冷的拱門；江成濤幾乎是反射的低下頭看了一眼自己的制服。他從來不願到台大圖書館唸書，雖然風樓到這兒不過十來分鐘的路；不光是因爲那有時會豎出來，油漆鮮紅而刺目的『禁止外校生進入』木牌；而是他總隱約覺得，人待在那個地方的時間都是定好了，用完就沒有了的，不該讓現在的僭越耗盡了以後的時限。何況，穿着制服再加上腦袋上的大平頭，迎着那些目光，除了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感覺外，更讓他有股酸澀的自卑。

而他是不喜歡自己覺得自卑的。在小哥面前他本該抬不起頭，在同班面前留級一年功課却仍不行的他本該抬不起頭；可是他從不像許由那樣雜碎的說一些徒然自貶身價的藉口，總只是笑，在唇邊淡淡冷冷的笑；而且他又高，只消將頭微揚，壓低的大盤帽簷望出去，就幾乎只能看到別人的眼睛與額頭了。他深深體驗出眼睛裏的輕蔑或惡意要比唇邊顯露出的要容易漠視的多。

阿東舔完了霜淇淋，灑上了許多草莓汁的手胡亂在書包上揩了揩，便開始整理風箏、繞線團。江成濤把夾克往地上一扔，跑過去幫忙舉起風箏；一輛脚踏車很險的擦身而過，阿東輕呼了一聲，那女孩立刻緊急煞車，回過頭給他一個微笑輕輕說了聲『對不起』。江成濤十分英雄的微點了下頭擺擺手讓她走；女孩跳上車，直直齊肩的頭髮在風裏飛揚。他幾乎敢打賭那鐵是大一的，不光是頭髮的長度，而更是那青青、甜甜，有點羞怯的神色。似乎人總是這樣，當他到達了最高

年級，身上便突然有種中年的圓熟；一旦換到了上一層的最低年級，又回復了少年的生嫩；正像地球科學裏的『回春』現象一樣。大概人各時期的表現眞是依別人認爲他是什麼程度而不一的——

阿東很熟練的把風箏送上了天空，雙手緩緩的鬆線把它愈放愈高。太陽開始溫溫暖暖的灑在人身上，江成濤拿手遮着眼仰臉看太陽邊一個模糊的點；若不是知道太陽遠在多少萬光年以外，他幾乎會認定它已經快飛到太陽上去了。多好，當一個風箏——那樣神氣無罣的遨遊，望着底下的人白癡一樣仰頭看自己。

江成濤枕着夾克躺了下來，斜眼睨着操場上藍色黃色奔跑追逐的球員，騎着車一圈又一圈永不厭倦繞着的女孩；阿東在一旁樂得像個大孩子，那分年少好讓他心折。而後，他的眼光離開了翠綠的地面停駐在太陽邊的黑點上；那一刻他似乎也跟着飛了起來，他似乎也是一個能夠脫離這平板地面的風箏；能俯視那框框裏一個個比例奇特的個體，並被衆人仰望。

正翱翔時，一陣風吹來，他立刻就清醒的發覺這念頭的荒謬和可笑。阿東突然叫了聲『糟糕！』江成濤轉過頭去看到他手上只拿着空的竹軸，不假思索便跳起來追着前面離地不過一公尺光景的線頭。風箏乘着剛才那陣風漸行漸遠，他却仍然發狂的往前奔，直至圍牆擋住了路；他扶着牆彎下腰喘氣，眼睜睜看着『他的』風箏掛到懷恩堂尖尖的屋頂上。欄杆外一羣捧着書的女孩吱

吱喳喳的攏上一輛老舊的零南。

阿東跑到了身後，和他一樣的氣喘如牛，邊說：

『早知道天——這麼好就多——纏一綑線——眞可惜你沒追到。』

『其實我邊追它，心裏倒眞希望它就這樣飛走。』

『什麼?!』

『沒。——要不要去拿?』

阿東往尖塔望了一眼說：

『算了吧，現在也爛了。你說呢?』

他沒回答阿東，只盯着那隱約看得到的風箏一角說：

『現在眞想上惠羣去，那兒我是飛得最高的風箏。』

阿東拍了拍他的肩說：『走罷。』

他們兩個在台大操場上直躺到天全暗了才穿好衣服往學校去。信義路上強勁的風吹得江成濤直發抖，眼前漆黑的夜空襯得透出光來的教室大樓格外明晃溫馨，他驀然發覺在那斑剝矮牆旁矗立着的椰子樹竟亦如是英挺！遂加快了脚步，奔向那風沙起處的古樓椰影。

天下人

九篇

温瑞安

天下之大

一位老前輩從海外遙寄給我和娥眞一副對聯：『隱隱王氣雜兵氣；迢迢文星動客星』，我雙手展卷，讀了之後，只覺大氣磅礴，却又無從發作，像一股眞氣從丹田昇起，竄流血脈，忍不住要擊桌碎案，仰天長嘯。原來激情的力量有這麼無敵的，但更無對無匹的是那潛靜的浩氣，方才長存於我心。

丁巳歲末除夕午時三刻，樓外炮竹齊明，輕燕編『梨山風雲』，我恰好題字完畢，黃昏星正好回莊，雙手遞上第九期『三三』：『落江前的手勢』。讀天文『大風起兮』後，聚義堂正歡歌

對酌，一股大好心情大氣魄也教我無處墜謝，振衣而起，大喝聲中要拔劍起舞，但我的銅劍已送人，鐵劍太輕薄，房間太窄，容不得我彎弓射箭，我對娥眞說：『那我就當手中有劍吧！』一連三個旋身，劍在心中，刺出了無劍之劍。

娥眞聚精會神而靈伶地看天文文章，沒得理會我。我想到文章裏楚漢之對，心中有大志，但不敢苟全。好像白鶴冲天，非要跟鷹比利，跟鵬比大，跟鵾比高！後來氣聚丹田，五花聚頂，才心平息齊，心想怎能爲一個女孩子文章如此，因爲她的氣盛？還是我的傲慢？想着不禁一笑，『隱隱王氣雜兵氣，迢迢文星動客星』，當日我讀娥眞文章，也曾經激動過，而最終要回到這聯中的無然裏。傲岸是好的，綠林彈丸之地，非我所棲；江湖咫尺之間，非我所屬：王天下者，是你或我，咱們且靜坐下來，在對聯下焚琴煮鶴，下一盤棋。……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

冬天九十七巷那條斜坡

有天我下九十七巷那條斜坡要回山莊的時候，看見前面有兩個人，一前一後，走着走着，前面那人忽然拐彎進了一條巷子，後面的人不禁要探頭張望，他脚步依然未停，但已減慢：他不知道後面還有人望他。

六十六年四、五月間的時候，是詩社在正月一連串星花四射光芒畢露後的黯淡，那段日子眞難熬，許多人都可以爲自己的安全好權而不顧朋友死活，退出的退出，離開的離開，剩下十幾個人，風雨危舟，在水深火熱中掙扎，天天把眼光放得遠遠的，或者看得裏裏的，裏面深處是我們的原則，遠方渺處是我們的目標；但我們却不敢看脚下的浪濤千丈，以免被震飛百尺，只能快快地用力地齊心地向前划。阿狗便在此際來到山莊，對我們搖尾巴，餓了便回樓下吃牠主人的，飽了又留在山莊，還學會了敲門，像人一般地站立。人人急流勇退，牠倒是跟定了我們這羣欠債累累的窮家，一副吃苦就吃苦吧的樣子，却令我們無由地感動，當牠是一位社員地待牠。

現在各方面情形已好轉，有義氣的回來了，打擊雖然依然再來，但我們已有足夠應付的能耐。我們在短短的期間內用『誓不兩立還債計劃』清償債務，又擬定『經濟大飛躍』，更在短期裏反守爲攻。出版書影響人的計劃也依次推展。要是有人問起我對那一兩位離開的重將有什麼看法？我會笑着回答：我們想念他而不懷念他，他的退出對神州沒有影響。要是他在外面有成就，我會說神州出去的人果然都了不起；要是他受挫折，恐怕他做夢也想不到我已轉折迂迴地幫助了他。到現在還有不了解而好批評的人，指責神州內部爭權奪利，這是何其殘忍的人啊。

最近歲末冬寒，下九十七巷彎道斜坡，凍得讓人把手藏在袖裏，把頸縮在領裏、蹦跳着走。又有前面一人，走着走着，忽然轉入了一所朱門，我不禁探頭去看看。我的家到了，掏出鑰匙來

開門，回頭一望，正好一人走過，側着頭來張望。我們因打了照面而相視一笑：我才知道，冬天雖寒，但禁止不了人的好奇、人的關懷、人間擁有的，一份溫暖。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

門鈴四下改成了三下

山莊門鈴的暗號，從前年的四下急速連按，到去年兩下快按，後來又變爲二短一長，最近又要再改了。聽到這門鈴聲，便知道是『自己人』來了，興高采烈拿起電話機聲筒，大聲喝問：『誰?!』聲筒裏便傳來一個怨天尤人的聲音：『陳劍誰！』

陳劍誰是詩社裏『中秀級』的社員。她身體不好，從前少作運動，現在加入神州之後，意志堅毅，考上了水紅帶五級。她家住淡水，哥哥去了美國，姊姊嫁了人，嫂嫂又不善體念老人家，所以劍誰常回淡水，但也頻來山莊。社裏誰也沒有比她來得多，因此她聽到別的社員藉辭家裏因素、功課很忙等，她就挺胸氣壯的說，這在她都不成問題。只見她晚上回淡水，早上便出現在山莊。中午去上課，下午回到了山莊，晚上去家教，深夜又來到了山莊。人影穿梭，總是有她怨天下雨怨地太滑怨她等的人沒有來怨她來的時候沒有人等。說起她來，眞夠寃枉，有次她恰好沒來，『綜合』月刊的人來訪問拍照，刊登出來一大羣人裏就沒她的份。我特意把她的事蹟寫在文中，

可是她爸媽又不相信陳劍誰就是她們的陳素芳。另外幾次重要聚會，像林火旺等來莊，內政檢討會，她該來的，卻恰好在淡水，事出倉促，也不及通知她，事後告訴她，她的眼睛都黯淡下去了，像遺憾了終身。以前我在長江四號裏寫了篇『小怪阿誰列傳』，她哇啦大叫，說大哥我給你取筆名本以爲有個最女性化的名字誰知……。我知道她是故意說的，愛書人主編陳銘磻還特別說過她名字取得好，陳是姓，劍可作動詞用，這誰字便夠令人胆寒了。因此我也故意答她：本來我要給妳取『見』字而不是『劍』字的；她一愣，說：陳見誰？我笑著回答：當然是見鬼了！

山莊門鈴改了又改，因爲社裏常有變遷，但是不管夏炎冬寒，只有按門鈴的我們心情都是一樣：四聲連按是喚『試劍山莊』，兩下是叫『開門』，三聲是呼『神州社』，不管鈴聲喚了幾下，要入莊來的家人，心中的急切都是一樣。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

只要山莊門鈴一響

山莊門鈴大響，振眉閣，黃河小軒，長江劍室，甚至路遠客棧（洗手間）的人紛紛跑出來搶聽筒，相遇時不禁相互打了個『我也不知是誰來』的問訊；搶著聽筒的人，嘴裏銜著半個微笑，大聲問：『誰?!』

山莊有客人來，最是熱鬧，往往一進門便被我們人多嚇住了，我們各自紛紛抱出了『法寶』，諸如收集我們聚會照片的照相簿，收集我們聚會記實的長江文集，收集我們創作的出版書籍，厚厚高高一大堆一大疊，眞如熱情一般叫人喘不過氣來。要是客人來，還會『設法』弄一杯清水給他喝；要是自己人來，要喝水得自己去找，不過住在山莊裏的人也未必找得到，要是找不到，只好自己去燒，瓦斯又漏氣，讓你吸上半天煤氣，出來還得等燒水冷涼，喝下去又有種怪味，那時你才會知道什麼是倒霉，而山莊的人都是這樣一個個把人訓練成自強自立，不是當你寶貝一樣看待，不給你吹風，不給你淋雨，不給你踏出一步山莊。

山莊門鈴一響，抓起對話機一聽，知道又是壞了，常修常壞，而莊內莊外天地之隔，這時話機一壞，人變成了沒有聯繫，便跑出去欄杆，看見樓下按鈴的人，也正滿臉不解與期待地仰望上來。有時是曲鳳還，便盤算著待會兒怎麼爲難她一下；有時是秦輕燕，此妹一來，滿莊呼喚吃飯之聲，何『輕』之有？有時是戚小樓來了，山莊又要變成小聲談話了；有時是李玄霜來了，背後跟著『護駕』的許冠雄。有時是我們回來了，習慣地也按了按門鈴，莊裏鈴聲大作，只有阿狗急得又跳又叫，蹦得半天高，恨不得把對話機咬下來。

莊裏門鈴響了，不管怎樣，人已到了咫尺，就算是門鈴壞了，也禁不了我們要見面的激情。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

阿狗和牠的寂寞

在熱鬧的廳裏笑談了一段長時間後，猛推門進振眉閣，只見陽台的紗門縫間夾著那好奇的狗頭，和牠那烏溜溜的眼珠。我推開紗門，走到陽台上，只見台北彌漫著霧氣，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阿狗見我走到陽台上，彷彿很害怕，尾巴垂夾在腿間，耳朵貼緊在腦勺子上，想趁我開門時溜進房裏去，可是彈簧門已經關上，牠一副搖尾乞憐的望著我。怕我又喜歡惡作劇地把牠抱起來，要牠從高高的四樓望向去：那樣子牠最失去依憑。我看到牠，在這黑暗的陽台上，台北市彌漫在霧夜裏，我深切感到牠是寂寞的。

牠是寂寞的。牠在我們社裏最艱苦的時候，大家都離開了的時候跟定了我們。記得牠來的時候，是可憐又可愛的小小狗，胖嘟嘟，傻呼呼，敲敲門，我們打開，牠就走進來，搖那逗點般的短尾巴賴著不走。我們幾個男孩子，平日也忙得喘不過氣來，又住在四樓，怎能養牠呢！只好把牠推出去，關上門後，又聽到牠敲敲門，原來還是不肯走。我們只好收留牠一兩天。這一兩天也騰不出什麼東西給牠吃的。隔了兩天樓下的小男孩上來把牠要了回去，而牠見到牠的主人，反而躲在我們脚後，不肯出來跟他走。我們還是把牠給送回去了。沒料牠洗過澡吃過飯後，又溜上四樓來，用爪子爬搔山莊的門，引我把門打開，這次牠溜了進來，而且死都不肯走。那時社員一個

個離開，牠倒是義無反顧，烏溜溜的眼珠裏彷彿有很大的決心：要跟我們一起捱苦！

我們終於收養了牠。複姓西門，名叫阿狗。牠常被關到後面去，因爲撒尿拉屎很不方便。到冬天時，因爲太冷，所以放牠進來，還是撒了一地屎尿，所以常捱脾氣暴躁的莊主打罵。後來我們才知道牠是母狗，不敢讓牠出去，以免生小狗時更加不知如何處置，但牠漸漸長大，漸漸痛苦。開始時牠還時常溜出莊來，但過後總是回來在莊門苦待我們回來，等我們一開門便歡天喜地的走了進來。有時候溜走，回來也是一臉陪罪乞憐的樣子。牠漸漸長大了，連聚會也不能帶牠去了，有時牠在山莊守了一天一夜，見我們回來，只有更歡天喜地的迎接，沒有一絲一毫賭氣。只有在星期天，我們習武的時候，牠才有機會出來，跟我們上天台，我們習武時，牠也盡情地運動，彌補幾天以來的困居。那天偶爾聽見雁平說：『冬天要過去了，把牠關在後面，免得牠撒尿拉屎。』『後面』是指熱水器那兒一小角落的地方，每次把牠關在那兒，我們在山莊熱鬧的時候，牠總撲撞紗門，來引我們注意。秋末冬至，我們見牠怕冷，終於有了藉口名正言順把牠放進來。我們在黃河小軒開會，牠便伏在地毯上，豎起耳朵聽我們高談闊論。牠會趨在牀底下，等小娥睡熟了才爬上來與她共睡。又會半夜推門，進去咬黃昏星的耳朵。而今冬天過去了，牠這一點點的自由又沒了。

而我在陽台這兒望見牠，牠怕我又拿牠來旋轉，作狀要把牠扔下去，嚇得縮耳夾尾，而我深

深後悔，不該在牠小時候便這樣嚇唬牠。我從欄杆外望過去，只見田野阡陌間也有一隻小狗，居然在風中很雄姿地挺胸望過來，我看看在欄杆裏的阿狗，更加深切地，了解了，牠的寂寞。

稿於戊午年正月初二（七七年二月八日）

老火車頭的故事

看了張佩成導演的『密密相思林』，心中不但感動，而且激動。正如娥眞所說，從電影裏看那黝黑老舊的火車，也可以看出一種樸實憨直的眞的美。電影銀幕上的畫面其實就是攝影機的眼睛，而攝影機的眼睛就是導演心胸：像中國那麼平實、簡樸而充滿了民族間的美底畫面，國片裏實不多見。

別人常把鏡頭的特寫浪費在女明星的矯揉作態上，這部電影却有一草一物的特寫：一個被殺者摔落的眼鏡，山地人的草鞋，甚至是一隻蛤蟆，一隻烏龜，可以見出編導者對萬物蒼生，天地間一種平等的愛。保大叔和那谷里師徒二人一場生離死別，在阿里山的霧氣氤氳中淡淡寫來，哀矜不傷。保大叔最後催徒弟去送別人的行，而那谷里還不知師父是去與日本侵略者同歸於盡，保大叔幾句交代：『你回來後要是我不在，要記得給關二爺上香，潘陽寄來的信便退回去，就說人已搬走，去向不明。』那谷里走了一半，回頭叫道：『師父，你不是眞的向潘陽去吧？』保大叔

只揮了揮手，沒有說話，那谷里轉身跑去：一場多麼瀟灑的別離！師父本來答應徒弟有一天要帶他回瀋陽去的，但國難來時，他豪不猶疑的駕火車衝向自己埋好的炸藥處，跟敵人同歸於盡，『不然怎麼叫師父』，保大叔輕描淡寫的一句話，正如其中一幕他負手在松柏旁觀山景一樣：高山仰止，松柏長青。

這揮手便揮定了生離死別的豪邁，却也有細緻的一面。梁修身的漱口，水分兩次噴出，對一般中國民間子弟的漱口方式竟也觀察入微。水晶曾寫過一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來論張愛玲小說的鏡子意象，張佩成在『密密相思林』中，鏡子也是他千變萬化的一種表達象徵，輕鬆時沒忘記要女主角在樹林裏掛面鏡子照照，陳玉貞乍聽以爲苦待的那谷里已與柯娜結合時，是透過玻璃的鏡面揩淚；與數十年相別的那谷里重逢時，更是透過火車站的玻璃窗面，從朦朧到清晰，似眞似幻。那谷里追送陳玉貞時，跑了又跑，總差了一步，追不上火車，那一陣鋼琴樂音取代了那谷里的千呼萬喚，眞是做到了此時無聲勝有聲。後來他又得知師父衝向埋好的炸藥。於是返身又追，還是慢了一步。要是沒有結局的一幕，他這一生眞像兩頭火車，他怎麼盡力去追，然而都追不上。李菁演老年時，尤其火車站苦苦相待，乍驚乍喜的表情，實在是精采多了。唐沁連一點羞怯、一絲同情、一抹拗執的表情也把握自如，梁修身年輕時眞樸，年老時的蹣跚，演入了火候。曹健當然是資深的好演員，演保大叔的郎雄，給我印象最是深刻，全片以他的沈雄勇義，穩住了

全片的氣氛。假使我的作品能拍成電影，我一定建議片裏要有他堅實的演出。

當然片子裏瑕疵是有的，據說原先叫『老火車頭的故事』，不知爲何改成了『密密相思林』。保大叔死時，那谷里抱着屍身大哭，實非必要；陳玉貞數十年後才尋訪那谷里的緣由，以兩個年輕人的字條裏一問一答輕輕交代便過去了，雖是俐落，但嫌草率。片子前中半部的節奏，稍嫌緩慢；編導製作之嚴謹認眞，實在可敬可佩。我記得在保大叔的一場回憶裏，他教年幼的那谷里寫字，寫的是『要仁孝愛國家』，他執着小孩的手一字一劃的寫，字體多麼直率直樸，我看了心裏就很感動，保大叔與日本侵略軍人同歸於盡前，還默立在關公神像前上書，心裏就更激動。感動的激動，是我對這部片子的感覺。

稿於一九七七年三月五日

有一天該輪到我說

太年初一去看『綉花大盜』，一年開始的第一天要看國片是我的原則。一開頭是綠林道上，一個黑衣蒙面人坐在路中央綉花：好清晰的畫面。鏡頭又轉到綠葉間輕晃，陽光幾綹幾綹的透射過來，讓觀衆知道有人在那道上走着，而且有事要發生了，所以很想看下去。可惜到後來編劇對白太多，楚原人工多於自然；武打變化太少，古龍製造的峯迴路轉成了固定反應；這綉花大盜，

終於只能綉瞎子，綉不出中國電影史上一朵奇牡丹花。

大年初三去看『麥克阿瑟』。因爲導演太忠于麥帥本身，所以失去了戲劇性，是一部很好的記錄片，但不是部好電影。片裏連麥帥演講時的桌椅顏色之沈實、蒼勁，一一都注意到了，燈光、服飾、道具更是一絲不苟。葛雷哥萊畢克面對着鏡頭的大特寫至少有十分鐘，而且有數次之多，可是他的表演絲絲入扣，毫不牽强，眞是演到心裏神髓去了。我記得他一再重複：『榮譽……責任……國家……』到最後說他一生最值得回憶的時光是在：『部隊……部隊……部隊……』心中聽了很激動，彷彿他就在對我說話，而這話有一天我也會對着千萬人說。

大年初四銀正雄兄請我們去遠東看『深深深』。片子沒什麼，但是海報是一個女孩子自深海猛向海面昇上去，深海是藍色的，天空則出奇的明亮，從這張海報裏可以見出那女孩對空氣、對天空、對陸地尤其是對生存的需切，而深度無底無垠，無盡可怖。賈桂琳貝茜在『東方快車謀殺案』裏是豔壓全場，在『日以作夜』裏是美而大方，在這部『深深深』裏，像一種美的深度，在她最不美的時候，也教你看不完。

稿於戊午年正月初四（七八年二月十日）

在大年初三的晚上

大年初三去看電影，七點鐘到了國賓戲院，九點十分的電影已排了長龍。我和娥眞、劍誰、小樓、輕燕等在一家有大鏡的餐廳門口，黃昏星、清嘯、雲閣、雁平等去買票。一個抹着香粉吊兒郎當的男孩子吹着口哨從餐館出來，剛好那時阿誰跟娥眞說到：『怎麼鏡子特別不同……』那男孩子居然以爲是在講他，嘻皮笑臉的敷着骨頭說：『因爲人特別漂亮。』阿誰等都烏着臉孔，連眼睫毛也不向他，他討着沒趣，聳聳肩就走了。他識趣；我在想：他再亂說一句我可以要他臉上開五朵花！

後來又知道，售票處都是黃牛，一早來排隊者反而被擠到後面去了。一位中學生告訴了警員有人買了連續八次的票，幾個黃牛聲勢洶洶地說：『給他一巴掌！』『揍他！』『你不要回家！』嚇得他臉都青了。他買到票之後，便從人潮退了出來，雲閣等便把他留住，買了票才跟他一起出來，果然幾個黃牛在外面等着他，要揍他，有清嘯他們在，黃牛們知道敢亮得出來的絕非虛招，也就罷了。犯了法還要打人，此次這少年有我們保護，但那些沒有人保護的呢？也不知道多少人喫了暗虧，再也不敢挺身說話了。公理在那裏？王法又在那裏？那些保護良民的警察呢？他們眞的不曉得嗎？我突然怒火中燒，正月初三，大年初三！

買了票之後我們往橫街蹓躂，我正爲黃牛的事怒氣沖天，猛一個大漢抓住我，要我上樓去作色情享受，我不知從何而來的大氣，一格一扳一推，把他推開橫大半步。他臉色一變，大吼抓住我，黃昏星立刻閃電般抓住他。他的兩個同伴一面往腰裏掏一面衝過來，沒料半途殺出了三條大漢：雲閣雁平清嘯！跟着三條水紅帶一條黃帶：阿威阿燕阿誰小娥，也圍了上來。他們是碰了一鼻子灰，而的確是我先用小陽手推人，也不想把事情鬧大。過後大夥兒跑上今日公司六樓，只聽吃角子老虎機震天價響，以代鞭炮；只見青少年滿臉油光一嘴口香糖怪叫亂跳，以代拜年。我心裏無由地憤恨，在這大年初三，恨不得我快意恩仇，把這羣敗類進逼天涯；又恨不得隱退江湖，不屑與這一代同起同坐。只是想起造成這種風氣的時勢造成這類人的社會，我有一聲長嘆，在這大年初三，人潮洶湧裏，我的嘆息沒有人聽到。

稿于一九七八年二月九日（戊午年正月初三）

君子行

中國天下，自漢高祖斬蛇關道起，中間歷唐宋元明清，到了現在中華民國，無不是金風玉露，柳暗花明，有稜有角，泱泱大度。自漢敗楚以來，炎黃子孫獨撐一列長明燈，在宇宙驚怖的黑暗裏不泯不滅。兩千年前，劉邦布下十面埋伏，迫殺項羽，回鄉長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罷不禁涕泣，然而漢家四百年天下，還是成了西風殘照，大風起兮，大風又算得了什麼？兩千年後的今天，我們爭論的不應該是楚漢相爭的問題，因爲天下統一，已無分漢楚蒙滿；而是民國天下的浩氣，幾時才可以光復神州，永垂不朽！

月明星稀的子夜，魏武帝橫槊對酒當歌：『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寂寞的，是獨傷的，却也是蕩然大氣，對家國有起死回生之力！魏晉之荒唐，隋唐之靡爛，也因這種正氣的回生之力穩住江山。我們此時此刻，正是國事當頭，論者當應化文章爲力行，爲中華民國的王氣平天下後，才輪到我們華山絕頂論劍的時候！

稿于丁巳年除夕

服飾

溫任平

我喜歡看以清末民初爲背景的影片，當然這只是自己的偏愛。我喜歡那年代女仕們的髮式，她們身上那一襲窄腰滾邊的綢衣，也許不是綢而是緞，總之是暗花的淺色布，還閃着油亮的光，鏡頭移動，那光也隨之游移，像湖上的漪瀾，捉摸不定的一種顫動。我喜歡那種服裝的高領，略略寬鬆的長衣袖，黑色垂曳底長裙。黑色代表端莊，黑色的長裙，襯以輕淺色素的上衣，端莊才不致流于呆板。顏色那般輕淺的綢緞，如果沒有厚重的黑去協調，也就難免浮誇。我喜歡這種富於均衡美的服飾，窄身襯托出曲線，寬鬆的袖與裙又與能使人感到古典的矜持，含蘊有緻，沒有暴露那種不必要暴露的肉感，又不妨礙人們去運用他們的想像。我也喜歡男仕們的長衫，尤其是質地平凡甚至粗糙的那一種，在我的世界中，男子穿起綢緞，是不可思議的。穿的人不是暴發戶

，就是油頭粉臉的紈袴子弟。一介布衣，迎風而立，風吹袍裾，飄逸出塵，那種瀟灑兼且儒雅的韻致，不是今日穿 Levis' 的現代青年可以望其項背的。我唯一不喜歡的是他們拖在背後那一條恥辱的辮子。辮子使人不期然地想起鴉片戰爭，想起洋槍大砲，想起城隍廟與猪寮。我想我喜歡那個時代，純粹是感情用事，那是我生也晚，無緣接觸的最近的一段近代史，在父親的追述中顯得遙遠而臨近，眞實而又虛幻。我喜歡影片中的清末民初，我喜歡影片傳達給我的正是那種似近實遠，疑眞似幻的感覺。

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三日

相識燕歸來

黃昏星

前天晚上我拿起相簿，一頁頁翻看往昔的相片，許多地方，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姿態面對鏡頭，被攝入一個個靜止的畫面裏。我忽然看到許多日夜，許多長街，在腦海中一一浮現。以前的日子清澈地流過我眼前，但是已經有點相隔如夢的感覺，雖然是黑白的照面，雖然是彩色的照片……。

三年前清嘯初來台北，我們合租了間小房，在和平東路二段。雁平暑假從屏東回到台北，我們的床位便擁擠了起來，適逢夏日，炎炎的天氣，更悶得人透不過氣來。跟雁平住在一起，晚上雖要擠床位，但也增加不少笑話，生活的調子裏加進了一兩句有趣的民謠，輕鬆的彈唱。我們三人，常常走一條曲曲折折的龍泉街，到了羅斯福路口，上了天橋，橋下路過萊陽桃酥小店，拐了

一個彎，轉進一條巷道，去尋訪老大娥眞，第一件事便是在振眉閣裏看從遠方寄來的書信，讀完了遙遠的訊息，是悲是喜，龍泉街都成了我們要傾訴的脚步，走過的地方。他們也常常在每天的黃昏來訪，一起到飯店進餐，他們常帶我們到好吃又便宜的小吃店去叫菜，而這些地方，就在龍泉街附近，我們最熟悉的地方。平常我們都吃自助餐，偶爾到飯店去叫幾道菜吃，也是一件快樂的事。那萊陽老闆及老闆娘，和我們一天碰上幾次面，久了成爲他們的熟客，一見面打招呼，老闆娘就叫我們買桃酥吃，而這種見面禮，她自然認爲是最好的方式，我們也覺得她坦白得可愛。做生意要千方百計拉住客人一顆心。我們有時收到海外寄來的滙票，急錢用時把滙票交給她，先向她借錢，換了錢再把借款還她。以後她就順理成章的叫我們買桃酥吃。

在那年當中，我們初初來台，對一切生活習慣，很不能適應，像脫了軌的火車，無法行駛在正規的鐵道上。我所面臨的是大專聯考及居留證的壓力。清嘯雖晚一些時日來台，但他在大馬已經申請大專入學保送，故在台毋需參加聯考，後來經信疆兄的介紹到自立晚報工作，生活總算比較安定。還記得在那段日子當中，我們每次走長長的龍泉街，到了天橋，發現老大娥眞走上石階，碰面時也是一大驚喜的。我們一到他們住的振眉閣，除了看信，還帶了我們剛寫的作品給他們過目。若老大近日來讀了一些好書，他會滔滔的把他在書中的一些發現告訴我們，還附加進自己的意見；又或者在某個場合中發現一些值得告訴的事，不管大或小，甚至看到一個很有氣質的女

孩，我們當時不在，他都會替我們三個王老五大感惋惜。他那時的神往的敍述，聽來多像他在講故事的神態飛揚，我的意識就馬上飛到當初創立綠洲社的情景，我們在初二時大夥兒聽他講故事，他往往講到最緊張或最精彩的地方忽然熬住不講，故意說老師快要來了或搪塞其他理由，我們似從半空中被某樣物體吊住，身心全不是滋味，又不知這段落的後果如何發展，急着要知道，一時氣往上衝，但要聽完他的故事，就必須耐心等明天某個時辰，老師還沒來上課，大夥兒便圍上他的桌前，把他包圍在中間，强要他繼續講下去，那時我們軟硬兼施，盡情說服他講下一回的武俠長篇。

是以每次從天橋上走回來，都是午夜一兩點鐘，我們常常駐足在拐彎處一家一麵店吃最便宜的宵夜。晚上天涼，吃了一碗熱沖沖的陽春麵，身體也暖和起來。到了馬路對面，和老大娥眞揮手，暗暗的龍泉街，我們走過一攤攤的空架子，小販們已經回家了，燈火也全熄了。還有一排排矮平屋，飛簷是灰敗的顏色。我們三個人，心中有股寒意，似從路旁長滿鮮苔的冷牆透進來。走出這條黑濕濕的街道，彷彿在許多年前走過的，如今又在另一個地方浮現起來，似曾相忘，彷彿美羅詩城，夜靜人影飛揚，我們幾個兄弟，從『黃昏星大廈』的習武後回到戲院街，走一條長路，街上縱論文武、門詩，到昔日的振眉閣去。彼時燈火獨照大地，唯一夜裏只聽到嚨嚨的巨輪車聲，在大街輾轉而過，掩蓋了所有的死寂。

而我們三個人，又要回到那間小小的房裏，在那兒寫作、看書、睡覺擠位子。這段日子我想像那些時日的陽光大地，多麼清晰，相片的影子便一一浮出光滑的紙面來。前些時候我再回頭看看和平東路那小屋，它已經塌下來了，蓋成一座大樓，屋前路面也拓寬了許多。現在我們已經搬到羅斯福路五段，一年半來，我們都住在試劍山莊這個家裏，不再需要隔着一座天橋去找老大他們，隔着一條馬路，跨過去幾年的時日悠悠，都會變得像相識的燕，去找回最初的巢。

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三日

酒之思

袁瓊瓊

我媽有一次說我父親：『醉不拉幾的回來，一進門，先不講話，哇啦哇啦吐了我一地，上好的紅木地板哪！漆得光亮光亮，叫他給搞得稀髒……』那是他們剛結婚的時候。話裏頭是可惜那紅木地板：『我成天的趴在上頭抹啊抹的，他就一醉一吐……』

我解事以後，印象裏不記得父親這樣子醉過。喝酒的時候也很少，頂多是家裏請客。大約是母親管着他，也大約是沒錢喝。我一下地就知道我們家沒錢。我是一點也不現代化的下了地，在小茅草屋裏，收生婆接的生。這事我每憶起，總覺得十分浪漫，可是我母親提起來就只會說：『苦死了，那時候。』後來環境改善了些，住公家配的水泥房子了，窮還是一樣的。窮生窮長到了這麼大，照樣活着笑着，哭着鬧着。對窮倒完全沒有概念了。學校裏塡家庭調查表，家庭狀況欄

裏我總是很安然的塡貧窮兩個字。嚇壞了我媽媽，因爲她極好面子的。曉喻了半天，才讓我相信，咱們家還夠不上貧窮的資格，頭一點，人家可以拿貧民救濟金，我們是邊都還挨不上呢！我們家是『小康』。我由母親學會了這兩字，但是懷疑是錯的，因爲它不大像一種境遇，倒像什麼人的名字，像我們淘伴間喊小毛、小胖、小三。

大人們一見面總訴窮，訴得親親熱熱。有點錢的人像異端，像做錯了什麼事。請客的時候，也往往有人突然愁雲慘霧起來。紅米酒淺淺的，謹愼的倒在小杯裏。大家都端首肅目，注意的看着，然後寒傖的拿三指捏起小酒杯，看一看，抿一口，再看一看，說：『這種日子，唉！』別人馬上大聲的蓋過去：『吨！愁什麼，反攻大陸就有希望了，現在不要想這個，來，乾杯！』我還很小，站在牆角角裏，拿身子磨着白粉牆，搓了厚厚一層白灰巴在身上，像多了一層皮似的。大人訴一訴，突然像忘了，哄一聲吵起來：『四季財呀！八玉馬呀！兩相好呀！』我喜歡那樣熱烘烘的噪聲。那些吆喝裏不僅是秩序井然，而且有重量，是可靠的歡樂。

母親帶我去睡，睡夢裏還有那樣整齊的聲音：『八仙過海！全到了啊！』轟一下又亂了，混雜裏夾着『來來來，吃吃吃』的字句。所以電視連續劇，無論怎樣做作可笑，熱鬧場合的戲我總是喜歡的，有我小時候回憶裏那份蕪雜的親熱，那種似眞似假也像。我父親直到去世，雖然諸事不如意，倒沒有借酒澆愁的習慣，所以酒於我，一直是一種應當快樂的東西。『富麗堂皇，錦衣

玉食。』我看到這樣的字句，雖然完全不適合，總要聯想到小時候見到的又悲又喜的場面。是應當歡喜的，也是應當發愁的。『杯底不當飼金魚』的豪邁裏，『山川平穩，日月靜好。』可是底下有人世裏擠擠攘攘的一切。

父母有酒量，所以一家子全會喝，妹妹在大學時K書，是拿啤酒提神的。有時回台南逛民族路，一罐冷凍啤酒，我們四姐妹邊走邊喝，路面是墨鐵灰色，街邊粼粼的燈光。行人像鬼影子，幽幽過去，誰也看不大清誰。我弟弟在家裏從來就是個異端。大概在他自覺要做大人之後，他就烟酒、女孩子一塊來，常常對我們講他如何泡女孩，滿口的馬子馬子、正不正、亂什麼一把之類的。他在初三時開始個子往上竄，一年裏竄得好高，比我高上兩個頭，可還是一張孩子臉，大手大脚的很不平衡。他整個人是成長期中的粗糙與未經修改，有樸拙緊張的氣味。在生長的逼迫下，想必他有他自己的苦。他抽烟讓媽知道了，因爲家裏就這麼一個男孩，全家指望在他身上。對他哭：『才多大啊！』天下的母親彷彿就沒有第二個法寶。然而我弟弟同我父親一樣的秉賦鎮定，對女人的話是不動聲色的。我母親是好婦人，好母親，凡是一般人認爲該管的事，她都管，一個母親該是什麼樣，她就是什麼樣。可悲的是，現在『時代不同了』。孩子們開始有自己的意見，說出來頭頭是道。她光是不住的跟着她愛的人轉，在我們的願望裏疲於奔命。

儘管家學淵源，我們的好酒倒很本份，喜歡的是那點意思。一喝酒就覺得是喜慶日子，同時

有種跟大人平起平坐了的叛逆的刺激。我覺得古人形容酒味的辭句很美：『其味醰醰』、『清醇沉湛』、『清雋雅永』、『香醪清醇』，彷彿形容的是非物質的東西。雅典人傳說酒是從神那兒偷來的飲料。證之中國人對酒的形容，酒確乎不是人間的東西。我一直愛聞酒香，酒香是清醪迷離，彷彿張着薄薄透明的網。又像遠山上頭有霧。酒香的予人美感正像酒自己一樣，是微酣時的虛無飄渺。透明而具質感的色調，有光有影，也給人神邈的想像。酒香像書香，雲霧朦朧裏有尖銳的歷史文化的苦。人類文化始於烹調，烹調藝術的最初則始於酒類的釀造。原始民族幾乎都會釀酒。酒的奇異在於它是最文明的，同時又是最原始的。從最蠻荒的古代一直綿延到科技文明的現在，酒身上有人類文化進展的祕密。

西方人的喝酒讓人感覺是唯物的。在酒吧裏，像喝開水似的，一杯接一杯，多半是爲了情緒不好，或者是情緒太好。或者在燭光、鮮花的情調下舉杯對敬，還是爲了情緒。西方人的喝酒是生活的，酒永遠是附屬品，附屬在生活之外。爲生活的歡喜而喝，爲生活的悲傷而喝，爲你的健康我的健康而喝，爲國家爲社會，爲專制爲民主，爲女人的美滿，爲男人的富有。乾起杯來有那麼多的名目。不乾杯了，自個兒喝悶酒，那時刻是爲了逃避，逃避的還是生活。太把喝酒當一回事。認眞是他們的優點，可是在喝酒這方面實在是缺點。

中國人，至少是古人，把酒當作一種獨立的東西，差不多是有個性有脾氣的。喝酒講究的事

極多，要合適的下酒菜，要合適的『下酒人』，要合適的下酒風景，還要有合適的心情。全是爲了伺候酒的脾性，要先讓酒安適，然後才能品出最好的酒味來。我們跟酒要的東西絕沒有那麼複雜，喝酒喝到頭來，要的是心中一片安適如意，所以喝酒在我們，完全是爲了享受。爲了享受，所以視覺上要花間月下，美人紅袖。態度上要輕酌慢飲，沉吟低迴。高興了，還許『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自己舞手蹈足，讓肢體鬆散一下。我常覺得古人的一種謙沖之氣，今人已經喪失大半了。對酒這樣事很尊重，然而尊重裏又有一點輕視，看它好玩。愛裏頭非得有這麼一點點輕視不可，不然不是人間的。現代人對酒的態度略近西方。也非常認眞起來了，一開始喝，就決定要拿它當一件大事來辦，非有始有終不可，非喝出酒的滋味來不可。其實酒的滋味不是酸甜苦辣，也不是醉眼模糊裏世界全扭了形狀。却是『清雋雅永』、『香醪清醇』，是世界的一切讓酒吊出了氣氛，讓人覺得酒之外的人生是多麼美好。

天涯共此時

林新居

想你們呵！兄弟。

此刻已是凌晨一時十五分了。我正在看『坦蕩神州』，看完清嘯的『映照這一角暗淡的武林』。我放下書，拿起筆來。寫什麼呢？拿起筆來，就想告訴你們：想你們呵！兄弟。

夜雨敲窗，不遠處傳來火車汽笛的鳴響，宛如一聲聲悠遠的呼喚。此時你們在做什麼呢？讀書、寫信、寫作；和其他弟兄們長談；或者也正在想着我們？

在山莊時，大家都晚睡，大家都恨不得在睡前將一天的工作告一個段落，黃昏星最喜歡在睡前躺在被褥上讀書，靜靜地、很專神地。讀累了，起來走走，拳打脚踢一番，或找阿狗逗逗，再繼續讀他的書。雁平因爲一早就得上課，通常較早睡。清嘯寫作較勤，夜半時分總是守着燈，趕

他的稿。而大哥還在『振眉閣』，處理社務、編書、寫稿……。而此刻呢？兄弟呀！你們在做什麼呢？

自從你們走後，偌大的山莊，一下子靜寂下來了。每次到山莊，便有一陣孤寂感猛撲向我，我心抽動！你們若在，就不會如此了。看看雌雄榜，想讀你們自遙遠的馬來西亞捎來的訊息。已經第六天了，還沒有你們的消息，怎不叫人牽掛呢？

你們回馬後，娥眞每天都起得很早，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到信箱找信；而每次大夥兒外出回來時，她第一個搶着開信箱。看不到你們的信，她悵然，我們亦沮喪。

我們寄出的信，不知你們收到了沒？我們知道，在那遙遠的馬來西亞，你們盼信的心情，又何嘗不和我們一樣呢？（甚至勝於我們。）

『寫信給大哥他們了嗎？要常寫哦！』到山莊，大家碰面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句話。雖然只是一句短短的話，却含蘊了多少濃濃情思。這便是詩社『家』的感情。

娥眞還是喜歡唱歌，一唱歌就是唱『草原之夜』，唱到『想給遠方的姑娘（人兒）寫封信吔……』，總是激動，總是低迴。我們也愛唱這首歌；想到大夥兒同聚一堂唱這首歌時，大哥敲打着吉他，大家擊手鼓掌，搖頭晃腦，一副沈醉的模樣兒，氣氛何等迷人呵！就像在青青的草原上的夜晚，大地靜息了，只有一羣死生相守的兄弟姊妹們，圍成一團爐火，盡情歡唱。而今唱這首

歌，只有徒增依念之情。

想你們呵！兄弟。

自從你們走後，我們肩頭的責任更重大更艱鉅了。今後，我們不但要守住山莊，更要讓山莊一天天壯大起來，等你們回來收穫我們豐碩的成果。

五月廿一日凌晨一時，我們相約在此刻『天涯共此時』，你們在馬來西亞，我們在山莊，同唱『神州社歌』。我們到『見天洞』高聲地、激情地唱社歌……。你們也是的。我們人雖少，（只有六人，娥眞、輕燕、雲閣、非煙、天任和我。）歌聲却是慷慨激昂！那時，阿威跑到庭院對着夜空放聲高唱。阿誰正在『烏奴廠』，聽到時鐘敲了一下，猛然站起，大唱社歌。她父親在外邊猛敲門問怎麼了。她沒答話（唱社歌是不能中斷的），一直把社歌唱完……。我想起，有一次你們和啓疆兄在圓山告別，你們唱社歌相贈啓疆兄知遇之情。那時已是子夜了。你們唱社歌時，啓疆兄肅然而立；但遠處響起警衛憲兵同志的喝止和哨鳴。你們繼續唱社歌，莊嚴而肅穆！（我想，那時即使他鳴槍，你們也不會中止唱社歌的。）憲兵同志也被你們的神情震懾住了。直到唱完社歌，他才前來問詢……。這就是神州的精神和氣魄！

每次唱社歌，唱到『中華的榮光正在滋長發皇』，心中便油然昇起一股豪邁的氣概，突然間，想偉大、想輝煌，想轟轟烈烈的爲國家、爲民族，幹一番煊赫的事業！大哥曾說，神州詩社不

是只在文化上努力的社，而是要爲國家民族努力的社。你們便是如此；我們的社歌，便是我們的心聲，我們的理想和抱負！

加入詩社才三個多月，但彷彿已相處好久好久了，甚至覺得，彷彿一開始我們就在一起了。我們對家、對國、對生命的體認，是如此的刻骨銘心，因此一見面，便能肝胆相照、攜手同行。

我們是一羣寂寞在一起、輝煌在一起的伙伴；我們更是甘苦與共、相依爲命的一家人。我們從坐而言到起而行；我們理想的長城，構築在現實的基礎上；而每一個神州人都是這道長城的一塊磚、一片牆、一股延續的生命力。我們歡迎有心的朋友共築這道寂寞却輝煌的長城。

想你們呵！兄弟。

台灣到馬來西亞有多遠，我們想念的心就有多遠。五月十七日下午，松山機場的送別，除了緊握你們的手，還能說什麼？千言萬語，無數的祝語，盡在緊緊的一握。踏上機門（但我們在看台上却望不見你們啊），便成爲陽關：西出陽關會故人。誰說西出陽關無故人；但山莊的家，更有你們結義之交，可刎頸、可弦斷的兄弟姊妹呵！飛機發動了，我們用力地頻頻揮手……但我們實在望不見你們呀！（而警衞先生正不斷地催迫我們離開。）你們看得見嗎？我們含淚的眼，我們揮酸了的手？

回到山莊，商討『留守』事宜，大致上各部門工作已分配妥當，大家都有極大信心。等你們

回來時，試劍山莊已是一片燈火輝煌、璀璨光明！神州詩社的前程將是鵬飛萬里、氣吞山河！

想你們呵！兄弟。

在那水深火熱動盪不安的異邦，你們要應付的、要克服的事都比我們多；不但多，而且充滿了危機重重。何以在溪北山莊餞行的晚上，大家會泣不成聲？何以在山莊唱『神州之歌』時，大家也嗚咽不已？何以在機場送行時凝望的眼眸中滿溢着落寞？何以你們走後，家人的心更貼近了！何以我們日夜想着、念着、惦着的便是你們的安危；盼望着、期待着、渴念着的便是你們的早日安返？這便是神州的感情呀！神州的感情是生死與共，是天荒地老。

你們知道嗎？廿一日晚上，耕莘文教院的座談會上，曲鳳還的一席話，感動了多少人？王正良先生說他聽了很感動、很想哭。你們知道嗎？神州詩社浩浩蕩蕩的一羣，不但受人矚目，還受到主持人的重視和特別介紹。你們知道嗎？天文見了我們第一句話就說：『你們也來了。有了神州詩社在場，我不會害怕了。』你們知道嗎？會後余幼珊和我們同行。江秋陽送我們一柄他精心畫製的厚重輝煌的寶劍。題上『笑傲江湖』四字，並附了一首詩。羅海鵬更以朝聖般的心情，送了一柄他自製的一直不肯送人的劍。他喜歡大哥所有的著作，喜愛詩社。他沒想到這麼快便見著我們；他原想在對神州了解更深時才加入詩社。他倆是詩社的好弟兄。張國治本對詩社有所誤解，看了『坦蕩神州』之後，他激動的說：『我不知道神州詩社是這麼樣的一個社。你怎不早告訴

我，讓我早認識他們。』才剛到詩社，他就彷彿已是一家人。他來自烽火的金門，他有着强烈的愛國心和豐富細緻的情感。他工詩文、善繪畫，對攝影亦頗有心得。多令人興奮呀！在一天裏，便有三人如此融入。等你們回來時，詩社將會有一番新氣象，我們深信！

想你們呵！兄弟。

隔着山、隔着海，隔着空間、隔着時間；我們的手緊握在一起，我們的心深繫在一起！

想你們呵！兄弟。

六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寫于板橋

銅像

廖雁平

我坐在您對面的那棟教室的騎樓下，雙眼出神的望着您良久。薄暮的雲彩在您的上空飄浮不定，歸巢的鴉雀飛掠而過，驚動了寒空中的枯枝。而您似一個入定的禪師，在靜靜地盤膝，參悟着人生宇宙的奧祕，一點也不受外界的影響。確實，我被您莊嚴且威皇的外觀所迷住了。我看見許許多多的青青子衿出入您的堂奧。儘管這些人的思想迥殊；他們昂首進入，不一會，腋下挾着一、二本書俯首出來。您之所以令我着迷且敬佩的是，您有一種威力能使一個心高氣傲的人變成謙遜者，亦能使一個自卑感很重的人變成很有自信的勇者。您從不卑視任何人，向來堅守一個信條：來者不拒。不論何種身份的人有求於您，您必會讓他有所獲得，而絕不會讓他快快離去。因此只要您存在的一天，人人如聖徒般四方八面朝來向您受教。我經常坐在您的對面，多麼希望能

有您豁達的性情，終日悠閒於天地間。

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

林雲閣

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颱風雨繼續下著，所有的路都成了湖海，夜黑深重的覆蓋著，放眼望去盡是蒼蒼茫茫，浩浩渺渺，我們一羣人就涉足在這風雨中，彷彿風雨的囚徒，在水獄裏艱苦前行。時已深夜一點，所有的人都被颱風雨關在房裏熟睡，夏夜的聲籟也全被淹止，連終日川流不息的計程車也困在水中睡著了。我們就是剛從被困的計程車出來，被困在這湖海裏，我們此時成了風雨威勢下不屈不服者，我們兩人兩人共撐一把傘，一步一步緩緩的涉過，眼前像一道深黑的隧道，我們摸索著前進，攜著手同行，如同患難的兄弟，雖困頓而不寂寞。我們仍豪興的高談，激情的笑鬧，我們雖走風雨的長路，仍信心而不寂寞。

我們是一羣人，上車時突然一排座位全滿，突然有滿車子的笑鬧，突然下車時整排座位空空

，留下滿車的寂寂的一羣人。我們足掠過街道的一羣笑鬧，怪模怪樣，會突然飛出一拳，踢出一腳。我們是在戲院前買票時敢於和勢衆的黃牛抵抗，最後被打得遍體鱗傷（黃牛也傷勢慘重），落荒而逃的一羣。我們是看見了鄰家毒打小狗，忍不得衝上前去責罵，然後被趕出來，不甘的跑到警察局去陳述的一羣。我們是常常唱歌激昂得觸怒鄰家，請警察來抓我們的一羣。我們是爲了推展詩刊，傾巢而出，各個學校，台北台中，到處奔波，疲於奔命的一羣。我們是選舉日全體出動當監票員的一羣。我們是在僑居地坐車時猛勸司機送孩子到台灣來升學的一羣。我們是喜歡練武的一羣，在天台，在風景區，都可以看到我們吆喝練武的身影。……我們是天空的星羣，在最暗的夜閃耀最亮的光。我們是寂寞的風雨路上不寂寞的一羣。像今晚我們仍在黑漆漆、夜茫茫裏走出昂昂揚揚的夜路。

記得福隆的冲浪，我們在漲潮海浪氣勢洶湧時，仍像橫闖江湖去試探海的凶險。我們一羣人手握著手像感情一樣堅強，橫列成一座長城，一步一步向海推移。騰浪一潮一潮的向我們擊來，我們彷彿看見是匈奴，是突厥，是蠻夷，萬馬千軍，千軍萬馬的襲擊而來，而我們的長城却一步一步向前迎擊，我們是岳武穆，是文天祥，是辛棄疾，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堅守著，興奮的堅守著，漸行漸遠漸深，每個人像一柄長劍，漸漸的刺入海的心臟。而每刺進一步，囂張的浪就更凶猛的撞擊一步，彷彿一根千鈞巨柱，重重的撞向我們的城門。哇，噢，大浪來了，大浪來了，有

人叫著。是一潮掀天的湧浪，一滾一滾的像蠕動的大蟒蛇向我們襲來。哇，好恐怖噢。手握好，脚站穩，有人大聲的喊。我們咬著牙，釘著脚衝的撞了前去。哇，啊，矮小的人被浪蓋過去叫了起來。我們被沖退了幾步。再來，再來，再迎擊一個巨浪我們就囘去。大家一致地決定。哇，巨浪來了。在前面翻騰躍動，它的力量已隱隱的傳遞過來。我們擺下了萬死不悔堅强的陣勢，巨浪一湧一湧的吞噬過來，暗暗藍藍像猛虎張開的大口，來了，來了，向我們吞噬過來了，一陣黑暗，我們猛退了幾步，我聽到有人吃了水的咳聲，有人跌進水裏，但我們囘頭一看，洶湧的巨浪終因我們的阻抗而成了岸邊的微波小浪，我們痛快的走囘我們的家岸……。我們就是喜歡冲浪的一羣，在江湖上，在人生裏，浪濤越大，我們越洶湧。

在水路上，我們很快的走到了基隆路口，回首望，茫茫的湖海夜路，成了我們的前塵煙雨，雖然我們的衣服褲管全濕了，但我們有風雨歸來人的欣慰。笑著相望，眼看山莊——我們溫暖的家就要到了，脚步更加穩健起來，颱風雨的夜空下，我們笑鬧的走過。

事件

汪啓疆

●期盼

美麗的自我世界啊；它像一個薄而敏銳着愛之悲慟，莫奈於情緒才裏藏着自己的白繭，孵孕了感動的抖顫，豐富而孤獨的在陽光裏寂然著。

周遭的事物總使得情緒發生了波動，但這波動是層面的，很少擾起我內裏那種深沉的等待。我應該對自己——美麗的自我世界啊——安然滿足。可是不知道爲什麼，總覺得逐漸隨着年齡而展開在面前的世界確有某樣事件在尋找我，而我亦在那期盼的，却又推拒的異樣戰抖裏等待着它的發生。

那時刻才是我眞正美麗，美麗而燦爛，等待，那時刻的到來，曾見蝴蝶把身軀棲落在一株極平凡的植物上，這植物頓時全然蛻洗得特殊了，輝煌了。像火焰吃着渴望的木材，使人處在漲升的興奮高潮，釋放開來，大喊着全世界的名字。——然而我不知道這蝴蝶或火焰般的事件是什麼。

●荷葉

凡是感動了我的，我都習慣稱爲美麗。我特別喜歡那帶着絲絲疼痛，本身存有了一份遺憾的美麗。我蠻迷於心靈遭受着傷害後的感動。——我欲望存在着一個叫『破壞』的東西，想去撕裂，摧殘，以及戲弄自己。事件發生的那天夜裏很冷。幾小杯酒灌下，胃底就燒燙起來，於是我走出福利社，冷風一吹來，全被喝到肚裏。直到我站在荷池邊上，整個人都是清醒的。

荷葉在冷涼的夜裏玻璃般易碎的豎起。我想去碰碎它們，而很柔情很柔情的瞧着，像個男子驕傲的挑選他喜歡的友人，充滿着清亮的快樂。

『你……。』

我指着最大最挺的，荷。我叫你，你不冷麼？

到我房裏來跟我聊天，我邀你，荷，不要怕疼。

我這樣安慰着哄他，趴在池邊，手探進溫粘粘的池水，心裏漲滿友誼和愛情。彷彿自己被魅惑了，自水底響起被拉扯的崩裂，夜的一根弦被我拉斷了，顫着餘響……。聲音留在指尖，我舉着他站起。

池子的荷葉都沉默的看着我，肅然得有着沉重；我笑着，向他們全體敬禮，『太擠的荷葉，拔掉了一個……』在他們準備罵我之前，我儘快舉着一片美麗，斷了悲弦的美麗，掉頭離去。

那一夜，我忙着讀床邊的荷。我們不用談話，彼此讀着、窺探着、觀察着對方，像敵人又像朋友。我裹住被子，覺得自己不夠坦白，就坐在床上把上衣脫了，裸着胸脯，讓他清楚的看得我凍起了疙瘩，打起噴嚏。

第二天晨光底，我睜眼就發現額頭上垂着的那張綠色大臉，他怯怯的，憐惜的，憔悴了。而我却不能說什麼，做什麼。

我做錯了嗎？

一池的荷葉不理我，綠碧得刺人眼睛。

中午回寢室，荷葉不見了，床頭空的。

我在每間寢室去問，去找，在宿舍亂轉。直到班主任叫我進他房間，一眼我就看見桌上那堆乾縐而仍帶殘綠的東西。

『這是你摘的？』

我立正，開始挨訓。

——長官，我所摘的美麗就躺在您桌上。他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呢？我摘他，是想使他和我融

爲一體，想使美麗的東西能眞正屬於我，慰貼我，摘他是帶着血氣和生息的。他眞厲害，用這種方式來儘快摧殘了自己，向我報復。

——您不知道美麗者若以摧毀自己來作爲懲罰吧？長官，他竟這樣做了，做得眞漂亮、勇敢。

這次事件，在我捧着一堆殘骸，往垃圾桶走去，達到了高潮……。現在的他，壯烈，比在荷葉時更使我感動。傷害使生命憤怒，而憤怒使得一切脆弱的，失却了形象的，顯示了行爲上的高貴。我像捧着一個自殉的軀體，走向墳地。

●雲

『我的前額裸祖
誰都可看到
平如一張紙
上面燃一堆火
美如智慧，痛苦如智慧』

朋友喝着酒，聽我低低唸着詩。

『你爬過山嗎？』他問。

『爬過。』

『在山上練過武嗎？』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朋友手握酒杯，有將軍按劍看花的肅穆。

『在山上見過雪嗎？』他又問。

『高粱酒一般白純濃烈的雪。』他不讓我開口，舉杯迎目，自語起來。『冷得你肌膚血肉片片燃燒的，雪。』

『我在雪上奔跑着，我特別選擇的冬天，專爲雪去了山上。在大禹嶺，白是融化的色，天地都融化在清亮的山雪間了。』——雪地被腳刷亂，冷，透明的纏結在毛髮上，他奔跑，喘息，獨自往一片未遭人踩踏的白紙走上去，細心而滿足的讓一串乾乾淨淨的腳痕跟着他，呼叫他。想到這些新落的腳痕會很快沒去，被覆蓋，遺忘，更新的雪層將又寂寂舖出皓皓皚皚的山。他不由心底抽痛，更加珍惜。脫下手套，他跪在雪上，刨出深處的雪粒，收藏進隨身的水壺。

『雪，你們懂得我血管裏的燙嗎？』

承滿雪，他一躍而起，朝山谷發出喊聲，打出莒拳四式。心靈乾澀澀的，却又漲滿潮濕的東西。

下山！下山後，他把水壺蓋打開，聽到裏面黑暗中的水聲，他把水壺蓋旋下，用嘴唇與舌頭去探觸……。

『我沒法再找到它。』朋友捏着酒杯說。

我一直安靜的聆聽，望着他杯裏濃烈的白色。

『高粱酒一般白純濃烈的雪。』

我學着他的話。

朋友笑着，把杯底的酒喝盡，丟花生米在口裏。

『繼續唸你的詩。……你的前額露在燈光下，白得像雪地，使我想起這些。』

我沒有動作，但確實被感動了。伸手把酒再倒入杯中，流進身軀；空酒杯就放在詩稿上。

雪，你懂得我血管裏的燙嗎?!

我們的前額裸袒，燃有一堆火。

●相見

電閃在鬱雲的夜裏。我魂魄間閃着這映亮天地的刀光。我走了回來。

我安靜的走回學校。我不願黑夜知道在這身黑衫的海軍制服裏潮水在岩石上咆哮的激盪和震動。我當自私的一點一點嚼咬着沸騰的熱情，甚至不願這身體內的聲音透出來被任何一個人知

道。

我方才結識了靈魂內的兄弟，我們初次相見，風起長城遠，葉落樹根香，我所等待的竟如篝火在眼前焚痛了黑夜。你的朗誦石破天驚般奔騎而來，在一陣陣雷鳴的蹄聲狂撞大地那日月凝目山川側耳的氣勢，我站着，長風獵獵，天下的英氣都在你那不羈的豪情俠性內，化成肝膽間的一團火，一場仰天笑傲的嘯聲！

聽你唸長詩，刀劈山石，碎屑紛飛。終覺有個聲響久遠久遠已在我軀壳舞動，而它在胸腹間掙扎欲出的相和，黃沙上的血滴，大海中的落日，一片片水濕打在我眼眶裏，我全身都是沸水的泡沫被你焚成。

是嘔出的血，點點桃花開滿在你飄飄的白衫。而這竟是我認爲除了自己，誰也綻開不出的。

我突然透徹的明白你會瞭解我，難以抑制的激盪我必須告訴你……是那麼的難以表達和解說啊，我口舌焦炙，心頭乾渴，我心裏藏了好久好久，永遠不會再對別人說的話，冷燙的抖擻出了。

『會有戰爭的……。』

『如果……我戰死……了。你能爲我寫首詩嗎？』

『可以！』你焊鐵般疾快而決斷的答應。

我被你的話燙到了。眞的。多麼熾烈的。一團火焰就裹過來！我雖是軍人，却極不善表達，我讓它細細慢慢的在心裏燒著，我捂着這團火，靜靜在你們旁邊聽你們的談話，聽這火種劈劈拍拍的燃起。

這是神州詩社！

河水在語言內流動，水磨在河岸邊碾轉，神州詩社的兄弟姊妹火柴梗般的一根根擦亮着笑談，幾乎能使管管家的客廳激昂得炸開。我倚在廚房門檻，你帶了兩杯酒過來，『我敬你。』你說，我有些蒼白的臉上竟有着血盟的軒昂，仰頸而盡，你返身走開。

在我的生活裏，絕少遇見你這般的兄弟，神州詩社的俠士巾幗。這是我生命中心折的大事件！莽莽江湖，片言相知，溫瑞安當爲第一人!!

夜深你們離開，我和你並肩，情緒竟激昂得不能自已。覺得是和人世間的舊友併行，和一個嚮往已久白衣的荆軻走在易水瀟瀟的蘆花裏；心神慟震，語不成句。你回答我：『讓我們都爲國保重！』

我獨自安靜的走回學校，全身漲滿『神州社歌』和你擊柱而歌的豪情，夜色清澄，俠士已去，留下天地間匹練般恆在的刀光，留在中國的扉頁！

想望

秦輕燕

女孩子最喜歡寫的文章是自己和戀人。最歡心得意的也是自己和最親密的人。可是寫出來怕別人看，講出來怕別人笑，笑自己只顧個人的心情，笑自己只顧小情愛，小關懷，沒有輝輝煌煌的大我，大事業。只好談別人，寫別的事，但是自己又沒有心情去關注，徒來造作和虛假，只得不寫文章。停筆想像戀愛的心情，幻想小說戀人的情節，散文親人的親切，詩中詩人眞摯的愛戀。

不能執筆，又遏止了我的生命，一天天盪來盪去，像飄浮的萍，沒有根可以固留，沒有文章可以寄託，我的生活成了空白的稿紙，一張張散飄地上，黏搭不起來，因爲缺乏一支筆來相連。

而日子又一天天遞過來，我不得不接住，又不能瞇著眼矇矇矓矓的靠著它，只有張大眼，瞧著自己一天二十四小時做什麼？我能做什麼？看書、寫文章、彈古箏、唱歌？這不成了別人嗎？我又不會讀好書，因爲吸收力不夠强；不會寫好文章，因爲文筆不夠洗練，沒有風格；古箏不敢彈，歌只會嚇走自己，因爲沒有別人在只有嚇自己。怎麼辦呢？活在這世上，不是什麼都沒有情趣了？

幸而我在詩社，認識詩社的每個人，他們教我過好以後的歲月，以後的歲月王氣蕩蕩，日月爭光，這一點是我一生中最難忘，也是最值得驕傲、自豪的時刻！詩社的歲月叫我提筆，把一生的點滴記下，一世的愛戀完成。詩社要每個人長大，每個人任重道遠，每個人留名青史！我怎好意思偷閒遊盪，怎能不長大呢？

而社裏又有我的戀情，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寫它一生，不怕別人嘲笑，社裏的人不會嘲笑，足以隨興、坦蕩的刻鏤『花濺淚、鳥驚心』的愛戀，傳留神州！這一點更惹我想望。一邊有詩社的藩籬倚靠，一邊閒適記下我的愛戀，一生沒有白過，只有更轟轟烈烈，無牽無掛。

但是我不能生存在別人影子下，像娥眞姐，她的文章最叫人忌羨了，娥眞姐更是坦蕩無礙的寫下一世，而我沒有她的大志，沒有她纖麗的文筆，我怕走不出她的筆下：

你掌中的人間我留戀
我們的屋簷愛向風

我們的屋簷不必看衆人的目光
我們的家人爲自己而活
我們眞性地流露
最誠的感情我不要保留
你對我從來沒有祕密
我的心也花蕾一次開完

——娥眉賦『掬血』

她已完成清麗的世界，而我還在她的道路中摸索，如何跳開呢？只有另覓他處，或許他處世界還能讓我創出一番氣象，但只怕，那個世界還沒到來，我已筆枯人亡了。

我只好活在自己的幻想中，時而偷偷窺視『日子正當少女』，不甘心提提筆；時而放下一切的欲念，『普度衆生』；時而比較『娥眉賦』，偷偷的勾圈描點，學習她的心靈，時而撕棄稿紙不再模擬。而我還是小女孩一個，專門幻想做大事，現實裏一步一步的邁進，但願這一步步，點點滴滴成了我幻想中的世界。

給那年夏天夜空中的螢火蟲

朱天心

阿丁：

認識你是在高二，你和端端材俊代『建宵』來向爸爸約稿。那天你話最少也最多，你說話有口吃，不說則已，一說一句話的時間就要比人家多三四倍，後來才知道是緊張的關係。我最記得的就是端端說起女孩抽煙最難看的事，我和材俊也發表意見，輪到你時，你把那雙『老山胞抽煙』式拿煙的手一攤：『我，我我不知道，』再糗糗的一笑：『我根本本，本沒看過女，女孩子。』一整晚上端端材俊都在糗你，說你坐班上第一排，物理老師多疼你，考試卷子作業什麼的都要你發，像小學生時被老師寵的特權階級，你也不發話，抱著雪兒儘傻笑，他們眞是把你當作個小把戲呢！隔沒兩天，看到你的『雨鳥』，數學堂上看得一面出冷汗一面笑，笑你寫李白的那一段

，出冷汗是因爲第一次與阿丁式文章素面相見，很是驚心動魄！

以後我每次想到你的時候，就會不覺的哼起一首歌，就是柯達廣告的音樂，一張泛黃了的黑白老式結婚照，到繁衍了十幾二十人大家族的彩色照，眞是滄桑又溫馨，而我多願意把我們大家一起隨從爺爺做學問一同遊玩的時光就那樣咔咔咔的一張張留下來。端端材俊你我一淘玩的時候，多半是我們兩個反應一樣想法一樣，大約是同文同種，都是B型，可是的確我眞喜歡跟你一起，會覺得人都變成了五六歲了，兩個幼稚班的小孩坐在廊前的石階上，那是我最喜歡你的時候了。

還記不記得你們要上成功嶺前的那個夏天，我們約了去淡海看落日，就在那天知道了端端材俊我上了台大，你在文化，而也是你拿了第一屆聯副徵文的首獎，我們一整天都在糗你，異口同聲陰慘慘的唸道：『那年冬天，總是吹著一窩窩的冷風……』那就是你得獎的『冬祭』，是聯考完後你和端端去南部玩，在糖廠的老房子夜晚一人住一間驚魂寫出來的，你沒收在這個集子裏，我們也很不喜歡的。那天是『畢莉颱風』過境的第二天，落日自然是沒看成，而且四人淋成了落湯雞，那會兒才眞領教到你小孩氣黏牙糖性子，你和端端在沙灘上海浪裏追打著，好幾回端端放過你不跟你鬥了，你轉眼又給他當頭一把沙子，要不跳馬背的把端端悶在海水裏，那時我覺得你很像一隻小狗。

我們到晚上才離開海邊，天空也晴了，全是星星，那是我記憶中最過癮的一次，我們從淡海走到淡水，公路上，半輛車也沒有，我們用根竹竿把鞋子串成一串扛著走，光脚丫下是被昨天的風雨刷得乾乾涼涼的柏油路。那天好多螢火蟲對不對，飛高的像一顆顆的流星，難怪人稱流螢，低得也不知是些什麼亮眼睛躲在草叢裏窺著，材俊一路大唱强尼赫頓的歌，唱『Puff』，那是關於一個小孩跟一條龍的故事，端端只會旋律不會詞，只屏著氣等材俊唱到過門時跟著和一聲，嘛嘛……，就你一個人，一路跑著追螢火蟲，追昏了頭，跑到黑黑的田裏去了，我們嚇你有蛇，你最怕蛇的，却又常愛嚇唬自己，兩隻膀子一絞翹起隻手掌，嘴發著響聲，像條盤作一團昂著頭要攻擊人的響尾蛇，還沒嚇到人，自己先嚇得頭皮發炸，吐長了舌頭，那就是你了。我又覺得你好像一隻小狗。想到你的『閒想四則』裏寫螢火蟲的，一個一心一意要做星星的螢火蟲，在夏天的夜裏亮著眼盼向滿空的星斗，那就是你了，我常覺得你比我們多隻眼睛，可以望盡那極深的藍空裏去。高三那個很長很冷的冬天，你寫了一篇五萬多字的童話，『羽鳥』，我一口氣一個夜裏讀完它，到了一個曖融融陽光的島上。

你高四那年我們就少多了聯絡，你在補習班認識了一羣死黨，碰到面的時候，你多半話題不離他們，我聽著常常煩不過，但又知道你自有你一番細密的感覺，你聊他們間的紛紛冗冗，和互相追互相女朋友的事，我唯一愛聽的是你說那幾個女孩是如何漂亮如何樣的個性，因爲你平日對

女孩總是惡評多過好評，而且標準暴漲暴跌，例如李珮菁也名列你認爲好看的女子中，唉呀……。我一直在等一天，你會由衷的誇一個女孩子，由衷的，不像上天你跟我說到一個女孩，說她的文學程度是怎樣好，個性怎樣奇怪可是可愛，我聽了隨意加一句，說，她的打扮很大人呢。你隨即撇撇嘴：『對嘛！騷貨！』……。

你說你要四十歲結婚記不記得，因爲那時你剛碰到鄰居家的一個小女嬰，好可愛，一直要你抱，你說，你要投資洋娃娃什麼的做二十年計劃，其實你眞的也只能四十歲結婚，你那麼小，常常人家跟我問起你，我只會想到你在『那些歲月』裏形容唐晨風的句子、鮮鮮、矬矬、小小、鳥鳥，但是我是絕不會說的，其實你常時也會跑出你說的『老男人的神情』，『唉呀你們這些女人家就是……』阿丁你一直這樣小狗下去倒也罷。

可是多天的時候，你幾次一大早長著臉跑來，坐在沙發上青著臉，一開口就哭了，而且抖著，我不會安慰人，竟突然想起平日爸爸媽媽最愛說你面目模糊，現在是更模糊了，而且這會兒我覺得你的臉很像馬。你是因爲唐的關係，唐在你的文章裏佔著很大的份量，在你心中生活中也是，我只能陪著你面對面發呆，要不隨你的瘋狂，一大早去淡海，那次還有唐，海邊多天戒嚴，你却堅持翻山越嶺走農家去海邊，眞的是翻山越嶺，傍晚才走到海邊。那天我穿了一雙新的紅皮涼鞋，走田埂踩了滿腳爛泥，你是不會知道的。坐火車回家的，我們依然在第一節空貨車廂席地而

坐，淡水河的漁火還是那樣跟螢火蟲一樣，你却在一旁叨絮唐，攢緊了眉，唐唐唐，我眞想背給你聽，『就在那年夏天，他已長得又好又能飛，光芒更比同伴們渾亮淨白……』阿丁阿丁我常以爲你是那個拎著一朵雲，在燦燦的陽光午後走過我窗口的小孩，不是不要你長大，要你直上青天的那樣長。今天上課在等21路時候，路邊人家門口對聯的橫批是『家居白日青天下』，就是這句話。

再一次報名大專聯考時，你問了我們志願怎麼塡好，其實你只打算塡三個，全是建築，成大自是第一，我們都懂得你對成大那種遙遙不可名的憧憬，可是東海就不依你，太遠了。考前兩天，材俊和我騎單車帶了蜜餞淋雨過福和橋去看你，你瘦了，飯只吃一點點，我却吃了九塊丁媽媽做的炸排骨。我們到屋頂陽台聊天，其實什麼也沒聊，六月的風那樣涼，不遠處橫枕一座山，我竟呆呆的問，那是觀音山嗎？不過你們也都楞了，那麼近，不可能的，可是眞也就可能的，那個在淡水的晚上，觀音山就是那樣的躺在眼前的，我永遠永遠不會忘記的。

聯考你差幾分沒上成大，東海沒塡自是不說，讀了淡江建築是你的福氣。就像橘兒讀了幾天的淡江直跟我喊的『好浪費哦！天空天天都那麼藍！』高中時候我們成日都在等一個大好藍天去照相，台北的天空總是灰黯得多。你的房子在山上，窗子面著淡水河，成天看日出日落，眞是家居白日青天下。你還是一樣懶，房間裏鋪著蓆子，爲著怕掃地，髒不過的時候只要把蓆子拿到陽

台上抖抖，就好了。

建築系功課忙，還是胖了，據說你的稿費全數投資在餅乾和三塊錢一根的百吉棒棒冰上，眞沒文化！但是一看到你就是高興，一臉的笑，還不忘隨時防著你，你最愛動手動脚，對女孩子尤其不例外，說話糗了你，你會冷不防的揚起腿來，要不就是腦袋上來一記火爆栗子。

看你的文章最讓人家覺得慢這個字，眞是慢，像張愛玲說的，冬日暧暧的陽光晒在老棉鞋裏，可是你就要出書了呢，去年九月你就在計劃要在十月十日出書，興沖沖的想了好幾天的書名，我們也一起湊興，讓你一砲而起的『冬祭』是連圍都沒入，那也是你的氣魄，我說我喜歡『厚厚的書包是她流浪的包袱』，可是大家都否決，因爲太長了，想到日後別人問書店老闆找這本書，大約都會有這種下場，『老闆，我要買厚厚的書包……，呃，書包……』你本來打算自己畫插圖的，可是功課忙，一拖就一個冬天了。我一直記得你想寫一本童話，自己一頁頁的畫，我也一直在等，『三三的美術小工』，這是材俊口中的你，你聽了也只會笑，還笑！

你看，本來只想寫封短短的信賀你的新書，可是這樣唏噓得一發不可收拾，也不知道要怎樣收場才好。很久以前你說過，『將來我可能不會朝文學這方面發展。』這話是對的也是錯的，也許當時你是對自己的東西還沒信心，不敢肯定，可是，這不也是三三人的默契嗎，三三人要做的決不就是一個文學家，那太小太小了，我們要做的，是志在天下的士，對，就是這樣，一個志在

天下的士，大江千古日夜流，阿丁你窗外的世界不正是如此嗎？你說呢。

記一段你寫螢火蟲的事。

就在那年夏天，他已長得又好又能飛，光芒更比同伴們渾亮淨白。他便揮揮翅膀向星星飛去，飛呀飛呀也不停不休息，只將同伴們落得遠遠低低的，回首眺望去，他們的亮光像游動的海，承托著天空和飛在風中的他。越飛得高風越是大，他努力了又努力，飛掉一天又一天，後來天空便分不出白天或夜晚，永遠停著寶藍色，停著晶瑩的星星。他也是再也算不出自己飛了多久多遠，翅膀漸漸破了，風也沒了，他飛得越來越困難越吃力，好些時都險些飛不動而要停在空中。但他的光芒正和滿是喜悅的眼睛一樣，越來越煥發。他喘著氣一上又一下緩緩搧動，一上，一下，一上，慢得像快要停凝在空中，在星星們的閃亮世界。

後來，有一年的夏天，有個小孩興奮地拉著母親的手，另一手指向天上的星星，他亮著眼睛，『媽！你看，一顆流星。』

墨藍的天空眞就有一點光芒自天邊靜靜劃過。

阿丁，恭喜你出第一本書。

天心

六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花

樹的象徵

吳啓銘

1.

珍惜萌芽，無非是多留點刻骨銘心的
黑暗。這因由我却不必向你訴說了
有一棵樹是永恆的象徵
風遙歌遠，我在冷濕的牆角
稻浪如飛，白楊似雪
我守候你黑暗守候你汩汩的春泉

守候你。第一次崢嶸
哦！那陽光走來搖撼你的血脈
苦澀的薄壳突然翻出

兩片新綠，未曾驚識雨雪
已堅定正直的軀幹
我說湖泊呢那傲嘯已然
在你誠懇的眼裏映出

千重山色
而枝椏伸展其葉碩大
你是不歸的江河
風霜守候你光影守候你
我守候你

2.

開花之後，你的名字
任由吉他民謠去流傳
喜悅是豐繁的
燈色千層古老的樓影在你蔭裏

不結麵包的麵包樹呀
當我深夜回來靠着濕冷的牆
你如何安慰我尋友不遇的
惆悵

就是單薄的袖吧
留着你寬闊的笑意
不說長江了在你正直的軀幹裏
隱瞞多少別情
我知道你也想念許多音容
相識或不相識
留字或不留字
無非是在燈熄後，留下更刻骨銘心的
黑暗

3.

直到此刻，我仍計算着
你的葉脈，永遠的崢嶸
一張一張歲月，一張一張
不同的臉孔。每一次顫慄
每一次刺痛，看你，老在風中
看你——安詳地寫着
蒼勁的古篆

而後稻浪翻飛白楊低垂
你在牆角埋下一粒
新的種籽
我說湖泊呢那山色已然
在你的眼裏鋪滿靜落的雪
花——你不曾驚識
而已深知。我守候你

英雄會

——贈予神州諸子

沈　重

我仗劍南來
披風霜　越大漠
眼見長江黃河
浩蕩神州
氣靈湧聚
自有英雄無數

故土曾經受辱
萬里的河山
猶在分娩的痛中
海隅建了基地

多少壯志
在無奈中等待

忽然一曲中國啊我的歌
浪子在江湖
唱響無盡的關懷
故鄉啊誰不嚮往
嚮往是風蕭蕭裏的馬蹄
躂躂地奔向北方的城門
是穿雲裂地的一聲厲嘯
厲嘯中有慷慨的激情

我來了　身心俱至
應一種冥冥的召喚
自孤獨行俠裏

來赴一場論劍的小聚
在這裏　認了兄弟
痛快了恩仇
然後　我離去
仍去我的天涯
揮起朵朵的劍花

中國啊我們的歌
譜曲吧　漢子
讓我們高唱
唱遍江南江北
在大漠飛沙裏唱
在七洋破浪中唱
中國啊
就快有了漢唐的威望

六十七年五月十六日晨
寫于新豐新庄子營

附記：五月五日應陳正毅之邀赴試劍山莊，與神州諸子首次聚會，交談甚歡，歸後激思滿懷，幾難以自抑。

蒙贈詩刊『高山流水知音』，閱後多感，憶前聚會乃作。

『中國啊我的歌』採自溫瑞安句，『風蕭蕭裏的馬蹄……』，方娥眞『上樓』詩中句，借入，可見其親切乎……

園遊會上

周清嘯

小雨霏霏，許多人的心都潮濕
如在枝頭開始腐爛的花
而我們却是一簇簇强靱的青綠
迎着風雨爭競抽最長的芽

雖然帳篷在漏水
爐火仍熊熊，我們的熱情
有的炸成鍋中的熱狗
有的喊成路邊的吆喝
要過客都停下來
湊和更鼎盛的熱鬧

長長的椰林道上夜色濃濃
我們爲一個家而掌燈
當園遊會上燈影繽紛
我們剛掛上燈籠照
剛出版的書，要尋找知音
我們便把時間典變
生意的盈虧

似乎很會做生意的我們
擺起攤子做起買賣了
而雨是最早的顧客
留戀着不肯離去
當怨言在別人口中起落
我們却披着一身冷和濕

把溫暖裝成騰熱的薏米湯
因此別攤人影稀落
我們的小攤却很擁擠
而在園遊會的忙碌中
我們是更親密的一家人

六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思舊

戚小樓

有時
想是一本發呆的書
伴一盞龍井或者一杯
咖啡
星子在天上
天向西塌

換了睡衣的房間
專寫日記的筆
摘一首詩
封了箋

你窗外的大地開始凍結
我衣上的星光

看那江湖

藍啓元

等你回過頭來，一切那麼遙遠
許多的路，都消失在山邊
那一個年份那一天你再記起
歲月漫漫，曾經的叮囑低喚了無數遍

當然這是落拓後的情懷了
就算是最激烈的戰場，也將歸於沉寂
聽完一則你自己的故事，你埋掌枕着臉
還依稀望見夜夜花落，洒在那窗前

從孩提的時候開始，一步一步

到最後在中原裏相見，是一步一步
走到那盡頭

山川依舊，一切依舊
你最初是不知道自己的蹣跚
你還讀着半頁青史，不知自己
正輕微的受了傷

在溫暖的被窩裏是永遠不知寒流的手長有幾萬里
說是騎着馬來的都不知去向何處了
你渡過那江河又來到了岸邊
爲了催發行舟却不幸失了自己的那一艘

而相見究竟是否成了永訣，是誰也不願提的了
那些馬兒都不嚙青草，也不啼嘶

在暗自垂淚，看一襲襲飄揚而過的儒衫、鬢影
欲說無話

如果你永遠唱一首歌，打算把它唱老
你會發現無論怎樣的歌都是略帶苦澀的
而這支歌會很容易的把你也唱老了

你看看這江湖，你讀你手上的掌故
你親你親切的親人
所有的愛和恨交織成一張網時
江湖江湖，掌故掌故
你也只願趺坐，細聽那什麼也不是

你中劍是預料中的事，不過沒想到會那麼重
沒想到你數着星光，辨認方向

跟同伴正滔滔不絕論着中原大事
劍已到了

畢竟是帶劍的都不再認清誰是誰了
無形的劍，穿心的劍
中劍之前你一無所知，中劍之後你恍若不知
因爲一切都模糊了，淚眼相看
更不知該看些什麼

這樣的故事也許只有你才聽得最入神
看得出神，那什麼也不是
有一天你那麼回過頭來
離你最遠的哀傷，最相近的泣
這樣聚在一塊

青春

王萬象

騎士的像就是這樣完成的
blue smile，而且手中還提著劍
蹀躞在米勒的晚鐘裏

淡亮的夕暉，灑下了幾許美麗的哀愁
晚雲凝趺似幀繆斯
向遠處更遠處
摘星的少年如我
總想輕輕地呼喚，輕輕地呼喚
最初一顆不知名的黃昏星

雖說，許多多的路，許多多險
雖說，江河萬古流，萬古長流
而我，對生命，對詩，對吾的愛
總是有一份熱愛
一份執着

青鳥旋了一個很美很美的幅度
然後不見了
我也多麼想這樣
美的永恆——
剎那的抓住

六十七年五月三十日

門

渡也

妳是站在左邊的一扇想我
我就站在妳右邊看妳
成雙成對
這樣一樁婚姻
從古代到現代
從家家到戶戶
要把春回張貼在妳臉上
大地張貼在我臉上
這樣一副春聯
要妳的春回到我的大地

默默無語的生老病死總是載動
喋喋不休的士農工商
要模仿細水的意象
在我們一啓一閤之間
流來流去

白天我們盡情開放
爲了夜晚熱烈擁抱
要是夜晚就讓我們緊緊擁抱
拒絕裏面的風景出去
外面的世界進來
要有一根門閂從背後抱住我們
好像我伸出一隻沈默的手臂
緊緊摟住妳的一生
要我是妳的祥祉

妳就是我的幸福

縱使小草在庭院流成綠色的池塘
漲高成洶湧的海水
要將我們淹沒
原來歲月也有一道永遠開著的門
最後我們仍然
要模仿細水的意象
從那裏流過

縱使妳的聯語被秋風帶走
妳的春都已回去了
只剩下孤獨的龜裂的大地
要留在我身上
讓我們仍然這樣擁抱

這樣告訴彼此：
今生之死都是
來世之生

雨水

雲霞出海曙

——致瑞安

向陽

來信問我就『當前文學青年責任——知行合一說之討論』說些話，接信時先是一驚，繼之而愣，最後才覺得出你目前的心境和志氣，就有些肅敬，有些欣慰了。

但是以我的現狀，恐怕不能在『有見發而成論』上提供紮實的見解，入伍不久的一名二等兵，是再無法像從前侃侃而談，左右狂歌笑孔丘了，加上離你們太遠，促膝長談，睡黃河小軒冷硬地板的滋味，也已久無此緣，在南台灣的工地中，簡陋的一切，雖給了我隨想隨寫的歷練，大半也是隨寫隨丟，似乎是一種反省，要我驚見年少時候『徒託空言』的慚愧吧！

所以這數日來，每天打開你的信，就感到苦惱，這苦惱是大旗對疲山倦河的招喚，明燈向夜俠晚客的回眸。想到兩年前的冬天，似乎也是雨著的夜裏，與渡也初識你的一切，我們談詩，在

你羅斯福路的小軒，更多的是武俠，透過你的鏡框，止戈的和諧與冷澈的英氣經緯交會著。當時我思考著你的熱力與血勁是否可以爲這裏的文壇驅除一些懶怠和浮華，並且我想及江湖路遠，你會不會是一面大旗飄飄，爲頹唐的人世帶來振興的春訊？其後在我們的交往裏，冷靜淡漠地，我看著你和神州弟兄們的義慨，感佩著你們雖千萬人吾往的斬釘截鐵。你們每次上山訪我時的歌嘯和臉紋，先是山仔后，其後紗帽山，交織著並且激動著我的心靈，要我看見，山中的寒雨，點滴著窗間花痕……

那樣一雙雙修長而頑勁的手，一對對溫柔而冷澈的眼神，一句句犀利而鄭重的話語，和那樣一顆顆滾沸而堅決的心志，在在教我訝異不止，什麼動力來鼓舞你們百折不回的決志，或者說，什麼決志來支持你們嘯傲山河的生命呢？——像是在陰暗幽渺的汪洋中，你們以干雲迫霞的氣派，瑰麗地掀開了欲曙的天光。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你們是一股活水，來自歷盡滄桑的異域，那些炎黃子孫的血液，流得更沸騰，更雄渾，支持你們做爲一個中國人的燃燈和發光的，也就是這種生人死鬼，皆是中國的誠摯吧！——我這樣想著，直到南來後，接觸到不同的人事和踏過的山水，一再將你們的影像過濾到我的心上來，也許每次都有修正，唯一不滅的是，那股即知即行的印象，使我對你們有這樣深切的期待：你們啊馬華文學的接棒者和發揚者，會是中國新文學史上淙淙不斷的

活水！

嚴格說來，你們的羣體，國內幾乎少見，如你在『仰天長嘯』一文中所述，神州『是一個共患難同眞情，肯爲國家社會文化教育做事的年輕人社團』，這當然與你們在僑居地的切身體驗有關，但更多的是心態的不同。似乎，生長在安和樂利的社會中，未曾經歷憂患顚困，加上文化型態的混亂，容易使此時此地的年輕人較不務實，即使不喊失落，不入傷感，也多半徒爲利己的保固自守。泱泱大風在逐漸凋零，豪情壯志在無形銷磨著。你們回到祖國來，看到這些浮華不實，尤其文學上的虛矯，想是甚爲痛心，但是三四年來，你不也找到不少把血誠埋在心底，用熱力付諸行動的年輕人嗎?!——他們的聲音不大，顏面平凡，但的確是未來新文學的砥柱中流！

我知道你不會失望，也瞭解多年來你堅忍執着，爲中國新文學努力的心境是誠實的，志氣是豪闊的，所以我覺得肅敬，感到欣慰！

可是，如何喚醒這一代青年，從輭弱的溫室中走到風雨前來，面對考驗，勇敢奉獻，紮根務實，不徒託空言呢？如何讓青年寫作者都能體會到時代的責任，重新釐定方位，『作民族之頌聲』呢？——光是骨氣和魄力，皆隱忍在平靜安和的臉紋中，所謂『文質彬彬』是不夠的。我們日常所見，不是沒有務實誠摯者，他們筆下寫的心裏想的口中說的，也未嘗沒有刻骨銘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舉國皆君子，則惡魔興焉。只有恩仇痛快的壯士，才可以將時代的殘渣和汚

穢，一掃而光。老殘以爲『清官可恨』，也許同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得已的喟歎吧！皆是文質彬彬人，對我們目前的時代恐怕也是個負担，孔子說，『必也狂狷』。

我們眞是需要仗劍江湖，坐言起行的豪俠志士，在動盪的時代裏，旋乾轉坤，爲中華民國新史頁寫出燦爛莊嚴的氣派。風蕭蕭兮易水寒，這種國士情操，其熱辣可以令風寒轉暖，其勁健可以教柔懦立剛，其功敗垂成，可以要天地驚動而鬼神泣之。這種體驗，你們較之我當更爲深切。你們掌中涵詠正氣，詩裏蘊蔚俠情，只有這一代的青年皆能如此自立，才可以承繼辛亥革命、東征北伐到抗戰剿匪，一脈相傳的革命氣概，冬寒雨冷中，滿樹繁華梅香。

要求和期望都只能是舉向的鼓勵，前者恐怕難讓人接受，後者往往流爲過耳東風。我們要談當今文學青年應該如何如何，希望如何如何，恐怕也只能止於談。在這方面我的想法是較悲觀的，沒有人能夠決定他人的道路，就像論戰，往往流於兩造廝咬，於事無補，於理有害。因此，我只能告訴你，個人的一點意見，說是對當前文學青年責任的看法，不如是對我自己的督責吧！

我記得唐朝詩人杜審言的『早春遊望』詩說：

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

用這首詩來比擬當今的青年寫作者，或許也是適合的，尤其你們，這幾年來的奮鬥和成果，像極首句『雲霞出海曙』，當然更大的理想，還在你們面前，艱難困苦地等著你們去克服，『永

遠點燃，照亮神州』，讓青天白日永照人寰，這是何等雄才大略的誓願，只有凡有血性的年輕寫作者都能體認到這層，那就不管他是梅柳，或者淑氣，或者晴光，才可以創造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而創造，是必須從力行上一摑一掌痕，一棒一條血來。『出』的氣魄，『渡』的深情，『催』的潛力，以及『轉』的勁道，在在需要我們從書本上吸收，在人世裏歷練，並善加去取，方能致之。但話說回來，如我們眞能當之『雲霞』『梅柳』『淑氣』『曙光』而無愧，則一切陰暗潮溼也會爲之滅絕的。

所以，我們只有從頭開始，踏實地先自追求眞知上着手。稟性的各異，使每一個青年文學者有各自要走的路徑和方向，如其眞能在各個方向上，對國家民族社會文化有眞切的認知，則自然不難身體力行。所謂『必有眞知，方能力行』，這是知難行易的精粹，也是知行合一的前提。至於力行的方式異同，是大可不去計較的。倒是在情懷上，我們多麼需要古風的恢宏。所謂『古道照顏色，風簷展書讀』，你和神州的弟兄們，多年來在文藝和武藝中冶鍊自己的歷程，我認爲只有這句話能夠涵括了得。而這種精神，是從來中國讀書人的抱負所在和責任感之所寄託，尤其在亂世，更能發揮無遺，像岳飛『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悲壯，像文文山『鼎鑊甘如飴』的平靜，前者顏色氣壯，後者書讀理直，是我們這一代青年應該慚愧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有些悲觀，但不失望。在這個時代中，多一個志士，我們就多一份希望；多一份中國傳統文人的氣質風骨，我們的文學就多一道定力。江山萬里，我們只有自信而不自欺，努力追索，除此之外，別無捷徑！

雲霞出海曙，我們有此雄心抱負，但是路還長著，揚鞭啓程吧！

——六十七、三、二十九青年節，高雄小港

以生爲神州人爲榮

余星林

×××：

讀完『滿座衣冠似雪』，我忍不住要寫信給你。

那晚在台大，顯着寒風下着冷雨，我走在路上，忽然見到一位女孩子，興沖沖喜孜孜的跑到我面前，我嚇了一着。她說：『對不起！先生，能不能打擾您幾分鐘？』我看了她一會兒。她繼續說：『我是神州詩社。這是我們神州文集第一號，因爲是第一號，所以我很高興介紹給你，雖然它不是一本最完美的書，但它是一本最眞最眞的書……』接着她談起神州詩社種種。她說她是看了詩社的書才認識你們的……。我是一個熱愛文學、熱愛寫作的年輕人，我向來對看書和買書比較喜歡挑剔；但她的熱誠實在太讓我感動了。尤其在這風寒雨冷的晚上，她犧牲了假日、犧牲

了時間，爲了讓更多人了解神州詩社，讓更多有心的朋友和神州攜手同行。我第一次沒有細看書的內容，就買下了這本書。區區三十五元，就買到（哦；不是買到，而是『得』到。）了這麼珍貴的熱誠和一顆令人感動的心；凡是有『心』人，凡是有『情』人，誰不會付出這微薄的關懷？

看了書之後，我更想結認你們這羣肝胆相照，有理想、有抱負、有愛心的朋友了。我相信我們會成爲好朋友的，甚至，我希望，有一天也成了詩社的一員，山莊的一份子。

滿座衣冠似雪，滿座衣冠似雪。這是一個苦難的時代，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裏，需要的就是有着一顆潔白如雪，忠貞似冰的心的年輕人。國家給我們的已夠多；而我們給了國家多少呢？像你們如此的不顧一切的想爲現代文學奉獻一份力量，實在太難能可貴了。在馬來西亞時，你們就開始了奮鬥的歷程。來台之後，你們的奮鬥更積極、更急切了；爲了詩社，甚至翹課，甚至休學。文學對於你們，已不只是興趣，而是一種承先啓後的職責，而是一種『八方風雨會中州』的『使命感』！

我想，惟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成爲伙伴，成爲至死不渝的兄弟。江湖的險惡，對於你們是一種『苦其心志』的焠煉；人世的炎涼，對於你們更是『增益其所不能』的考驗！像奔赴千里之外的戰場（人生戰場），你們不停地走着、不停地走着……，夸父逐日，愚公移山，雖被譏爲『愚』；但這世人，如果多了幾個如此的『愚人』，這世界將會改觀不少。不是嗎？

對於文學，我總是抱着欣賞和創作的心。我最不善於批評和討論了。寫這一封給你，是一種感動的心的驅使，更是一種敬佩的心的驅駛。除了感動和敬佩之外，我不知該如何說了。這是『滿座衣冠似雪』給我的內心的共鳴；而我能說出的只是共鳴心聲的幾句罷了。

能認識『神州』是我的榮幸，能認識神州之友，更是畢生殊榮！相信『神州詩社』就像我們的神州，世世代代的神州人皆以生爲神州人爲榮！獻上我衷心的祝福給你，以及神州的諸位豪傑。

六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于台北星雲樓

文學生活化・生活文學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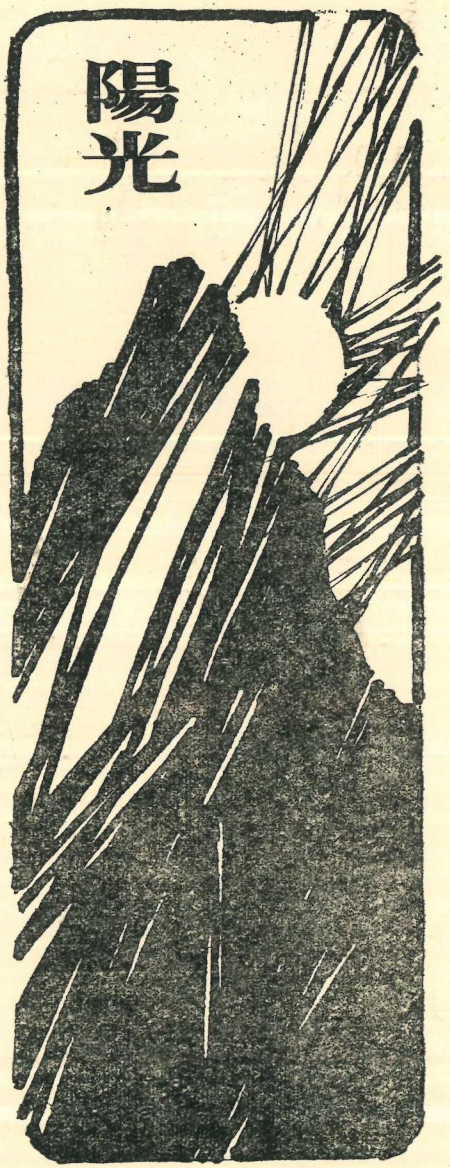
陳素娟

××××：

這是一封冒昧的信——要寫給一羣在風雨中向人介紹自己作品的作者。人之相遇有時是偶然，但偶然之中總是有必然的。就像那天，我從圖書館出來，一位矮矮小小的女孩頭髮濕濕在雨中向我走來，她對我說：『很冒昧打擾，想介紹一本新書給你看，我們是神州詩社，這本書是我們詩社社員用心用血用感情寫出的一本新書——「滿座衣冠似雪」，我們很興奮地想向各位讀者介紹。』就這樣在風雨中在微暗的燈光下，我們一起看書，講到『以文學爲己任』時，她整個人都煥發起來了。我問她：『今天只有妳來嗎？』她大力地搖頭：『不，我們今天詩社全體人都來了。』就這樣我買下了這本書，在情緒未平靜時，我再次地看了這本書。我又想起了那女孩說：『

我們是很驕傲地介紹自己書的。』這眞是一本驕傲的書，從書名到內容，均給人一種風雨中舞大旗獵獵作響的氣概。從小說看起，我最喜歡『處境』，它眞是表現一種境遇，看人如何處理它，我最欣賞的是它分『事件一』、『事件二』、『事件三』來處理，一件事情作者分三個角度給讀者看，提出了三個看法却又不作最直接地解說，而通篇小說再重看一次，却又提出了最完滿的解說。而最能表現貴社精神的，應該是散文部份吧，不同的作者以自己不同的心境來表現詩社共同的感情，從方娥眞的四篇短文到曲鳳還的『急切』以及黃昏星、周清嘯等人的作品，在在表現一股眞摯不變的感情，我又想起了那位女孩說：『我們時常說詩社一家，我們的社員是家人。』從這幾篇散文裏，眞是讓我看到了。它給我一種文學生活化，生活文學化的感覺；因爲這幾篇散文寫的是詩社生活的點滴，而這些生活的點滴却是處處感情處處辛酸處處是不懈的奮鬥。

信寫到這裏，眞不知如何寫下去了，只是看完此書後，心中一股衝動無法平息，就冒昧寫信。如果說朋友相遇是偶然中的必然，那我想，我與貴社的認識確是如此的，或許那天你們是偶然地到敝校來，但是必然地你們會找上我來介紹此書的，我想，你們碰到任何一個人都會爲他介紹自己的詩社自己的書。我又想起了那位在風雨中介紹自己書的女孩：『我們是以文會友。』我希望我是貴社的朋友。


陽光

破膽與君嘗

曲鳳還

在新生大樓的廊下，我奢侈地和你把臂長談，清清楚楚聽得到德文老師和班上同學錯落的問答。鈴聲催你，鈴聲催我，椰林道上淡漠而瀟灑的一聲『嗨』，何曾是高中時光復樓上的一個下午？在門戶緊守的自家天地裏，何曾是當年寫『長歌當哭』、『雨夜聽蕉』的傲岸和沉鬱？在匆遽忙碌的緊張下，談話不僅是一種奢侈，甚至是一份威脅。無以言傳的，只好拿起筆，記下生疏但絕對誠懇的一點未覺……

一

你問起最近山莊裏要開的座談會，座談會的題目是『文學青年當前責任與知行合一說』，『

文學青年』，這四個字確實有界說和澄清的必要。它當然不是指『文學院裏的青年』，更不是狹義地僅指對文學有興趣，或者從事創作的青年。然而文學青年也並不廣義地泛指所有青年，否則『文學青年』的提出豈不是毫無意義？豈不是自鑄新詞別無新意故弄玄虛嗎？

我以爲，文學青年不同於一般青年之處，一是學問知識，二是操守抱負。從學問知識來說，文憑並非唯一標準，詩文之斐然成章尚爲餘事，重要的是智慧與好學，不同於敝僻邪、侈惡少。神鋒開豁、好學敏銳、慷慨有遠志。文學青年之所以爲文學青年也正在此，需懷抱『文學』的特質——熱誠，除了一一考變遷之迹，得失之林以外，更要有攬轡澄清之志。前者是知，後者是行。沒有知識，則是妄行；沒有行動，就是虛知。所以我把『文學青年』一詞介定爲『有抱負有思想能知亦能行的年輕人』。

二

也許是教育制度的尚待改進，也許是思想文化受到空前激盪，所以，青年們的思想，在開始和外界接觸之後，便驟然遇到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包括社會上、人生上、哲學上等等問題——又由於不同的適應，便產生許多類型：

一、唯樂主義型：人生就是爲了追求快樂、逃避痛苦，所以大學四年，郊遊舞會橋牌拱豬。

他們不自問人生的目的，不知道國家民族或者人類的前途；他們日復一日廳木地活著，也許只爲了膚淺的物慾和感官的刺激。也許就連這些也不是，而是毫無目的地，茫茫然過日子罷了。

二、獨斷主義式：這原屬能『知』之人，但自以爲是，目空一切，往往恃才傲物，而才高到底八斗抑或八升，則不得而知。不服人也不易使人心服，是團體中結合的阻力。

三、冥想主義者：他們眼見世上如許不如人意的事情，己身又無能改變；再者精神上也無法適當地自解，便轉而思而不學，鑽入牛角尖，不能自拔。若其學識足以提出一些主張，則每每變成下一類的偏激者。

四、批判主義：這原是屬於有抱負有理想的一類。但徒有滿腔熱血只能作破壞性的批評，而不能客觀冷靜地提出建設性的主張。在思想海中摸索，當他第一把摸索到那一種思想時，便迫不及待，囫圇吞棗成了信徒，而不能冷靜容忍、客觀縝密，整理一套自己的。這恐怕就是當年大陸共匪驟然坐大，年輕人思想受愚弄的主要原因了。

以上所列，可能不盡客觀，也不知是否能包括當今青年的大部份。但這皆是平日觀察所得，都有實例可循，至少有一部份眞實性的。

當然思想態度都臻於中肯者不是沒有，只是相當之少。因爲青年本來就無法避免偏見（其實誰都不能，只是青年更甚罷了），可憂的是，偏見未免太深，離中正之道未免太遠了。所以，致

力於補偏救弊，不正是今天我們青年努力的方向嗎？

三

由以上的敍述，我們自然應當針對當今教育上的缺陷，針對青年們的弱點力加補救。這本來是教育當局和青年自身兩方面都應努力之事。不過前者在今日說來，顯然是緩不濟急，我們也當體諒，國家在今天的大動亂裏，一切未能安定地踏上軌道；輕言改革，決非嗟咄可辦。所以，切實可行的事，便自然是青年們自身的覺醒，自身的修爲了。

『未來之帝國爲心智之帝國，心力不如人者，雖高山不足以言險，雖深海不足以言深。』由此可見，求得豐富之學識以報效國家，乃是現代文學青年應有之體認。然而莘莘學子的『三更燈火五更雞，男兒立志發憤時』，却是胸無大志想考上『第一志願』的志。十幾年的升學競爭，腦袋瓜裏填下了許多的記憶，知識不可謂之不豐，然而心智却不能不謂之不足。當年讀書人『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的風範，是令我們心嚮往之的；『大自大千諸界，小至微塵芥子，莫不窮究其理，常徹數日夜不臥』爲學問而學問的精神，是讓我們『强不知以爲知』之輩深深羞慚的；而『……晚年以此等著述，無益於後來之中國，故當易簀之際，悉焚其稿』，這種經世致用的胸襟，更讓徒務詞章的這一代深深汗顏，無地自容。

見識務求廣博，以矯正偏激之弊。中國自『新文化』勃興以來，儒家領導中國人思想的當然地位被削弱了。對固有的不信任，對外來的不了解，也導致今天青年思想的徬徨無依。如何及早確立自己一生行事的標準，是青年階段中當務之急。有了正大的人生觀，遇事方不致徬徨無主。滿清末造，革命志士，何能以一營之兵力，完全革命的巨責重任？就在於『君等猶酣臥耶？今時何時？吾屬無死所矣』的覺醒，認清時代所賦予自己的重担，故能爲所欲爲。像今日的以色列，人民僅兩百多萬，地亦不及台灣大，而其周圍阿拉伯人虎視眈眈，然其全國百姓，因能認清自己，民族意識很濃厚，輸財救國，雖至死生之地，亦樂此不畏，無所瞻顧，故能屹立於衆敵之中而不懼。

置身今天的社會，呼吸今日的空氣，我們大概是最有幸的了。十年代的蔡元培，二十年代的胡適之，三十年代亭子間諸好漢，在在都是中國知識分子所指所譽所毀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嘗試得廣，做得多，導致的火星也最能燎原；雖片羽吉光，也是我們的營養。

你我都活在七十年代，撫今視昔，不禁泫然。我們生於斯長於斯，有相同的時代與環境背景，受好的教育，許多眞理和巨棒，許多光明與黑暗，許多的失望與希望，我們的心智有太多的相似來源。如何對當年爲了崇高無玷的目標作奮鬥犧牲的先烈，毅然接下這根棒子，風雨無畏地跑下去！

四

今天中國甚而至於世界的一切遭逢亙古未有的變動，應該正是青年展其雄才的時候，而事實却如此令人失望，不是沒有理想，便是沒有見識。有了理想和見識，却無法見諸實行，游談無根，空談無補時艱。

當年的少年中國學會和强學會等，皆是以躬行爲歸，而最近的農村服務隊，大學生關心時政，漸露曙光。然而光線畢竟微弱、如何團結起來，有見識有魄力，無門戶之見摒派別之分地爲今日中國脚踏實地、盡心盡力，大放光芒！

『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春雨如油，夜裏仁愛路的一排路燈在雨中顯得更亮了，遠遠看去，似乎是一列列繼往開來的拓荒者。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我吸一口春夜的空氣，沁涼，且潮濕。忽然想告訴你，最近讀的一句詩：

『男兒不惜死
破膽與君嘗！』

夜奔山莊

余幼珊

鎖好臥室的門，開了側門，拉平門上那幅短短的窗簾，我胸有成竹的走出屋子，把大笑的慾望一併鎖在門裏，而把竊笑帶出來。巷內黑幽幽的，街上卻仍燈火通明，只是行人已稀。我穿着清風走向車站，又想縱聲大笑，笑這個我與山莊共有的祕密。夜奔山莊啊，是美麗的壯舉，美麗的心驚。一到車站，三十路便呼嘯而來，兩道車燈亮亮麗麗直照我心中的祕密，像是夜裏的驚鴻。車子在吼聲中駛離廈門街，我把手支在窗檻上，望向路旁的萬家燈火；溫暖的家，溫暖的燈火。我突然迷惑起來，弄不清自己到底是離了家還是要回家。恍惚中，車已到公館。車掌小姐叫着：『終站，終站。』終站？不，公館不是終站，它是我的中途站，熱鬧的中途站。我喜歡在晚上來公館，小康的風貌，直叫我覺得在趕古代的市集。那片熙攘的人潮，林林總總的站牌，是我一

夜最心焦的依恃，最徬徨的眷顧。筆直的羅斯福路上，夜裏我朝南而奔，引頸望山莊；晨光曦微時，我則風塵僕僕，朝北，膜拜寂寞了一夜的廈門街。我常奇怪爲何公館晚上的行人總比白天多；多出來的那些，是不是沒有影子的人呢？我傻氣的想，一面注意着身旁的人是有影無影？想得駭怕起來時，236也已停在我面前。身旁人羣蜂擁而上，我亦急急的跨上車，趕快找一個位子坐下來寫我心中的稿。一坐定，我又四面張望，想找找看有沒有詩社裏的人。去山莊時常常會碰到同路人；像阿還、阿誰、雲閣；甚至張國治那聲長緩低沉的『嘿——幼——珊』我在車上也聽過。第一次去山莊時能夠順順利利，就因巧遇雲閣。那時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今竟在他的桌上寫稿、抄稿、聊天。大哥、娥眞姐更是我『有緣千里來相會』。又想起山莊裏的每一個人，才一個月呢！一個月間怎麼可能變得那麼熟？熟識得令我遲遲不欲回港，令我要夜——奔——山——莊。

第一次夜行，是那個放榜的日子。接完長途電話，知道自己落榜，我像是那隻玻璃窗內的蒼蠅，正所謂『前途光明，但無去路』。躺在床上，連爬起來的勇氣都沒有，一任時間在我耳邊嘀嗒着，把我嘀嗒出時空……胡爲惶惶欲何之？胡爲惶惶欲何之？我還是必須生活的呀！而且是要好好的過活。於是我翻身下床，以最快的速度弄妥一切，躊足出門，疾步走出小巷，心中只想做一件豪氣干雲的事，什麼成敗得失與我何干？不顧一切，我揚起了手，招來一輛計程車。那計程

車司機似明白我心意，一路上也是橫衝直撞，撞進了指南路四十五巷，又倏的離去，留我獨闖試劍山莊。門還沒進，已聽得裏面的人嚷嚷：『考上了，一定是考上了。』我急急的說：『沒有啦！沒有啦！我眞的沒考上。』山莊裏的人都圍過來聽我解釋，大哥也聞風而至。沒有人刻意安慰我，沒有人說：『沒什麼關係，不要難過，不要喪氣。』可是我已從你們另一種行動言語中安下心。在計程車上我還想，只要有一個人說一句這類安慰的話，我就要大聲說：『你們不要說這些嘛！』然你們都與我這麼有默契，都明白我的心情，我所有的顧慮可以安息了。那晚我與清嘯論古談今，一夜未曾閤過眼。清晨六點，我離開山莊，所有的疲乏對着我虎視眈眈，然我還有長長的路要趕哪！早晨，好年輕，我的日子也年輕；初昇的太陽，在我周圍灑了一地金，我穿着清風來，要穿着陽光走。

遠遊的思緒歸來，車才到興隆。我喜歡在車上睡覺，瞬眼時最好剛過道南橋，那我就整衣下車，再從容不過了。236的路途眞長；彷彿所有的焦慮都在這條路上，彷彿所有的心事都可以在這條路上想完。

車上的人一站比一站少，轉過那個我最熟悉的彎，木柵終於到了，行行重行行，水餃店在眼角閃過，最後，車子壓上了道南橋，橋旁蛙聲四起，而月華如練。江秋陽的詩句突然浮現：『從山莊的路向前伸延、我們是吵醒一地月光的、浪子，不識更漏』我一面起身，拿票；一面想着巷

中的一家人。振眉閣和聚義堂透出的黃色燈光多馨寧啊，這不是我的終點站。今夜我是否又會徹夜不眠？談詩還是寫詩？夜行還是有客來訪？啊，我一路上等待的，原來就是要完成這些問號。

談『赤地之戀』

朱天文

黃絹第一次出現，寫道『人叢裏有一個美麗的女孩子』，令人非常訝異。張愛玲筆下的女子，流蘇、嬌蕊、薇龍、月香的美都是從反面或側面描述，把美麗明明提出的，這是第一招。才讀到這兒，就已驚喜得坐立難安，像張愛玲熟讀紅樓夢，不同版本上稍稍生一些的字兒，自個便會蹦出來了。

張愛玲喜歡藍綠色的封面，在書報攤上打開一扇扇夜的窗，望出去是盛唐繁華的星空和街市。『秧歌』裏的長安城沈寂了下來，有清晨白白的涼意跟曙光，沒有什麼傳奇了，都已成爲昨夜的，張愛玲也恐怕它不能爲東南亞的讀者所接受。『赤地之戀』則一反過去的作法，張愛玲簡直要站出來說話了，在藝術的框框裏衡量是個犯忌，所以夏志清會說不如秧歌寫得好，可是當然不

是這樣的。秧歌以前張愛玲的文章是民間的風謠，卽如秧歌已提出了抗議，但赤地之戀中這樣多這樣大的肯定，是非『士』的情操不能寫出的。反面的文學還容易寫，寫當年的所謂歸國青年材俊，佟振保、范柳原，年輕知識份子潘汝良，全是嘲諷和反逆的，要正面來做肯定的可就大不好寫了。如西洋寫正面文學的總嫌太嚴正肅峨，以他的善良正直壓倒所有的邪佞宵小，而偏偏某人並不是什麼正道上的人物呢？豈不要學孫悟空大鬧天庭了。因此西洋文學還是反面文學寫得好，像亞里士多芬尼的喜劇勝過那時所有的悲劇作家，再後是蕭伯納的諷刺文章。赤地之戀裏的肯定則是把邪與正一起都肯定了，因爲邪正之上還有一個天道是不分邪正的，我們反共的心情並非以正剋邪，而是正邪生在一塊，同爲這個世代爭口氣，爭口天道好還。將來的局面也不是正勝邪，而是翻，中華民族全民族的翻。

赤地之戀特有一種學生的清純樸素，是以前張愛玲不曾寫過的，近作『色·戒』也寫學生，但沒有這樣的清。卡車載著一批學生組成的土改工作隊，行駛在那黃沙滾滾的中原上，唱著他們新學的土改歌曲，可是劉荃還是喜歡那支熟悉的：『我們的中國這樣遼闊廣大……』使他想到『天蒼蒼，野茫茫』的境界。年輕的時候，對大漠邊疆總有一片無限的愛慕和志氣，眞是青春浪漫得奢侈，共產黨的初起正是合了年輕人的這般獃性。至今海外還有對共產黨執迷不悟的，且不論幼稚可笑，亦有許多仍是爲了熱情理想，這一類人回去大陸之後，也到底不能不與之訣別了。但我

們就要明白反共的宣傳，實在不可以只建立在人民生活的比較上了，連共產黨暴虐壓迫的仇恨也不足夠，要起來一個大的思想運動，是對應大陸的，也是對應全世界的；要明白我們之所以反共是因爲共產黨阻礙了歷史的新生；要給那邊和這邊的青年新的浪漫，新的理想，足以爲之如生如死。唯是這樣的反共才反得起來的。

劉荃一批學生到了韓家地，天黑正落著雨，村人擎火把提燈籠出來迎接，火光在雨中流竄不定，鑼鼓聲響，人語沸騰，黑暗裏隱隱一隊青年男女扭著秧歌出來。這雨下得人心慌意亂，年輕的一生都不確定起來，又像是對自己此刻的存在格外痛惜，容易流淚，準備寬容一切，身外之物竟是這樣的親到了極點。所以這批青年初至鄉下，住的不好，吃的不好，却對什麼都有一種糊里糊塗的感動和喜悅。令人想起『色·戒』裏的佳芝，學校話劇公演完了，跟大夥出去吃宵夜，鬧到夜深，衆人踏著馬路回來，仍然嘻笑個沒完，漫空的星光和涼涼的夜氣，佳芝忽覺得淚水盈眶，今生也許就這樣豁出去了罷。她後來果然做了女間諜，美人計不成，被逮了槍斃。爺爺說，抗戰時候大家都有著一股莫名其妙的愛國心，烽塵遍地間，一時雲霧撥開，見到了整片混黃的江山如夢。

共產黨勢必要被淘汰的，因爲任何一個革命行動，會出來多少的千古風流人物，他們却搞來比賦成階級鬥爭，弄得華夏江山一團烏煙瘴氣，後來連毛澤東也眞是面目可憎的了。

土改期間整肅批鬥，其殘酷恐怖，使人想到當年黃巢過境，人與雞犬俱亡，斷垣殘礫，世間還有什麼可靠的？三反時期，指鹿爲馬，至親皆成路人，世上又還有什麼可信的？崔平趙楚原是患難知己，焉知趙楚一討檢舉信竟給崔平出賣了；崔平是恨不得能在戰線上再救趙楚一次，明明心跡，但這是一個兇殘的時代，人們唯圖自存，如果崔平流淚了，那已是死去多年的一個男孩。趙楚的妻子周玉寶，也曾肝腸痛斷過，趙楚槍斃後，她安靜了下來，寫成一篇自我檢討『叛徒趙楚毒害了我』，只因爲他已經死了？而她還活著，如此年輕的活著。劉荃又能如何呢？他對唐家，二妞，對黃絹，完全無能爲力，這世界已夠荒謬可笑了，不在乎他的反抗，那只有愈加徒然得可笑罷了。青年的天眞熱情，到頭來整個是一個毀滅，一個虛妄，歷史上再不曾有過這樣徹底的欺誑。

可是，難道一切果眞都絕望了嗎？在這最大的摧殘破壞下，究竟還有沒有一點點剩餘的什麼，能夠做爲將來光復大陸後重建家園的憑藉呢？這裏張愛玲便站出來說話了。張愛玲酷愛事實的程度到了著迷的地步，但她自己到底不能甘於只是報導文學，甚至在這部著作中，她不能只做爲一位小說作家。她更超過了出來，擴大了出來。極細末的地方就可見出和從前的不同，像黃絹的『美麗』，直接寫出來兩次之多。

二妞對劉荃，是在茫茫衆生中忽然發現了自己至親的人。她一直不曉得自己，見到劉荃才彷

彿明白起來，知道照看水缸裏的影子了。土改運動雖然鬥得二妞家破人亡，她却並沒有仇恨劉荃，她對劉荃也不是相信，而是一份說不出的，毫無緣故的親；信必須對方是絕對的，親却是對方的所有都包容了。因此她並不見得懂得劉荃無能爲力的苦衷，而是豁脫了是非恩怨，與劉荃直見性命。這種單純的，直觀的與人、與物無間然，比原諒或赦免都要更大更美，在這黑暗可怖的世界上，照亮了一道光芒。

戈珊很像一幅畫裏的女人，『暑夜的天空一顆熒惑星閃耀著，天邊一道殺氣，隱約見胡騎的影子，畫面的一角是一妖氣女子白身仰臥在星光下，眼皮搽煙藍，胭脂嘴唇，指甲搨紅，肩背後長長的披髮』。她學生時代就跟著共產黨走，像那時代所有的青年，委身於一場空前的浩刼中。戈珊所遭遇的一切皆爲虛妄，只有劉荃仍是心實的，而這於她也不過竟是荒唐，她即使在劉荃心底生了根，仍舊要對他紅杏出牆。她對黃絹絲毫不同情，更還有著可怕的殘酷；她救了劉荃，完全不屑於他的感激；她其實對自己也不存一點哀痛。『自古皆有死，民無信而不立』，世道無信至這步田地，她就是那幅畫裏的妖女，象徵著一個世代最大的毀敗，沈淪。現在實是什麼都完了，但張愛玲還是不能夠放棄。劉荃接到電話時，沒料到居然是黃絹，來到了上海。戈珊坐在那裏翻看文件，把電話線挽在手上繞著玩，越繞越短，劉荃不得不轉過頭來對著她，她有意無意的望他笑了一笑。此處張愛玲寫道：『那嬌媚的笑容裏沒有絲毫的歉意，但是彷彿有一種無可奈何的

神氣，又像是眼看著許多回憶化爲煙塵，使她感到迷惘。』這一剎那，也惻動了她的眞情，雖然眞情對她已是陌生得無法懂得。還有劉荃冒著危險去她那裏，感謝她的手下留情，戈珊坐在窗台上，晒著太陽織毛線，態度十分冷漠；劉荃離去後，她繞著繞著紅線團，忽然落下淚來。眞是好一個雲霧撥開，又見到了日月山川如恆。縱然只是這一瞬間的思省，却見證了天地不至於無常，人世依舊有信，我便還能有個生存下去的勇氣了。

當然，最大的見證就是劉荃與黃絹的愛情。

張愛玲沒有如此肯定過愛情，年輕的，明亮的愛情。『半生緣』前面有這個，可是後面實在太沈慟了，想起曼楨他們時，只留著蒼黃中年的印象。傳奇那本集子，寫七巧女兒長安的一段也有，愛情使她在污穢的環境裏乾淨，坐在門階上吹著口琴：『Long long ago ……』一種清明的蒼涼，但也隨即被埋葬掉了。『傾城之戀』是從戰爭打煉出來的愛情，打去多少浮華誇張，才有的一份樸素、實在。其他的感情則都是千瘡百孔的了，張愛玲意欲品味出那麼一些些的人生味兒，所以對創作嚴格，材料却一律偏愛，而情感往往最是人生的艱難辛酸。

然而赤地之戀的愛情還不是這些，這裏的是在情之上的一股浩大光明之氣，像神的光，貫穿了太古至今，通向永遠。天道恆在，於是我們就可超越過成敗恩仇，對共產黨也能菩薩低眉，甚至照樣與之瀟灑，在爭戰之外還有對天道的游刃餘裕。如此就把反共的境界提昇了，也不是光明

與黑暗的抗衡，也不是正義與邪惡的鬥爭，誠如爺爺說的，是中國的全體人民共同面對著侮辱人類的嚴重事態。這時再沒有敵我的兩條命運，要就是侮辱者與被侮辱者一齊起來，褻祓陰霾，才又是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一萬四千個戰俘中，劉荃選擇了遣返大陸，他的生命是黃絹的一生換來的，他要善用他的生命。這眞是叫人永久的想也想不完……

談起來，天心驚訝道：『啊？赤地之戀，戀的不是那塊黃土嗎？』我也詫笑起來，當然不是嘛。但她這一錯眞錯得好，切題又不切題，還把黃絹和劉荃的愛情，描出了一幅海棠泥土的風景來，更使人思懷不禁。

現在大陸出來報導內幕的文學越來越多了，共產黨怎樣要封鎖也是禁止不住。從陳若曦到最近的古氏父女，其作品看了覺得人心終究還未死絕，廣大的民間仍存信義，雖然也已經微乎其微，但正如二妞、戈珊，給我們的一線曙光，便足夠做爲來日復國建國的基礎了。只是，這些不能再等待國際局勢的變動，因爲反攻之外還有個世界文明崩壞的問題，須賴中國文化解決。我們該如何催進光復大陸的行動？

去年聯合報越洋電話訪問陳若曦，她不同意共產黨的做法，但仍舊贊成社會主義，因她不曉得除了社會主義還有什麼東西能夠代替。古威威我們問她可知道三民主義嗎？她平正的答說：『在大陸上，並不曾知道。』所以我們就要來發啓個思想運動，掀起一陣大風吹到大陸內部，讓他

們明白共產主義以外是有全新的理想，可以爲之揭竿起義，陣前倒戈。喚起那邊多少劉荃一般的青年，與天同行，來個翻江倒海重見中國山川風露。

張愛玲的文章予人以這樣大的感興，看得心熱了，恨不得買一張飛機票直飛洛杉磯，請她快快別在美國了，回來和我們一塊住著，再寫出絕世的開國文章。大家一齊寫作，一齊發動思想，打出美麗的江山，該是多好、多好的事呀。

六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景美

由一座山談起

——試論溫瑞安『今之俠者』

陳劍誰

『我的驚悸開始時是淡淡的，我以爲我是在做夢。我在做一個沒有顏色的夢，一座巍峨的大山，不知在怎樣的一種水平線上，豎立在我眼前。這使我驚覺到自己不知是處於怎樣的一種情況之下看這座山，於是這山崢嶸的臉孔便漸次地有了顏色：黑色裏帶著灰色，每一塊岩石像史前化了石的臉孔，我漸漸覺得恐怖……我越來越恐懼，彷彿我要回到那夢魂牽繫的故鄉，可是不料一剎那故鄉已面目全非的迫近眼前——我猛地自夢中醒過來，看見面前正有一座黑色的大山，聳立在雲端，寂寞莊嚴。』

這是溫瑞安小說集『今之俠者』中第二部份『石頭拳』正文中的第一段。一座山在夢中出現，開始時是沒有顏色，漸次地它有了顏色，由黑轉灰，而乍然驚醒一座黑色的大山却在眼前。一

直以來，民間對武俠總是非常嚮往的，俠士的當其知其所當行時，便勇往直前毫不退縮，救人之危難而不顧自己身家性命，都是身體力行的大忠大義。於是墨家首倡俠，儒家也有『儒俠』之稱，後漢書繼起而有『郭解傳』，這些『俠』都是正史上有記載的。自後漢書後，史書上不再有此記載，於是有人慨嘆俠的精神式微了。而俠的精神眞是式微了嗎？『七俠五義』等的出現却是更繼承了太史公『遊俠列傳』的精神——俠是來自民間的。於是又有人慨嘆『俠』是古代的，一位著名的小說家曾說到：『我寫的是反武俠的武俠小說。因爲在民初戰亂時代，百姓流離困苦，他們心目中想像有一位武功蓋世的俠者，來拯救他們，而實際上這樣的人物眞的存在嗎？』這樣的俠者眞的不存在嗎？我們對俠的嚮往眞是只根源於古代嗎？我想『今之俠者』的作者在『石頭拳』中正文的第一段已顯示了他的看法——『我猛地自夢中醒來，看見面前正有一座黑色的大山，聳立在雲端，寂寞莊嚴。』假如說對俠的嚮往正如我們看一座大山，在夢中『見山是山』，俠的精神在古代存在過。但別忘了，夢中醒來，回到現實來時，『見山仍是山』，俠的精神在現代仍是存在的。

『今之俠者』一書，單看其名，卽含有『浪漫』與『寫實』二層意義。由『俠』字最容易讓我們聯想起『武』字，而『武俠』却是最能馳騁文思的，武俠小說中人物、武功的一招一式均可由作者想像而發揮淋漓盡致。而『今之俠者』一書中的武俠却有『今』這個大背景，紮根於現實

，如此『武俠』則不只是想像中舞槍弄棍，而最重要的是眞正能藉『武』發揮『俠』的精神，在現實人生裏，發出生命的光輝。『今之俠者』前三部份『空手道』、『石頭拳』、『鐵線拳』，均是以武術爲名。而這三部份有一個貫穿的主線——『國術』。中國的國術淵遠流傳博大精深，一招一式均有它的風格，『橫掃千軍』，卽有萬夫莫敵之氣勢。這國術的出現不只是一種傳統的技術，而是古老中國的象徵，探討的是它能不能適應甚至超越過這現代化社會的問題。『……不過中國功夫淵遠流長，不是那麼容易一下子就結合得起來，況且各家各派練功施式都不同，成見都很深，能統一他們的人還沒有出來……套句武俠小說的術語吧：江湖動亂，武林盟主還沒有出來。』或許這就是國術最令人慨嘆的地方吧！而一位眞正有心之士，並非只是慨嘆而已，於是在『空手道』中，作者又寫到：『我們習武者是挑一個担子，你說是傳統的担子，是文化的担子，是武學的担子吧，都可以。也許有一天，我們學習了有威力的空手道、西洋拳、截拳道等。或許可以爲國術做一點改良。』這爲國術所作的改良，是一種象徵，中國的溫柔敦厚是不是需要西方的積極迫取？習武者要發揚國術的精神，國術的精神在那裏呢？『空手道』中一對絕不引人注意的牛肉麵館的老夫婦，平常裏他們像一般人一樣平靜地活著，他們因年老而背駝而滿手老繭，但却在救一對女孩時，以國術制伏惡徒，站起身來宛若一座天神，凜而不可犯。這就是國術的精神，就是『俠』的精神，而這『俠』就出現在我們周遭的人物裏，他們在古代出現，更重要的

是他們也活在現代。活在我們現實的社會裏，『空手道』中那家牛肉麵館是『天字第一號』，在全文結束時，作者寫到『因爲年歲久，烟火燻多了，整個「天字第一號」的金漆都模糊了。於黃了，尤其是那「一」字，因爲筆劃少，根本就分不出來有沒有字，只剩下「牛肉麵店」幾個字，因離爐火較遠，還是可以分辨得出來，跟別家的牛肉麵店的招牌沒有什麼兩樣。在陽光下，褪色的招牌底下，我們發現我們暗自冒汗的手，是如此地緊緊扶著，不放棄地支持著彼此的平衡。』俠的精神是繼續走下去的，前代的人做過，後面的人更要繼續不放棄地做下去，『知其不可爲而爲』的精神是最重要的。於是作者又寫了『石頭拳』、『鐵線拳』。

『而我知道像言鳳崗這種人其實就像山上的石塊，自然和風霜刻意要把他蝕化成碎片，蝕化成塵埃，然後消失在這世上。不過作爲一座山，甚至祇作爲一座山上的一塊石頭，總是應該在它存在的時候，面對這些命定的侵襲，直至灰飛烟滅爲止。』『……而今這兩人在淒落的街頭演練起這個拳套，彷彿在演練一場戲，裏面一舉手，一投足，在在都是感情。鐵線拳就像它的名字一般，雖剛可柔，可能被磨練得曲曲折折，但其質仍不失爲硬朗。』

這是『今之俠者』中『石頭拳』與『鐵線拳』中的一段話。這令我們想起俠者的胸懷，悲天憫人，『知其不可而爲』，彷彿命定中注定是悲劇。但俠者自己是不以爲是悲劇的，他們只是在他們的生命中完全實現生命的意義，他們的感情在他們的武術上，他們的武術發揚在濟世救人上

。他們不僅苦修精練自己的武功，而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武功用在『俠』字上。國術的武功，就像它的名字，鐵線拳雖剛可柔，石頭拳堅精無比，而他們的精神即在他們的武功上。

『今之俠者』作者在序文寫到：『首先武俠一詞立足點在「俠」而不在「武」，武是一種技術，也就是客體的存在，而俠才是精神，才是本體的中心。「俠」不一定要透過「武」才表現出來，所以有「儒俠」、「文俠」、「狂俠」等出現。不過眞正的「武俠」，武又變成了一種應世的客觀存在，俠是應世的主觀存在——兩者又是不可分的。』於是作者在後兩部份，即開始不以『武術』爲名，而以『天台』、『颱風』爲名，在『天台』中我們看到一羣人在『天台』上練武，他們白衣白褲，這使我們想起了辛棄疾的詞『滿座衣冠似雪』。這『天台』多風多雨，一羣人共同守著這天台，爲自己的理想、抱負而奮鬥掙扎，他們的存在，爲我們現實的社會最大的安慰。我們在『天台』中，眞正看到所謂『俠』者是如此艱辛，如此寂寞，於是『天台』中那位大哥說道：『……我們的社是迫切要人去面對現實，可以把虛幻兌現，但不是活在虛幻中。眞正的俠者都是出現在市井之中的，不是因爲什麼，而是經過憂患，仍有把持，却不放棄的人，就跟江山有知音。……』他們在『天台』中練武、吃苦看『風雲變色』，在『颱風』中他們走下了『天台』，投入現實的大風暴裏，而這些人均是『俠』者，他們不是傳奇般的人物，他們只是一些平常人，他們所做的只是平常事，而這份『俠』的精神却使他們不平常。這些平常人可能就是

我們，也可能是一些我們擦肩而過不相識的人，這份『俠』的精神會使我們由不相識而相識，也或許我們永遠不相識，但却彼此感到不寂寞。

寫到此，我又想起了『空手道』中那號稱郭啞子郭靜的兩聲佛門獅子吼。那吼聲隆隆不絕，直至我讀完『今之俠者』全文，他仍連綿不去。這書喚醒了我們，就像佛門『獅子吼』震盪了我們心中的浪潮，眞是要激起千堆雪了。不是有人說中國是頭沉睡的獅嗎？獅子畢竟是百獸之王啊！我們期待『今之俠者』中『俠』的精神繼續，我們不僅期待，而眞是要脚踏實地去做，或許我們不習武，但只要『俠』這應世主觀存在，而應世客觀的『武』字也就無庸外求了。

解開仇恨的結

——評曹禺：『原野』面臨的困境

銀正雄

曹禺是三十年代的作家之一。在此地三十年代文學作品一直被衞道者視爲洪水猛獸，政府也因爲政治上的緣故對於彼類作品採取隔絕主義。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對台灣的青年而言是一種免受毒害的好意，然而事情有好的一面，也有缺陷的一面。譬如癌症，如果我們棄而不管，並不就意味着癌症從此在人體根絕，所以最好的辦法是面對它，挖掘病源，批判它，最後徹底的予以根治。而且如果我們放棄癌症的研究，則在醫學史上勢將形成一段眞空，這就正如三十年代文學作品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是一片空白一樣。此外，值得我們憂慮的是，由於我們的避過三十年代文學作品，使得我們目前的許多爭論，有一些是重蹈覆轍而不知，最顯明的莫過於現在的鄉土文學論戰。在這裏，我僅舉一例，王拓去年在仙人掌雜誌第二期所發表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

土文學』，文中他揭櫫的『現實主義文學』陳義很高，但如不是我最近讀到孫述宇著的『金瓶梅的藝術』，我還以爲這是王拓獨創的，在此我僅將孫述宇書後的註記第十三條抄之如次：

李希凡便持這種看法，見所著『水滸和金瓶梅在我國現實主義文學中發展的地位』，收在明清小說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李是當年與姚文六齊名（『南姚北李』）的文藝理論領導人，他的意見在大陸一定是主流。

讀者當可以從這條註記中發現，原來王拓去年主張的『現實主義文學』，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已被中共文藝理論領導人所提倡了。當然，我們不能肯定王拓是否直接抄自中共，但是否受其影響，則我們有必要懷疑。由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瞭解隔絕畢竟有弊，即使國內隔絕得了，在國外也無法隔絕，反倒是有些留學生從台灣出去，回來時順便把有毒的思想也帶進來了，戴華光一案這麼轟動一時，不就是再明白不過的例證嗎？所以，我覺得，既然隔絕不了，倒不如膽大心細的來面對三十年代文學作品，有系統的、有條理的來介紹它、批駁它，指出三十年代文藝理論的偏差。自今日觀之，我們明白三十年代中有很多作品幼稚、膚淺，但其幼稚在何處；膚淺在何處，讀者有權知道，而且，我們也不信，三十年代的作品會部部都是壞作品，其中至少應有一部是好的吧。當然，雖云時間可以淘汰一切，可是如果我們不討論、批評，而一味的推給時間，時間又如何來淘汰壞作品？就怕壞作品被別有用心者渲染誇張，取代了好作品，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的結果，那就悔之不及了。

以上，因爲提到曹禺，引來了這些三十年代文學作品的話，目的是希望衞道者注意一問題時，應多方面考慮，而不應只顧自己的好惡喜怒。同時，也因爲自己最近有緣接觸到曹禺的三個劇本『雷雨』（一九三四）、『日出』（一九三六）、『原野』（一九三七），細細讀之，使我有了一些感慨。

曹禺的這三個劇本在三十年代那幾年，在大陸上引起過很大的反響，這不能不歸功於曹禺對戲劇張力的掌握，他的劇本總是一個高潮跟着一個高潮，常常能壓迫得人喘不過氣來，但也正因如此，使得人人都對他的戲劇着迷。憑心而論，曹禺對人性黑暗面的認識非常深刻，在情慾的處理上也的確高人一等。但他也不是沒有缺點，有時他太專注於問題的某一面，忽略了另一面，使得他的觀察失之於偏，以他的這三部作品而論，處理的都是人生的困境，然而『雷雨』的悲憫色彩較濃，『日出』則鄙視取了悲憫，到了『原野』，我們發現曹禺變了，變得憤懣，而仇恨取代了他原來有的悲憫，這使得他只有排斥而乏包容，因而『原野』的生命也跟着狹隘，造成這一部作品的極不平衡。底下我們將來探討『原野』，並加以闡釋、批判，提供讀者對此一作品的眞正認識。

『原野』是一部三幕五景劇，情節由單純而複雜，單純的是乍看之下，這只是講一個囚犯如

何報仇的故事，複雜的是，劇情拓展開來竟是兩代之間的仇恨，譬如囚犯仇虎與焦家的仇恨，焦家婆媳的仇恨，仇恨與仇恨織成一道密不通風的網罟，把劇中的幾個人物活活罩住，使他們彼此糾纏扭結，至死方止。在劇中，曹禺爲了增加戲劇力量，充分運用了濃烈的象徵色彩，精確的把握鄉土語言，使得讀者或觀衆迷失在他劇力萬鈞的暴力氣氛中。

戲一開始，仇虎出現在秋暮的原野上，他剛剛從獄中逃出，身上背負了不共戴天的家仇之恨，他瘸着在獄中被打跛的腿，戴着脚鐐，在原野的鐵道上吃力的走着。他這番回來時，已不再是淳樸的鄉下人，父親的被活埋、土地的被吞佔、妹妹的被迫淪刀火場而死，在在都使他的心中燃起仇恨之火，他一心一意只有報仇！報仇！報仇！向他的仇人焦閻王報仇！曹禺爲了點出這個年輕人的仇恨，也爲了暗示整個劇本的主題，就用了大段精彩細緻的白描來烘托整個戲劇的背景——『沉鬱』、『嚴肅』、『險惡』、『反抗與憂鬱』的原野。

但仇虎未曾料到，焦閻王早在他逃獄前兩年就下世了，他從戲裏白癡白傻子口乍聽到這一消息時，直如晴天霹靂，我們且看看序幕裏仇虎和白傻子精彩的對白：

白　（恍然）哦，你說，閻王啊，焦閻王啊。（不在意地）閻王早進……進了棺材了。

仇　（驚愕得說不出話來）什——麼？（立起）

白　他死了，埋了，入土了。

仇　（狠惡地）什麼？閻王進了棺材？

白　（不在心）前兩年死的。

仇　（陰鬱地）死了！閻王也有一天進了棺材了。

白　嗯，（不知從哪裏聽來的）光屁股的來光屁股的走，早晚都得入土。

仇　（失望地）那麼，我是白來了，白來了。

白　（奇怪地）你……你找閻王幹……幹什麼？

仇　（忽然回轉頭，憤怒地）可他——他怎麼會死？他怎麼會沒有等我回來才死！他爲什麼不等我回來！（頓足，鐵鐐相撞，瘋狂地亂響）不等我！（咬緊牙）不等我！搶了我們的地！燒了我們的房子，你誣告我們是土匪，你送了我進衙門，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爲了你，我在獄裏整整熬了八年。你藏在這個地方，成年地想法害我們，等到我來了，你伸伸脖子死了，你會死了！

白　（莫名其妙，只好——）嗯，死了！

仇　（舉着拳頭，壓下聲音）偷偷地你就死了。（激昂起來）可我怎麼能叫你死，叫你這麼自在地死了。我告訴你，閻王，我回來了，我又回來了，閻王！殺了我們，你們就得償命；傷了我們，我們一定還手。挖了我的眼睛，我也挖你的。你打瘸了我的腿，害苦了

我們這一大堆人，你想，你在這兒挖個洞偷偷死了，哼，你想我們會讓你在棺材裏安得了身！哦，閻王，你想得太便宜了！

曹禺描寫的這段對白不可不謂精彩之至。他把仇虎的形象藉對白活生生的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對白的活潑與恰如其分，正是曹禺戲劇藝術的優點，比起時下的電視連續劇可說一個天一個地。從這段話裏，曹禺讓我們明白仇虎知道仇人去世的失望、怨恨以及把這種怨恨準備轉嫁的心理。曹禺讓我們心裏有了感覺，仇虎打算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上一代的債既然還不了，就向下一代來報，戲劇的衝突也藉此一個高潮一個高潮的發展開去。

我們知道，根據西方戲劇原理，戲劇本身必須有衝突，有衝突才會造成高潮，而悲喜劇之差異則視情節中人物如何來處理此一衝突。在『原野』裏，眞正的衝突是仇恨，事實上這齣戲的眞正主角並非是仇虎，而是仇恨，從序幕仇虎的出現於秋暮的鐵道，到第三幕仇虎的自殺於鐵道旁，我們看到的是仇恨的力量瀰漫其間，仇恨的幽靈緊緊纏住書中的幾個人物。仇虎以暴力解決仇恨，他報了仇，但也死於自己的仇恨之下。

不錯，仇虎也有掙扎，他把報仇的對象從焦閻王的身上轉移到他的獨子焦大星，可是焦大星卻是他從小就很要好的朋友，仇虎入獄那幾年，焦大星並不知情他父親作的孽，還四處替仇虎奔走，雖然焦大星後來娶了仇虎的情人花金子，但那是被父親所迫，自己心裏不願意。仇虎也明白

這，可是家破人亡再加上辱妻，這兩種新仇舊恨夾在一起，力量太大了，儘管心裏有掙扎，他還是決定要報仇。我們且看第二幕：

花　（委婉地）不過大星是個好人。

仇　（點頭）是的，他連一個螞蟻都不肯踩。可——（內心爭戰着）可是，哼，他是閻王的兒子！

花　（再婉轉些）大，大星待你不錯，你在外邊，他總是跟我提你，虎子，他是你從小的好朋友，虎子！

仇　（點頭）是，他從前看我像他的親哥哥。（咬住嘴唇，忽然迸出）可是現在，哼，他是閻王的兒子。

花　（耐不下）不，仇虎！不成，你不能這樣對大星，他對我也不錯。

仇　（貿然）那我更要宰他！因爲他——（低沉，苦痛地）他是閻王的兒子。

同幕另一段：

仇　（沉思着）我現在想，想着怎麼先叫大星動了手，他先動了手，那就怪不得我了。

花　（驚愕）什麼？你叫他——先來害——害你。

仇　嗯，我知道我一手就可以把他像小羊似地宰了。可是（嘆一口氣）我的手就——就下不

去。

由這一段，我們可知仇虎的心裏明白殺焦大星是不對的，但他最後仍刺殺了手無寸鐵、在睡夢中的焦大星，可見仇恨的破壞力量有多大。我們且聽焦大星臨死時的哨嘆：

裏面　（幽然長嘆）好黑！好黑！（恐怖地呻吟）好黑的世界！（又苦痛地嘆一口長氣，以後寂然）

是的，『好黑』，在仇恨底下，世界的光都因此暗了。我倒注意，仇虎出現時，是在傍晚，戲中的每一幕進行的時間也都是在夜間，直到仇虎自殺了，焦家的所有人非死即傷了，天才破曉，我們可知，曹禺有意拿仇恨與黑暗來相對照，這是很明顯的象徵技巧。

而且在前面我也說過，整部戲都瀰漫着仇恨的陰影，這是因爲戲中除了仇虎的滿身仇恨之外，焦家本身也爲仇恨所敗壞。這個癥結在焦閻王的妻子焦氏和焦大星的老婆花金子身上，由於當初焦氏並不贊成焦大星娶花金子，理由是『好看的媳婦敗了家，娶了個美人丟了媽』。在劇中，焦氏是個典型的愚頑婦女，她眼睛雖然是瞎了，可是却滿懷狡詐、怨恨、苛薄、猜忌。曹禺刻劃這個人物，簡直是把天下所有惡劣的品行，都集中到她身上。她除了在焦大星前百般挑撥這對夫妻的感情外，最叫人驚心動魄的是，她居然利用符咒希望使花金子不得好死。最後她要害仇虎不成，反而一鐵桿敲死了自己的孫子，劇終時，她是溺死在鐵道旁的沼澤裏。憑心而論，如果沒有

她，花金子與她丈夫的感情就不可能惡化，戲一開始，也就不可能讓仇虎有跟她舊情復燃的機會，也就不可能引『虎』入室。在戲中，焦氏一直重複着『猛虎臨門，家有凶神』的話語，對她而言，眞是莫大諷刺，曹禺有意借這個人物讓我們明瞭焦家的悲劇，從焦氏身上就醞釀了，對焦氏而言，是咎由自取。

至於花金子，她是一個有潑辣生命力的女人，焦家使得她的生命力萎縮，她恨她婆婆，可是在她婆婆面前，却也不敢有二話，她恨她丈夫，却也同情丈夫，我們看她爲她丈夫向仇虎求情就可知道。若不是由於仇虎的出現，她的抗拒也不敢這麼公然。底下，我們且看她跟仇虎談的話：

花　（忽然，眞摯地）難道我不是人嗎？摺了我，我會喊痛；攆了我，我會頭癢；罵了我，我會生氣；難道待我好的人，我就對他沒有一點人心？在他（按指焦大星）面前，我跟你說，不知爲什麼我眞是打心窩裏見着他厭氣，看不上他，不喜歡他，可是背着他替他想想，就不由得可憐他，（輕微而迅快）唉，沒法辦他，（憐憫地笑）有時還盼着我走後還有個人來，眞疼他。……

我們再看她跟焦大星的攤牌：

花　我不是不聽你的。我是替你想。我知道，你丟不開你的媽，你媽也丟不開你。你媽跟我，你明白，是死對頭。今天媽爲着我跟你爭吵，明天我爲着媽也跟你吵，這麼白日夜裏

，她恨我，我恨她，你在中間兩邊討不着好，不也太苦了麼？

花金子是戲中四個主要人物最後唯一受傷而未死的人物，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曹禺對她是同情的。在戲中，她也是被命運戲弄的人，她先跟仇虎訂親，結果被迫和焦大星結婚，等仇虎人回來了，她就又受了仇虎的誘惑，跟了仇虎。她對未來的憧憬（到遠方黃金子舖的地方），其實也是仇虎騙她的，然而她愛得那麼眞摯、潑辣。曹禺讓我們明白她是無辜的，詩人，不錯，她也是滿身的缺點，可是她有一個長處是書中人所欠缺的，那就是她良知未泯，還有愛心。

而焦大星呢？他是個可憐人，也是個老好人，『連一隻螞蟻都不肯踩死』，他『有的是宣洩不出的熱情』，可是夾在兩個女人的仇恨中，他軟弱了，懦怯了，爲了維護他的家庭，甚至不惜跪下乞求他的妻子，可是，他就像曹禺給他的名字一樣，他只不過是一顆冷黑天空上的『星』，除了給人軟弱的光，什麼也沒有，最後還賠上自己的性命。

可是他的死是戲的焦點，他流了血，所有的人也就跟着流血，因爲『大星』一旦死了，剩下的便是『好黑的世界』。在第三幕第四景裏，仇虎和花金子被偵緝隊圍抓，逃亡在林子裏，就是因爲天空一片漆黑，『一個星星也沒有』，導致他們迷路，最後把他們帶回序幕裏的鐵道上，造成了仇虎的以自殺來做整個悲劇的下場。

這樣的結局，本來可以從仇恨的情緒昇華爲悲憫，因爲劇中的每個角色都沉淪於仇恨的深淵

裏，他們的渺小、卑微大可引起讀者或觀衆的共鳴及同情，然而曹禺却並沒有把這股情緒帶到悲憫裏頭去，這是因爲作者每人也和劇中的角色溶爲一體，實際上仇虎所不滿的、怨恨的也正是曹禺所要做的，他也跟仇虎一樣恨焦閻王這類人，所以在他筆下的焦閻王便是個虛僞、狡詐、狠毒、無惡不作的大壞蛋。在全劇中，焦閻王始終未露面，但由仇虎的告白裏，我們獲得了這一印象，作者自然也希望我們能跟他一齊仇視焦閻王，所以他的筆下對焦閻王毫不留情，甚至在第三幕第四景，曹禺藉着仇虎因爲焦灼的逃亡，滿心的憤恨產生的幻象來控訴。在這個幻象裏，本應公正的閻羅王竟也反過來幫忙焦閻王，把仇虎的父親仇榮送上刀山。曹禺的敗筆也就在此，他寫得太露，焦閻王是連長出身，好歹是個官兒，而閻羅王是執司陰間的官吏，曹禺有意要讓我們造成『官官相護』的錯覺，同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焦閻王與閻羅王名字相同。由此我們可知，焦閻王其實代表的是官僚階級，而仇虎一家却是道地的農民出身，從整個劇本看來，前者壓迫後者至爲明顯，而焦氏婆媳也是婆婆壓迫媳婦，所以曹禺吶喊着要報仇！要報仇！由於曹禺要的是階級性的仇恨，自然我們就感覺不到高層次的悲憫了。

所以，一個人，尤其是一位作者，他認識的偏差與否對作品而言，差別竟是這麼大，不由不叫人心驚。當然，就技巧而言，曹禺這部作品可謂是傑作，其戲劇型式的控制完整，在中國自三十年代迄今尚無人出其右者，雖說他的戲劇明顯的受到希臘戲劇和美國尤金·歐尼爾的作品影響

甚深，譬如戲中一再提到『面具』以及第三幕的在森林中逃亡和焦氏的淒厲呼喚這些蛛絲馬跡都可以在尤金·歐尼爾的作品中找到，但曹禺却能完全消化，而且用得順心應手，不能不說是他的長處。但曹禺的致命傷却是在他的思想不能跳離仇恨的範疇，這個仇恨的陰影在『雷野』已露端倪。到了『日出』逐漸惡化，而至『原野』更形嚴重，不能不叫人爲曹禺惋惜和遺憾，因爲仇恨是能化解的，而曹禺沒有化解開。不錯，仇虎的自殺是很悲壯，令人同情，而花金子也叫人憐憫，但曹禺的同情却只有這一部份，對另一部份他却不同情，而予撻伐，這不是一個偉大作家應有的愛心，因爲愛是不分階級的，悲天憫人也是不分階級的。這便是曹禺的困境。

六十七。三。十。台中光陰

神州文集第二號：『踏破賀蘭山缺』一共分三個部份：詩、散文、小說，附加三個特輯：書評、編後、讀者來信。詩是最美麗的語言，詩是花。散文是最率眞的語言，散文是草。小說是最戲劇性的語言，小說是樹。這些花花草草木木，能使世界美麗，能讓自然親切。神州成了百花爭放，千草逢春，萬樹生風的大園林，就得有陽光、雨水、泥土。陽光是照耀，使花草樹木成爲活得鮮脫，這便是書評人目光的灼熱。書評人是陽光，不一定是刀利劍銳的剖析如暴烈的炎陽，也有輕淡和煦的點到卽止的旭陽。雨水是灌溉，我們不單寫下了我們的作品，編成了我們的文集，還親身歷驗去賣出了我們的書——一顆溫熱的心和一股赤誠的力量。讀者是雨水，永遠給我們不枯竭的灌溉，這裏面有兩封具代表性的讀者來函。泥土是紮根，理想的花朵必須扎根於現實的土

壤上，這麼美麗豐盛的花花草草，都在中國的土泥裏萌芽、茁壯！編者是泥土，泥土陽光雨水，花花草草木木，成了這本有志氣有士氣有朝氣的書！

神州文集是雙月刊，歡迎外稿。我們文集的第一號是『滿座衣冠似雪』，第二號是『踏破賀蘭山缺』，第三號是『一時多少豪傑』。『滿座衣冠似雪』是引自辛棄疾的詞，『踏破賀蘭山缺』是引自岳武穆的詞，『一時多少豪傑』則是引自蘇東坡的詩。我們都知道，蘇軾岳飛辛棄疾，都是愛國大詩人，不但發憤爲詩，而且也曾爲國立下許多勳功偉業。他們的詩文都可以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他們的詩，是詩天下的詩，是心之所之的志向。我們在這個時分這個環境裏，更應該肯定這種積極的、自信的、力行的民族精神，所以我把神州文集的書名都用他們的詩句，一連六期，編成一輯；第七期至十二期，又是一輯，書名則用現代詩，却有着同樣國家民族正氣的句子。我們每三期卽作一個詩人的簡介，並點出我們神州的精神。也許有人覺得我們未免太過强調於這些，但我們認爲現今的中國的文學正當强調這些，而且這些正是我們所永遠强調的。

溫瑞安記於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踏破賀蘭山缺

方娥真等著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〇五九號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神州集刊連絡處
台北市木柵指南路二段45巷20號
電話：九三四四四七五

定價：新台幣肆拾元
港幣柒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初版

著作權已登記・嚴禁盜印

我的感後讀

務服小小份一的您爲冠皇是還，想感後讀的您下記，新猶憶記着趁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
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
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
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岳飛 滿江紅